古史序

古之為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一德刻

無踈脫舛譌誤於其間其紀傳
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
之蜀譙周嘗為古史考二十
五篇皆憑據典以糾其謬而
未備也迨讀子由古史益犁
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
代之遺意史公之所未喻者
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
跡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
足誠萬論也大中丞衛公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填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為序蓋子由之言曰聖人以無為為宗其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儒者稱之而顧涂詆其無為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為累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人獨持無為之柄以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固然而為之者之無以為也試觀五都之衢好惡相傾巧僞蠭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遡阻滁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

而澄之則徐清譬之於木搖
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
知其然故因
純素尚寬簡
智能尸居而
天下自化即是
不眩聰察不役
人性而遂之體
徧所載應世數十作者非一
而其道卒無
於秦變亂極
息之至於文景人自重恥言
人過而敝習
為之一變固知

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為而幾為已秦之續夫有為之與無為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為舊聞所汨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
實允蹈之者也
萬曆辛亥春瑯琊焦竑著

刻古史叙

古史者眉山蘇咕丞書以補
龍門史記之闕也劉子曰有
功哉假令太史遷而睹此雖
稱益友所歆慕焉太史遷以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獨創之見易編年而爲傳記所爲義例至百世不可易而略于五帝三代之紀自此書出不惟史傳六經合若符節如元首之具冠冕章服之有領袖以合于京師名山之藏其千秋一快事也顧史記之所以脫誤古史之所以詳贍亦有可得而評者當太史公之世秦火初寒挾書之禁方除尚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文及毛詩左氏皆不列于學宮
而右丞資適逢時在五星聚奎
之後班固譏太史公既謂其闇
於大道即石丞亦論其淺近不學
疎略輕信夫輕信則有之又好奇
然謂其不學非也當是時石渠白
虎之講論粲寥寥也孔墨之辨
且未晰況其他哉而太史公獨
知稱引孔子禮樂諸書彬彬稱
獨詣蓋有章句之儒所不能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右丞去龍門二千餘年其
父子兄弟既皆穎悟超絕統觀
于漢隋諸儒之疏窺六藝之指
而又旁通竺老以發其悟所得
視龍門固多其瞯然乘龍門之
墉而拔幟標漢雖其功自不可
量槩之難易之數殊非判然軒
輊者也五帝三王本紀大都收
合典謨而廣衍其義故其事
信其文古理有作者蔑以加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紀篇末各有評蓋娓娓百言矣予讀之觀其反覆于同異之間而劃然出其昭曠之識決斷于疑似毫釐之介者毋論龍門拱手參之故實權其是非即宋人傳註舉所指摘且未能護其瑕而攻其堅偕之大道有餘烈焉世家列傳總五十美哉可謂婉而成章詳而有體者矣姑毋論其他即史記世家叙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而置老子為列傳豈非以
孔子之聖生民所未有所不竝
三五而本紀者謂不踐帝王之
位而姑以世家自異諸子也此
不成為尊孔子而徒于義例自
相矛盾右丞直據世代改係列
傳夫文王之不與于配天與孔子
之不與于世家其道正相似是
故周公以魯侯而世其家孔子以
司寇不世官而係諸傳若右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知所以尊孔子者也至其贊
叙唐虞差等三王皆竊取孔子
之指即所稱生民未有其義又
曷嘗不昭揭汗青令萬古稱獨盛
哉右丞之自叙曰古之帝王皆聖
人也而其道以無為為宗此固
右丞所以作書之指昔人謂氏言
居要若斯類足以當之而世顧疑
焉孔子之贊舜禹不曰無為而治
有天下不與邪試就古史所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商之蓋自五帝以迄嬴秦其間治
運之故君臣得失之林犂然
具在于以締觀戰國亡秦之世
此乾坤何如世哉迺其病惟不
達于道德之故務以權力執
有相高其禍遂至不可收拾以
視三五之陰居敬行簡泊乎如
坐湯火而思披清涼終日聽誶
語而欲逃之空谷以斯知無為之
指雖聖人復起其能易哉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徵見其意故其說亦不廢黃
老而特未睹于六經之大全重
以好奇遂成偏駁假令史記之
作猶在伏鄭訓詁河洛講論之
後余未敢以一時之闕遂睥睨龍
門也今史學久廢
金匱石室之藏自非識大奈何
贊詞爲慨然爲二代之監潤色
前朝之業宋去
明最近其間制度風尚猶有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然冗甚矣史有三長古人難
之自後漢三國志外若歐文忠
之五代史蘇文定之古史假令載
筆從龍門遊昌脩辭爾雅未
必遂重於風其於三長蓋庶幾焉
嗟乎夫安得如斯人者一修其
業令有志者遠矚羲皇下攷
近事函古今于一笥而觀其善
敗斯亦論世者所為咨嗟太息
有志焉而未逮者也都御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衛以博文尚友治以清淨淡泊
為宗刻古史以傳屬余叙
萬曆三十九年中秋吉日
南昌後學劉日寧撰
朱統鐕書

古史目錄

本紀七
三皇第一
五帝第二
夏第三
商第四
周第五
秦第六
秦始皇第七
世家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太伯第一
齊太公第二
魯周公第三
燕召公第四
蔡叔曹叔第五
陳杞第六
衛康叔第七
宋微子第八
晉唐叔第九
楚第十
鄭第十一
越王句踐第十二
趙第十三
魏第十四
韓第十五
田敬仲第十六
列傳三十七
伯夷第一
管晏第二
柳下惠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曹子臧吳季札第四
晉范文子第五
晉叔向第六
鄭子產第七
孔子第八
孔子弟子第九
老子第十
孟子孫卿第十一
伍員第十二
孫吳第十三
范蠡大夫種第十四
葉公第十五
商君第十六
蘇秦第十七
張儀第十八
樗里子甘茂第十九
穰侯第二十
白起王翦第二十一
孟嘗君第二十二
平原君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公子第二十四
春申君第二十五
范雎蔡澤第二十七
樂毅第二十七
廉頗藺相如第二十八
田單第二十九
屈原第三十
虞卿魯仲連第三十一
呂不韋第三十二
李斯第三十三
蒙恬第三十四
扁鵲第三十五
刺客第三十六
滑稽第三十七

目錄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以睎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億之儒者留於度數而智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皇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舜禹二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切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已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予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犧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也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皇本紀第一

大昊伏犧氏風姓始觀天地之象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畫八卦教民嫁取儷皮以爲禮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蓋犧牲服牛乘馬故曰伏犧亦曰包犧氏伏犧以木德王天下故爲三皇首河出圖故爲龍師而龍名居於宛丘後世所謂太昊之虛也伏犧氏既沒而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失五行之敘其後神農氏興而伏犧之子孫不可復紀至周衰有任宿須句顓臾晉風姓邑於濟上奉伏犧之祀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繼木爲火師而火名故曰炎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稼穡故曰神農始爲市以通有無嘗草木百藥以救疾苦其子柱能殖百穀百蔬五帝之世祀以爲稷子孫傳世爲黃帝所滅黃帝亦神農之後以其德異故異號異姓而炎帝之後事堯者有四岳事周者齊許申甫皆列於諸侯焉

黃帝軒轅氏姬姓亦曰有熊氏神農之後而少典之子也少典取有蟜氏生黃帝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炎帝不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徵師諸侯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以師兵爲營衛爲雲師而雲名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正名百物書契律曆衣服棟宇舟車弧矢之利皆本於黃帝黃帝作雲門大卷之樂其師岐伯明於方世之爲醫者宗焉然黃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爲爲宗黃帝之書與老子同者多見於列子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取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

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後皆有天下其一玄囂是爲青陽
其二昌意黃帝蓋四妃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爲
十二姓曰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黃帝崩葬於
橋山子青陽立是爲帝少昊至虞夏之世皆禘黃帝
蘇子曰孔子刪詩及書起於堯舜稷契之際以爲自是
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司馬遷紀五帝首黃帝遺犧農
而黜少昊以爲帝王皆出於黃帝蓋紀其世非紀其事
也故予因之然黃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非
五帝世耶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
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敘古帝王亦不遵也
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多以遷爲非者於是作三皇本
紀復紀少昊於五帝首

三皇本紀第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少昊金天氏曰摯亦曰青陽都於曲阜其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而其四叔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少昊氏既衰而黃帝之孫顓頊代之

少昊之後見於周衰有郯子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都於帝丘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爲巫史民匱於祀民瀆齊盟而神不蠲民嘉生不降禍災荐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使無相侵瀆然後民安其生高陽氏之滅也歲在鶉火左傳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黃帝之曾孫嚳代之顓頊之後六世生舜五世生鯀故虞夏皆祖顓頊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父蟜極祖曰玄囂都於亳取陳鋒氏生堯取娵訾氏生摯取有娀氏生契取有邰氏生稷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其弟立是

[illegible]契之後爲殷稷之後爲周故堯禪舜舜祀嚳於[illegible]而殷周皆祀嚳於禘

帝堯陶唐氏都於平陽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翦土階三等爲咸池之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高辛氏既衰而三苗復亂九黎之德堯乃復育重黎之後曰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平秩四方以正四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於是堯訪於羣臣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嚚訟可乎堯又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堯曰吁靜言庸違象共滔天不可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堯復問四岳曰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誰可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异哉試不可用乃已堯於是聽岳用鯀九載功用不成堯復問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曰明明揚側陋衆皆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於是妻之二女以觀其德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得舜試之二年而告之曰予詢事考言乃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不許

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遂老使舜攝行天子之政二十有八載而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乃封丹朱使奉堯祀服其禮樂以客見天子而舜亦宗祀堯至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自黃帝至堯皆姬姓同姓而異其國號所以章明德也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爲唐杜氏周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而漢其苗裔也

蘇子曰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帝舜有虞氏嬀姓舜父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勾望勾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帝顓頊之子也自窮蟬至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病瞽母亡而更娶生象父母愛象而惡舜遇舜不以道舜事父母撫弟篤於

[illegible]瞽猶不順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亦允若不至於姦以是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聞其賢妻之二女以觀其內事之九男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其貴驕而九男皆益篤堯知其聖人也乃命舜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山林麓烈風雷雨弗能迷也

世或言所謂納于大麓者太山之麓帝王禪代告終之所在此太山之所以爲岱宗者也然方舜之納于大麓也蓋未受終于文祖類于上帝猶人臣也而遽告代于太山可乎

如是三載堯乃命舜

以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察璇璣玉衡齊七政以觀天命之逆順而天命無違於是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儒者言六宗皆不同禮祭法曰泰昭祭時也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孔安國王肅以此爲六宗夫言古事當以古說爲近舍祭法不用而以意立說未可信也或以乾坤六子宗廟三昭三穆當之其數雖合然自古無祭八卦之文舜既受終于文祖然後推考天人觀其逆順而徧祭之則三昭三穆於其祭文祖兼之矣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以觀諸侯之從否而諸侯莫有不至於是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以四時巡守方岳燔柴告至望秩山川肆覲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舉禹使治水水行地中建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民咸安其生於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年而堯崩舜除三年之喪正月元日見于文祖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舜自百揆爲天子未有代之者於是舜問四岳誰可使宅百揆皆曰伯禹作司空可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皐陶帝曰俞汝往哉是時棄既已爲稷契既已爲司徒皐陶既已爲士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舜皆稱其功申命其事復博訪羣臣因其所舉而即用之所舉無不賢者乃以垂爲工以益爲虞以夷爲秩宗以夔典樂以龍爲納言凡命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有二人世或以四岳爲四人非也傳言齊許皆四岳之後姜姓蓋一人耳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然後四海咸戴舜德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弟象封於有鼻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命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於皐陶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可也舜不許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者舜之所宗堯也舜受命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蓋將以天下與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者也舜既老任禹以政苗民猶弗率舜命舜命禹征之禹伐之三旬而苗民不服益贊于禹稱舜之在歷山日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而瞽叟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有不服者乎禹用其言而班師舜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是時舜在位三十三年德之及物也久矣以舜之德而誅三苗之虐以天下之衆而伐三苗之微其爲不敵也明矣然而攻之三旬而不服引兵而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格之何也雖以舜之德舉天下之衆而伐之是以力較之也以力較之必其力竭而後服引兵而歸不較其力而竢之以德吾無爭心而三苗愧恥之心生矣七旬而後格雖以爲遲可也蓋舜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而徵庸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年都於蒲坂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而葬于九疑禹封其子於虞有虞氏世
禘黃帝郊堯祖顓頊宗舜報幕其後有虞思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虞思封夏少康者也其餘四人見晏子與叔向言齊事皆失其世次至
商而封遂左傳舜賓于遂至周而封陳陳敬仲完自陳奔齊
其後代齊
蘇子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一不
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
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
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
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不告而娶既而
猶欲殺舜而分其室然舜終不以爲怨亦考之於書孟
子蓋失之矣世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
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嚚訟可乎齊栗
瞽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
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傲弟
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之所以用舜
而不疑者也父子相賊姦之大也豈其既已用之而猶
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

辟堯子於南河之南舜朋禹辟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
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朋益辟禹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
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
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
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
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逾由
辟致之也至益不慶天命而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
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五帝本紀第二終

夏禹帝顓頊之後禹之父鯀帝顓頊五世孫也太史公以鯀爲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律曆志以爲五世孫近得之故取焉以崇伯事堯堯被洪水之患訪於四岳求可治水者四岳舉鯀可用堯曰鯀方命圮族不可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於是堯聽四岳用鯀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水不潤下上帝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九年功用不成堯更求人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守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而舉鯀之子禹使續鯀之業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以此治水水得其性所謂洛書者也禹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人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不矜不伐既受命
傷先人功之不成受誅乃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
其門而不入取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亦弗皇
子也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盡力乎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蓋禹行自冀州始自冀而東治兗青徐自徐而南
治揚荆自荆而西治豫梁雍皆相其土田草木之宜以
作貢賦謂之禹貢厥后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堯賜之玄圭以告成功使爲司空及堯崩舜
爲天子復代舜與百揆三十三年而舜命以位讓于舉
陶舜不可禹固辭不獲命乃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帥百官若帝之初是時三苗之君雖已流竄其國人猶
不用帝命舜復命禹征之禹會諸侯誓師而行三旬苗
民不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
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亦允若至誠感
神矧茲有苗禹拜受其言而班師舜乃大敷文德舜干
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舜崩禹即天子位號曰帝禹

改正朔服色歲首建寅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
牲用玄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後南巡守復
會諸侯于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
計也子帝啓立有扈氏不共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
甘誓啓崩子帝太康立太康盤遊無度田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太康弟五人御
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羿遂逐太康而立
其弟仲康是爲帝仲康義和湎淫廢時亂日仲康命胤
侯征之作胤征仲康崩子帝相立羿之放太康也自鉏
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特
其[illegible]也不修民事而虞于原獸武羅伯因熊髡庞圉皆
其[illegible]臣也棄之不用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而虞羿
于田內外咸服而羿不知也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亦死于窮門夏之遺臣靡奔有鬲
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滅夏后
相相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甚音忌澆
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君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自有鬲氏收
二斟之燼以殺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
于戈以復禹之迹是爲帝少康少康崩子帝杼立帝杼
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
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孔甲好方鬼神事夏后氏
始衰諸侯畔之得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孔
甲賜之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孔甲孔甲求之
懼而遷去孔甲崩子帝皐立帝皐崩帝皐墓在般之南陵襄叔云子
帝發立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自孔甲以來諸侯
多畔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伐有施氏有施
以末喜女焉桀嬖愛之政益亂復克有緡淫佚滋甚召
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益修德諸侯歸之遂帥兵
伐桀桀兵敗奔南巢遂放而死蓋夏后氏禘黃帝郊鯀
祖顓頊宗禹報杼周興封其後杞繒以奉禹祀禹本姒
姓其後分封以國爲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
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蘇子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爲異也堯舜
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

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有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它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也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叟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叟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孫顧可以它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宁

也

殷本紀第四　　古史四

殷契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事堯舜爲司徒舜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孫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封於殷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以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爲水官勤於水事而死於水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得伊尹任以國政伊尹者有莘之逸民也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無求於諸侯湯以幣聘之
三反而後從湯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
以共犧牲也湯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
食葛伯率其民遮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故湯征自葛載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
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蘇是時夏桀爲虐而諸侯韋氏
顧氏昆吾氏皆爲亂湯使伊尹適夏以觀桀之政可輔
輔之不可輔伐之伊尹入夏知桀之不可爲也復歸于
亳湯遂與伊尹伐韋顧昆吾克之遂伐桀升自陑從桀
於安邑戰于鳴條之野易置夏社而後世莫及
勾龍者乃止夏師大敗湯從之桀奔南巢而死湯自爲
繼虞夏之後而以兵取天下曰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蓋有慚德焉還自夏至大坰仲虺乃作誥言桀之不可
不伐者釋之湯歸于亳復作湯誥以代桀大義告天下
改正朔服色以十二月爲歲首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
戎事乘翰牲用白牡樂曰大濩其後大旱七年湯翦髮

斷爪禱于桑林之社而雨作桑林之樂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其弟外丙是爲帝外丙三年崩立其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四年崩乃立太子之子太甲是爲帝太甲太甲元年十二月太甲之祀先王及歸于亳皆以十二月者殷之正月也孔安國以爲湯崩逾月而太甲即位然則未逾年而即位可乎伊尹以冢宰奉太甲祀于先王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太甲不能用伊尹乃即湯之墓營桐宮以放太甲使居憂焉太甲悔過自咎終喪三年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太甲三篇以申戒之太甲不以爲怨伊尹不以自疑乃尊伊尹曰保衡

及其老作咸有一德以歸太甲在位三十三年而崩是爲太宗子帝沃丁立沃丁之世伊尹卒葬之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帝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已崩弟帝太戊立任伊陟臣扈伊陟者伊尹之子也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懼而修德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桑穀死殷復興諸侯歸之享國七十五年而崩是爲中宗子帝仲丁立仲丁遷于囂仲丁崩弟帝外壬立外壬崩弟帝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圮于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遷于耿任巫賢殷復興巫賢者巫咸之子也祖乙崩
子帝祖辛立祖辛崩弟帝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
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是
爲帝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自仲
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子弟諸子弟或爭相代立比九
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帝盤庚立自成湯至盤
庚凡五遷殷已居河北河數爲敗盤庚乃南渡辟河復
居于亳民始不說乃作盤庚三篇告而遷之於是百姓
復安殷復興盤庚崩弟帝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帝
小乙立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少學于甘盤已而遜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欲以習知民事之艱難及
父沒亮陰三年既免喪猶弗言也憂臣疑而問焉武丁
曰以台正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其形求之于天下說爲胥靡
築於傅巖惟肖乃立爲相號之曰傅說任以保衡之事
殷復興武丁祭成湯祭之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
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武丁在位五十九年
而崩是爲高宗子帝祖庚立祖庚崩弟帝甲立帝甲淫
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廩辛崩弟帝庚丁立庚
丁崩子帝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武乙無道爲偶人謂

BIBLIOTECA NAC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天神與之博使人爲行不勝而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帝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益衰帝乙崩子帝辛立是爲紂紂帝乙之適子也帝乙之長庶曰微子啓啓賢以母賤不得立紂爲人辯給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以爲皆出已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伐有蘇氏有蘇以妲己女焉紂愛之惟妲己之言是從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以酒爲池以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鬼侯事上帝神祇廢宗廟之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作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辨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囚西伯羑里七年西伯之臣閎夭之屬求美女奇物善馬以贖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惡來善讒毀諸侯諸侯益疏西伯歸而修德諸侯多畔紂

往歸西伯西伯益大舉兵戡黎黎近於殷殷臣祖伊恐奔告于紂曰嗚呼天既訖我殷命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至今王其如台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安能責命于天乎是時殷之耆舊大臣皆棄不用微子啓箕子王子比干皆憂懼莫能救商容廢居於家紂之卿士大夫皆四方多罪逋逃之人也西伯既已受命稱王九年而沒武王終三年之喪以諸侯東伐至于孟津觀政于商欲以懼紂改過爲善師還紂益長惡不悛微子與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謀而歸周六子佯狂紂囚以爲奴比干諫而死紂剖其心觀之周之十三年武王遂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昧爽紂兵敗走登鹿臺衣其寶衣赴火而死武王入誅紂已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散鹿臺鉅橋之積而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後及武王崩武庚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殷人蓋祗畧郊冥祖契宗湯報上甲微而世祀三宗自夏殷以來天子雜稱帝王至周去帝號獨稱王與夏殷爲三王殷本子姓其後以國爲氏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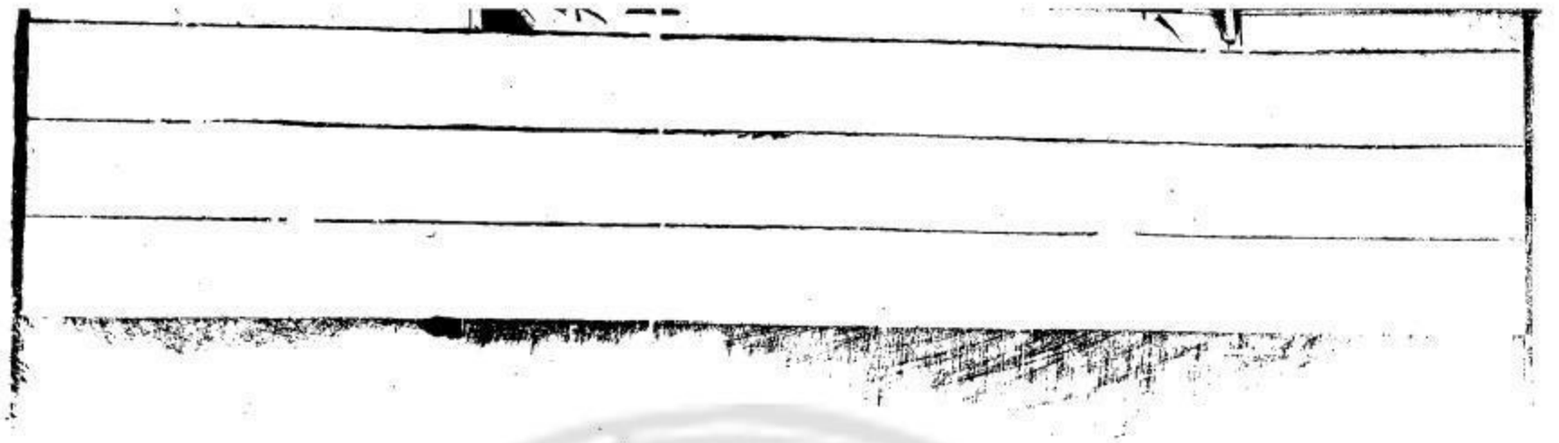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氏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探天下之厎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有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殷本紀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爲帝
嚳元妃禋祀上帝以求子見巨人迹忻然踐之身動如
孕期而生子不坼不副疑而棄之隘巷牛羊過者皆辟
不踐徙置之林中會伐林者取之復置之冰上飛鳥覆
翼之姜原以爲神收而養長之因名曰棄幼而岐嶷
其游戲輒樹麻菽五穀所植無不美大及爲成人遂好耕
農事其所稼穡若有相之者以此教民民咸法則之堯
舉以爲后稷封之於邰佐禹治水播奏庶艱食鮮食蓋
嘗得嘉種而徧種之周人以爲天所遺也故詩曰貽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牟帝命率育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氏政衰棄稷不
務不窋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而居於豳不敢怠業
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務農
積穀用兵征伐斥大豳土始有朝廷邑里之制然猶處
於復穴無宮室之美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
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
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
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公劉以來子孫
微弱至古公爲狄人所攻事之以皮幣犬馬皆不得免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

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
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此仁人也扶老攜幼
而從之古公於是伐山刊木立宗廟冢土城郭宮室點
戎狄之俗周之王迹蓋始於此古公取姜女生三子長
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取於摯曰太任生昌
有聖德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
古公欲立季歷以次傳昌乃二人亡如荊楚以讓季歷
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自后稷至季歷經夏商千餘
歲而子孫相傳十四世而已
陵人人在位皆七十年然後及此此理之所無也蓋必
有脫遺者矣然今世無以考證姑從史記之舊而已
公季循古公遺業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爲文王文王在母不憂處師弗煩事季不怒取於莘曰太姒比三世皆得賢妃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王化之盛始於室家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伯夷叔齊太公望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是時殷紂無道嘗以文王爲三公崇侯虎譖之紂囚之羑里文王方幽囚憂患乃因古八卦爲六十四爲之卦辭爻辭謂之周易先儒或言文王始重易八卦爲六十四今以書洪範考之蓋伏犧始畫八卦其後禹得洛書九疇而其七曰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是時卜筮貞悔已見於世則八卦之重久矣文王之世蓋因古人已重之卦而爲之辭自然明夷之辭稱文王箕子豈文王之後周公又成之歟居羑里七年諸侯或從之囚紂以此懼閎夭之徒又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紂喜釋文王以爲西伯得專征伐中國方亂西戎北狄更來侵暴天子以命文王文王使南仲伐而却之諸侯賴焉密須氏不共以兵侵周文王禦之敗其兵遂滅其國因徙居岐渭之間大雅言克密之後即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也遂伐崇侯軍三旬不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始作豐邑自岐涉渭東徙都焉周自是益大南服江漢之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既而以兵戡黎黎近於殷殷人震焉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質之於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黎即黎陽虞芮在馮翊皆周之東北也）王業以成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追王古公爲大王公季爲王季文王享國五十年蓋受命九年年九十有七而崩太姒之子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終三年之喪周之受命蓋十一年矣武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觀政于商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是時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國諸侯皆欲伐紂武王猶庶幾紂恐懼遷善乃以諸侯退師還而紂不改昏亂益甚十三年武王復帥諸侯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紂帥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紂師敗績紂自焚死武王立其子武庚祿父以奉殷後使復行殷之舊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四月自商還至于豐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雖安兵不可弭武王始誅紂而遂歸馬放牛何也禽之亡也天下諸侯蓋有助爲無道者矣紂既滅恐兵以次及之必有不安之心武王恐其自疑而阻兵以自救故爲之歸馬放牛蓋以權示天下弗服而已）

國立臺灣大學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TAIWAN R.O.C.

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武王追思先聖乃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
後於祝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帝舜之後於陳封夏禹之
後於杞於是大封功臣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
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
鮮於管封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蓋兄弟之國十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列爵維五分土維三遷九鼎
于洛邑以示卜洛之意改正朔服色以建子爲正月色
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戊事乘騵牲用騂中國既定遂通
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巢伯之屬皆至既克商二年武王
有疾羣公懼將穆卜周公乃爲壇告太王王季文王
子在屯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祭周
公所以爲壇而告三王者蓋亦禮不得入廟也欲以身
代武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
幼方亮陰周公爲冢宰聽政專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
成王二叔方監殷遂與武庚及淮夷畔周周公以王命
伐之居東二年誅武庚及管叔而放蔡叔封微子啓於
宋以代殷後成王既誅二叔有疑周公之意公乃爲詩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發金
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冊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

王家而亡弗知以致天怒今其以禮逆周公矣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召公使邦人起大木而築之歲則大熟周公終相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營洛邑以爲東都成武王之意詔成王烝祭於洛而歸政焉王命公子伯禽爲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周公乃遷殷頑民居之洛邑明年淮夷復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還歸在豐作周官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於是六服羣辟無不承德禮樂興而頌聲作文王之樂爲象武王之樂爲武

（前南篇文王之樂也而鄭成以象爲大武蓋失之矣）周公沒成王命君陳分正

東郊成周繼周公之事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釗王崩而釗立是爲康王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君陳既沒康王復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崩子昭王瑕立王道衰昭王南巡守不反崩於江上周人諱之昭王取于房曰房后生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年五十矣憁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太僕正周以復寧其後將伐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弗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王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復爲祈招之詩以止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祈招者周之司馬也王是以獲沒其身蓋享國百年耄荒而命呂侯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之法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穆王立五十五年而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王室始衰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王室益衰王亦有惡疾王子朝告諸侯曰夷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是也覲禮天子不

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始夷王崩子厲
王胡立厲王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夷公好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
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
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
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

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
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
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
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
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
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

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今殺太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嶮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厲王居彘諸侯無所適從共伯和者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又左傳王子朝奔楚告于諸侯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數官推是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illegible]者矣莊子曰共伯得之於其前則所謂共和者也厲王死於彘太子靜立是爲

宣王宣王即位遭旱恐懼修德勸分民忘其災任召虎申伯仲山甫尹吉甫皇甫之徒內修政事安集流散習車馬考宮室畜牛馬外則懷來諸侯攘却戎狄周以復興既而少懈不藉千畝虢文公諫不聽十二年魯武公來朝以其子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而立括三十三年乃伐魯而立孝公諸侯自是不睦三十九年伐姜戎氏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復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曰

民不可料也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
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
廩協出是則少多生死出入往來皆可知也於是乎又
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鼎
烝待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不聽卒料
之四十一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
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
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
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
周德若二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山崩川
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子伯
服愛褒姒將黜申后及宜臼而立之伯陽父曰周亡矣
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廷卜殺之去之止之
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
漦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
流于庭化爲玄黿以入王宮童妾既齔而遭之及笄而
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世童謠有之曰檿弧

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而遇所
棄妖子聞其夜啼哀而收之遂亡於褒褒人有罪請入
棄女於王以贖幽王見而愛之故伯陽父曰禍成矣無
可柰何幽王以尹氏爲太師皇父爲卿士番爲司徒家
伯爲宰仲允爲膳夫聚子爲內史蹶爲趣馬楀爲師氏
皆讒慝貪暴淫辟之人而褒姒之黨也褒姒不好笑幽
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則舉烽
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
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申侯以申后故與繒西夷犬戎
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諸侯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illegible]取周賂而去伯服自立謂之攜王諸侯黜之
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平王辟戎狄之暴
東徙洛邑依晉文侯鄭武公以爲固周自是失文武之
[illegible]諸侯彊幷弱齊晉秦楚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反與諸
侯比周之變風始作謂之王黍離云平王五十一年崩
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鄭桓公武公皆爲
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莊公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
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及成周之禾三
年鄭伯來朝王不爲禮周桓公諫不聽鄭伯自是不朝
四年王使凡伯聘于魯戎私怨凡伯伐之于楚丘以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三年王師陳蔡之師伐鄭鄭人先敗陳蔡射王中肩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王弟克有寵於桓王桓
王屬之周公黑肩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
本也弗聽莊王二年周公將弒王而立克辛伯告王王
殺周公克奔燕衛人不義其君朔逐之而立黔牟八年
諸侯伐衛以納朔九年王使子突救黔牟不克朔入于
衛十五年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五年王崩自莊王僖王崩葬皆不赴于諸侯諸侯莫弔
子惠王閬立初莊王嬖姜姚生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
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爲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

[illegible]之王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二年五大
夫作亂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衛衛師燕師伐王立
子頹三年王出居鄭櫟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
謂虢公曰衆樂失時殃咎必至奸王之位禍孰大焉今
子頹歌舞不勸是樂禍也曷納王乎虢公許之四年同
伐王城殺子頹逆王而復之鄭伯享王王賜之鞶鑑于
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王巡虢守賜虢公爵與之酒
泉鄭伯由是怨王十年王使召伯廖命齊桓公爲侯伯
且使伐衛討立子頹初王取于陳曰惠后生子帶有寵
將廢太子鄭而立帶二十二年齊桓公率諸侯會世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EWARD O.C.

鄭于首止以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教之叛齊從
楚鄭伯逃歸不盟齊人伐之二十四年王崩鄭畏帶告
于齊明年齊爲之合諸侯于洮鄭立是爲襄王四年叔
帶召揚拒泉皇伊洛之戎同伐京師秦晉伐戎以救周
五年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周六年齊侯使仲
孫湫言叔帶於王將歸之湫見王不敢言曰王怒未怠
不十年不召也以戎難故諸侯成周十五年富辰言於
王請召叔帶帶自齊歸于京師十七年鄭人伐滑王使
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不予厲公爵又怨
王之與衛滑也遂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今不忍小忿而棄之不
可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
將以狄女爲后富辰又諫曰臣聞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狄固貪婪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
又弗聽遂納之叔帶通焉王繼狄后頹叔桃子曰我實
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王富辰曰昔吾駭
諫王王弗聽以及此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遂與
周公忌父原伯毛伯死之王適鄭處于氾叔帶以狄后
居于溫王使告于晉晉文公新得國欲勤王以求諸侯
十八年晉師納王而誅叔帶王賜之南陽之田二十一

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王往勞之踐土晉侯以楚俘
獻鄭伯傅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
爲侯伯王子虎及諸侯盟于王廷冬晉文公復會諸侯
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曰天王守于河陽衛成公殺其弟叔武其大夫元咺訟
之於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
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爻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晉人乃歸衛侯二十四年襄王崩子頃王王臣
立頃王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王崩不赴于諸
侯子匡王班立六年崩弟定王瑜立定王元年楚子伐
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
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十四年宣榭火十七年晉
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孔子書
曰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諱敗言自敗也定王二十一年
崩子簡王夷立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王生而
有髮周人以爲神故以爲諡二十三年穀洛鬬將毀王
宮王將壅之以飾宮太子晉諫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
不防川不竇澤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
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

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
葬故能上下相固以待不虞昔共工棄此道也壅防百
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共工用滅
及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
天嘉之祚以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三
川之神使至於爭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王
弗聽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二年儋括欲立王
弟佞夫佞夫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儋括奔晉十八年太子壽卒二十一年王將鑄大錢單
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
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
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
之大林單穆公又諫曰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弗及非鐘聲也先王
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今鐘無益於樂而鮮民
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
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又不聽遂遇心疾太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之卒也王立子猛嬰立子朝與賓孟謀欲立之殺子
猛之傅下門子單子劉子不順二十五年王將去單劉
而立子朝不及而崩子猛立子朝作亂劉子單子以王
猛居于皇晉籍談荀躒師師助之入于王城子猛卒諡
曰悼王周人立其弟匄是爲敬王敬王元年王出居狄
泉尹氏立子朝四年王告急于晉晉荀躒趙鞅師師納
王子朝奔楚五年晉人帥諸侯以戍周十年王殺尹氏
固召伯盈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萇弘與劉文公
謀城成周王使告于晉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二十六年十一年正月始城三旬而畢十五年吳入楚
王人因楚亂殺子朝十六年翩儋以子朝之徒因鄭人
以作亂晉閻沒戎周王出居姑蕕十七年劉子單子敗
尹氏王入于王城二十八年晉人逐范氏討范氏之黨
殺萇弘三十九年齊田恒弒其君簡公（凡諸侯之事它書者自田氏篡齊二字爲戰國變之大者也故放此）四十九年敬王崩子元
王仁立元王七年崩子貞王介立（史記作定王世本作貞王）
（司馬貞索隱以爲周家不應有兩定王況世數非遠皇甫謐縫一書之錯而謂之貞定王未爲得也當從之）貞王十六年三晉滅知伯分有其地二十八
年貞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三月弟叔襲
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

王而自立是爲考王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秦之先君始爲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始列爲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十七年也十年烈王崩弟顯王扁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七年秦會諸侯逢澤以朝王二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時諸侯皆爲子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愼靚王定立愼靚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楚以周爲秦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言周之爲秦甚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以疏之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秦必入於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

周恐借兵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於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秦召西周君將使攻韓救西周或爲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器必可以盡矣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無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遣使止之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大怒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是爲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秦興師臨周以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請東借兵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兵五萬人使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願東解之顏率至齊謂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梁之君臣欲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必不出王曰寡人將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爲大王患之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也九九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二十二年秦攻魏將師武（戰國策作犀武）於伊闕進兵而攻周或爲周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令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

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
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
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
魏也重亦盡在趙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
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
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
白起乎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
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
可教射矣養由基釋弓揜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
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
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勘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
多矣今又將兵出塞背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
不如稱病而無出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
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
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五
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
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
將軍樛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

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後七歲秦莊
襄王滅東西周周既不祀漢興武帝封太山東巡守至
河南求周苗裔得其後嘉封之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
以奉其先祀
蘇子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
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
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
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
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
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
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
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
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
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
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而不翦至
於周而後大備其麤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
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
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
備其酳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
於是灌用鬯堂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

之也體鬼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悅忽誕漫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强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爲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本紀第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
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
費佐禹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
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司馬貞曰游音旒謂皁色旌旆之旒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
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賜姓嬴氏大費生二子一曰大
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
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吉遂以爲御而妻之中衍之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
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
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
王之伐紂幷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棺北方還無所
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
幸於周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
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
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
成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
子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
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
其圖之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
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
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女之子爲駱適者以
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
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
戎爲亂滅犬丘大駱之族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
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所爲賦車鄰也周宣王即位以

秦仲爲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爲西戎所殺有
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
伐西戎破之立以爲秦仲後幷與其先大駱地犬丘爲
西垂大夫莊公居犬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
我大父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爲
太子是爲襄公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
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二年戎圍世父犬丘虜之歲
餘復歸世父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臼而立
伯服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攻幽王殺
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故東

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
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乃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
祠白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至岐卒子文公立文公元年
居西垂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
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吉卽
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
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遂作鄜畤用三
牲祭白帝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伐
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
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

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竫公以其子爲太子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爲寧公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侵芮芮敗我芮伯先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執芮伯萬以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公庶子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五歲矣二年納芮伯萬于芮六年三父等殺出子而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等夷三族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illegible]十九年齊桓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立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磔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畤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勝之四年取于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穆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已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乞食飯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復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亦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既殺太子申生六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爲近秦欲因穆姬以求入九年晉後晉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克肯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喪不濟矣穆公使泠至

報問且召三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饑乞糴于秦穆公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汎舟之役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伐晉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斡穆公將止之晉大夫慶鄭厲諫晉侯晉侯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說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免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圉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宮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圉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
卒太子圉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圉
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師軍于廬柳
穆公使公子縶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圉于高梁
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王使來
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
使小子慭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
鄭鄭使燭之武言於穆公曰君何用亡鄭以陪鄰鄰之
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
而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
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所爲鄭必知之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
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必死是閒
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
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
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
邊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發兵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獲

其三帥文嬴請於晉侯而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
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
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
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以政三十五年
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不替孟明增修
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
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我使由余於秦由余本晉人
亡入戎聞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
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
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
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
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
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
交爭至於篡弑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
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
治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鄰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患之廖曰戎君處辟匿
未聞中國之聲也君試遺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遣
以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

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察
旦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戎君受而說之於是秦乃
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
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二十六年穆公復
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殽尸而還三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戎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穆公爲之降服出
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
之爲賦黃鳥之詩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罃代立是爲康
公晉襄公之弟雍在秦襄公卒太子少趙盾使先茂士
會逆雍於秦秦將立之康公元年以兵送雍至令狐趙盾
畏逼更立太子而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茂士會來
奔二年伐晉取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
徵六年使西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冬伐晉取羈馬晉
趙盾帥師從我於河曲其將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
曰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
掩晉上軍穿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

夜遁吏駢請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我之用士會
也七年使魏壽餘僞叛以誘士會康公爲之蜚兵秦兵
在河西魏人在河東使士會導
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稻立元年晉人將求成
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可以求成秦不許二年
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桓公立四年晉人白狄伐我
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爲成會于令狐
晉厲公先至桓公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
使郤犨盟桓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二十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濟
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桓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
晉悼公立晉復伯十三年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
伐晉楚令尹子囊畏晉不敢楚共王強爲我出師秦師
侵晉晉饑不能報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
救鄭鄭畏晉卒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敗晉師
于櫟十六年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嬴歸于楚十
八年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棫林荀偃
欲戰其將欒黶不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
與士鞅馳秦師死之士鞅及黶怒鞅來奔二十八年秦
晉爲成使伯車如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

鍼如晉修成以兵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於桓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十四年楚平王爲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楚昭王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蚤死謚爲夷公立其子是爲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塹河旁一作阿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藉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五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易君君臣乖亂晉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子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浮洒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蜀東有黔中周室微諸侯力爭相併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元年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伐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獂王衛鞅聞是

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鴈門年表作岸門秦與韓魏戰非鴈門也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傅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蘇秦自燕入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衍爲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從約史記秦本紀及六國世家皆不言蘇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爲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故今采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以爲此大事不可不錄也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

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
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
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
敗楚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何不
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之王何不與寡
人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
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
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楊言與秦
謂子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
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

十三年韓君爲王使張儀伐取陜出其人與魏十四年
魏始稱王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
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
池相秦韓魏趙燕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
戰脩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
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
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
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
韓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公子通封於蜀陳莊爲蜀
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

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莊殺蜀侯來降殺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煇知通已死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趙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諸蜀相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渠丹犂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請攻魏其秋甘茂左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漢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武王卒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稷是爲昭襄王昭襄王者武王同母弟也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氏號宣太后武王之卒也昭襄母楚人姓芈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爲逆皆誅死惠文后亦不得其死案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然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後嫡母亦不足怪然與穰侯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蒼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史記子記煇之封蜀披華陽后母疾之加毒以進王怒國志煇爲蜀侯祭而歸誅之蓋非反也未知孰信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楚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趙不受復入秦薛文免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共攻秦軍於函谷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史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至臨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是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齊湣王二十八年也案孟嘗君傳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相秦是年秦留楚懷王明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魏攻秦求出楚懷王湣王二十八年二國攻秦至函谷秦出楚懷王而不得而史記於此言攻秦者六國又於齊來出懷王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攻秦是時孟嘗君初自秦逃歸相齊未有糾合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二十六年年表復

吾與魏齊擊秦秦與我武遂以和三年之間三國不應
而擊秦且戰國策亦止言三國今以秦本紀之年及孟
嘗君傳事爲定所以定三國世家彗星見楚懷王死於秦歸葬十二年
楚緩免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
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亡奔魏任鄙爲漢中
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
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
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冉免相封公子市宛
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
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
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已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

宋任鄙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
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實之
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爲九縣與楚
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
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
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鄧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
梁燕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
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再復相二十七年
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
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爲南
郡楚王走周王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三
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
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
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
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擊
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秦與魏韓
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
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
侯魏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
壽不便於國王拜范雎爲客卿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
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芒陽四十一
年夏攻魏取邢丘懷范雎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
高陵君華陽君（華陽一作葉陽一涇陽）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
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人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
王之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皆於
關外而拜范雎爲丞相封應侯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
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芒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昭王
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
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

若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中一作申王之料天下過矣當
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板知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强
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
用時是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昭王聞之而懼四十
三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陽
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悝出之
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趙發兵
擊秦相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
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白起歸王
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
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
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十月將
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安君白

起得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未至陰密賜死齕攻邯鄲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楚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陽太后禁人也故更名楚）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元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二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帥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史記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爲後王之元年今皆以年表爲定）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幷天下爲三十六郡號始皇帝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竝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秦本嬴氏其後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然秦以

（此文封趙城爲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嚮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翟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

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始皇本紀第七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年十三莊襄王卒政代立爲秦王是時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鄧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幷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韓遣水工鄭國來間作鄭國渠欲以弊秦不暇外事二年

麃公將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收十三城王齮死十月蒙驁攻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兵出五國兵罷拔衛以益東郡其君角率其枝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蒙驁死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卒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卒死者戮其尸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大上民東就食魚嫪毐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在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欲攻蘄年宮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宦者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AN, R.O.C.

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遷太后竊死者二十七人齊人茅焦說羣臣以太后事諫王相繼死者二十七人齊人茅焦說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王乃自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斯因說王請先取韓以恐它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用其計見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爲國尉卒用其策十一年呂不韋出之河南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與撩陽皆拜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罷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呂

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奪爵遷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
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
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
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使非來使
王用李斯計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
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
卒受韓南陽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置麗邑十
七年內史騰攻韓得王安盡納其地爲潁川郡地動華
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
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
翦羌瘣盡取趙地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王之邯
鄲諸嘗與王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王歸自趙王母太后
卒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
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
荊軻來刺王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
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益發
卒詣王翦遂破燕太子丹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
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李信蒙恬攻荊王翦謝病老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新鄭及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
王貴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梁王請降盡取其
地李信蒙恬大破荆軍荆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
破李信軍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
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
昌平君爲荆王以江南距秦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
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燕
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
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
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使王賁從燕南攻齊

王建入秦初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
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
虜其王寡人以爲善甚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
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
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
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
王獻青陽以西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
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
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
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

王咸服其率天下大定令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
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
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
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
令出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
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它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
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
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建
正朝會皆以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
紀符法冠皆六寸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
德水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
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
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
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

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
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
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
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
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
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放其宮室作
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
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
皇巡隴西北地出鶉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而更
名極廟象天極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驪山賜民爵一級
治天下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
刻頌秦德與魯諸儒生議封禪事遂登封太山下遇暴
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其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幷
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太山周覽東極從

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詷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業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夜寐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融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並勑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知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如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

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顏之推云隋開皇中得古稱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今云隗林恐誤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輿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始皇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敎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聖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彊內外誅暴强武威劫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其辭曰遂

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
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
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便定
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敘惠
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
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巡北邊從
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言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
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
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
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
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
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初
縣禦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
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佗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
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
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
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
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
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
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
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乃言三代事
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
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乃相與非法
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
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
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
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
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
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
皇以爲咸陽人多而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
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表南山之巔以爲闕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
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
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
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下蜀荆之材
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朐界中
以爲秦東門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
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
害之者人主宜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

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
所居宮毋令人知之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
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令咸陽旁二百里內
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不移而
具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莫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
相車馬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
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時在側者皆殺之
自是莫知行之所在凡聽事及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
宮盧生侯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

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盡言其過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去之悉召文學士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

[illegible]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星隕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上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令樂人歌

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
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
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
者嘗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始皇卜之卦
兆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二十七年十
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
亥愛慕請從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帝於九疑
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

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登茲會稽宣省習俗
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
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
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
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姦詐謀外來侵邊
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
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
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

男女絜誠夫爲寄寡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
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
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
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
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
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
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
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
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
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
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
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
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
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
行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丞相斯爲帝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不發
棺載轀輬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
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
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事胡
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及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
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
罪賜死行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車載
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
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
山及幷天下天下送徒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
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藏滿其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
穿近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海機相貫輸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
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下

或言匠爲機藏恐後泄大事皆閉之外羨中無復出者
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
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牲及山川百祀之
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
廟諸侯五大夫三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咸獻貢職
增犧牲禮咸備無以加先王廟或在雍或在咸陽天子
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
臣以禮進祠尊始皇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
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附先帝巡行海內
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

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碭石立海南至會稽盡
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
德焉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陰
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
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天下累
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賤陛下幸
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心實不
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
於武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餘
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近官三
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
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
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
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
失詞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
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
人皆流涕拔劒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
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

朝廷小故營阿房宮未就而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
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弗就是章先帝過也復作阿房宮
外撫四夷如始皇計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教射咸陽
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
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
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
居陳遣諸將狥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
令丞反以應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
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
二世問之對曰羣盜不足憂郡守尉方逐捕且盡乃

說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
沛項梁起會稽二年冬陳涉將周章等西至戲兵數十
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强今發
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乃大赦天
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走殺之曹陽二世益使長
史司馬欣董翳佐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
魏咎臨濟楚地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於
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卽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
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聲聞於是二世當

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
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
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
不止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
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
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
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自持築臿脛無毛以
爲民先夫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循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章房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已亥趙高欲爲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
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然或言馬以
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
奏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章邯等兵數郤上書請益助
擊趙齊楚韓魏皆自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諸侯
率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至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
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
驂殺之心不樂以問占夢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
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

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
急欲歸禍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
姓皆載其言乃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使郎中令
爲內應追劫樂毋置高令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
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
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
吏者皆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
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
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
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

誅安得至今閻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畏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耳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軸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分其地爲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號
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後五年
天下定於漢
鶡子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
三代之諸侯埽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
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
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彊弱之分
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
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彊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
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
得大戊自大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
文武當是時雖有彊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
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二世
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
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
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
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務以詐
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
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
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
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基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親
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爲故國不可復動今秦
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竝建子弟而君
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
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
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
上十數年之間隨卽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
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
之所去不可强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
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
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
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
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古史八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之於是大伯仲雍二人逃奔荊蠻以避季歷季歷立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大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大伯大伯卒無子弟仲雍立仲雍斷髮文身臝以爲飾以從荊蠻之俗左傳吳太宰嚭謂子貢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子貢對曰太伯端委以治吳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史公曰太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失之矣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
虞仲列爲諸侯語曰虞仲柔遠宮之奇云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則仲雍號虞仲矣今周章之弟
亦號虞仲虞其國仲其字故爾然則
仲雍之號虞仲抑以其後封虞故耶周章卒子熊遂立
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強鳩夷立強鳩夷卒子餘
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
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
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
獻公賂周北虞公假道以滅虢因以滅虞句卑卒子去
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始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
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吳在蠻夷其一虞在
中國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一世而蠻
夷之吳興蓋壽夢以前常役屬於楚定大夫申公巫臣
與其令尹嬰齊爭田與其司馬側爭夏姬出奔晉定莊
王卒嬰齊側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怨之王壽夢
二年巫臣請於晉侯而使於吳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吳用兵乘車使其
子狐庸爲吳行人教之畔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
來見於春秋十年會諸侯于鐘離十六年楚嬰齊伐我
克鳩茲至于衡山我獲其將鄧廖復伐楚取駕嬰齊遂
以憂死十八年使壽越如晉晉悼公使魯衛先會我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道遂會諸侯于戚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子諸樊立楚共王卒吳因其喪伐之戰于庸浦我師大敗獲我公子黨王諸樊二年會諸侯于向晉將爲我謀楚其大夫士匄不義我伐楚喪而止初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故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illegible]乃舍之秋楚公子貞伐吳吳擊之獲公子宜穀十二年楚爲舟師以伐吳無功而還吳召舒鳩人畔楚十三年楚屈建伐舒鳩吳救之敗焉楚遂滅舒鳩十二月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諸樊門焉牛臣射之卒有命立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以稱先王壽夢之意王餘祭三年齊慶封有罪自魯來奔封之朱方四年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弑之弟夷昧立史記餘祭十七年而後夷昧立蓋失不考之春秋也使季札聘於諸侯凡諸侯之賢者札無不友也王夷昧二年使屈狐庸聘于晉六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遂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而盡滅

其族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七年楚人復以諸侯伐吳吳敗楚師于鵲岸楚王以驛至于羅汭吳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及波清吳有備楚無功而還八年楚遠洩伐徐吳救之敗楚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十四年楚靈王次于乾谿遣兵圍徐以懼吳十五年楚棄疾入楚靈王死楚師還自徐吳敗之豫章獲其五帥冬吳滅州來楚平王初立不敢爭十七年王夷昧卒欲立季札札逃去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戰于長岸吳師大敗喪其乘舟餘皇楚人壅而守之光使長鬣者三人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而歸四年楚城州來楚歸蹶由五年楚平王以讒逐其太子建誅太子之師伍奢奢子員犇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光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而耕于野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若兄弟相授則季子當立季子不立則長子之子當立者也故陰養士欲襲王僚八年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公子光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楚師大奔九年楚爲舟師以略吳疆吳人

踵之遂滅巢及鍾離十一年楚平王卒十二年王僚欲
因楚喪而伐之使其母弟掩餘燭庸率師伐楚圍潛使
季子聘于上國以觀諸侯楚人禦之楚師彊吳師不能
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謂鱄設諸曰我王嗣也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
子弱是無若我何四月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王亦以
甲爲衛光僞足疾入于窟室使鱄設諸置劒於魚中以
進抽劒刺王弒之王屬亦殺鱄設諸公子光自立爲
王闔閭以鱄設諸之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
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殺郤宛
伯州犁之孫嚭亡奔吳以爲太宰王闔閭元年舉伍
員以爲行人三年闔閭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
庸二公子奔楚楚人封之於養將以害吳闔閭怒執鍾
吾子而伐徐滅之闔閭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
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
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
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四年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伍員之謀也五年吳始用師於越晉史墨曰歲及三紀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七年桐叛楚闔閭使舒鳩氏誘楚人僞畏楚爲之伐桐敗楚帥于豫章圍巢克之獲公子繁八年蔡昭侯如楚楚令尹囊瓦欲其裘與佩弗予唐成公如楚瓦欲其驌驦馬亦弗與皆三年止之蔡侯歸如晉請伐楚晉人求賂於蔡弗得而止蔡侯因伍員伯嚭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于吳以謀楚九年闔閭從蔡侯唐人以伐楚楚瓦禦之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欲戰言于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必克王弗許夫槩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可也以其屬先擊瓦瓦之卒奔吳師大敗之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隨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十年越入吳秦遣兵救楚楚師及秦師大敗夫槩王于沂吳師屢奔夫槩王歸自立闔閭乃歸夫槩王與王戰敗奔楚爲堂谿氏十一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大懼遷郢都鄀十九年吳伐越越

于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吳師敗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
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
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王夫差二年敗越于夫椒遂入
越越子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以行成夫差將許之伍員諫不聽遂及越平初闔閭之
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既克越乃侵陳以
脩先君之怨七年復伐陳八年夫差及魯侯會于鄫徵
百牢魯人辭以禮弗聽魯人以吳無能爲也遂伐邾執
邾子益邾茅夷鴻請救於吳九年爲邾伐魯爲城下之
盟而還齊悼公娶於魯季氏季姬與季鮒侯通魯人不
敢歸悼公怒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歸季姬季姬嬖十
年使人辭師于吳吳王怒城邗溝以通江淮且使徵師
於魯將以伐齊十一年夫差會魯侯邾子郯子伐齊齊
人弒悼公以說夫差哭之軍門之外三日徐承以舟師
自海入齊齊師敗之乃還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
不戰而還十二年齊人伐魯魯來請師夫差爲魯伐齊
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齊國書吳之將伐齊也越子率
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伍員又諫弗聽使人屬其
子於齊鮑氏爲王孫氏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十三

年夫差會魯侯于橐皐又會衛侯于鄖衛人嘗殺吳行人且姚於是吳人藩衛侯之舍魯使子貢爲衛君辭焉乃舍衛侯十四年夫差會晉侯魯侯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遂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晉趙鞅欲戰乃長晉侯既盟而歸及越人平十六年楚子西子期伐我及桐汭十八年越子來伐禦之笠澤我師大敗二十一年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必亡弗聽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冬越圍我晉趙囊子

使楚隆來弔二十三年越滅吳越王句踐使告王毋寃將居王於甬東辭曰孤老矣不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蘇子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以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之吳而不人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而已僖元年書楚人伐鄭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于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爲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吳欲以乘陵諸夏而不知止故闔閭之後覆亡

而不救越能自安於蠻夷無意於王伯故句踐之後國
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
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之於爲國豈誣
哉

齊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爲堯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姓姜氏商周之際或封於申呂尚其苗裔也蓋常事紂紂無道去之年已老矣聞周西伯善養老者往歸之隱於漁者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西伯獵得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太公善用兵自西伯之伐犬戎伐密伐崇三分天下其二歸周太公常主其兵事及文王崩

武王伐殷太公益老矣然其用兵不衰方爲將詩人稱之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及武王克殷封太公於齊營丘與周公召公皆留佐天子武王有疾太公召公將爲王穆卜周公乃以身請命三王王疾有瘳及武王崩管叔蔡叔疑周公不利成王周公與二公謀出兵東伐既克管蔡而成王亦疑周公惟二公明周公無他志然不敢言雷風之變二公乃道成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悟復迎周公周公召公卒留相周而太公以老東就國道宿逆旅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以兵爭營丘伐敗之太公乃脩政事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王使召公命之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之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齊由此得專征伐蓋太公卒年百有餘矣其後五世皆反葬於周子丁公伋立丁公入周爲虎賁氏書顧命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紀侯譖哀公於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時哀公母弟山怨

胡公乃與其黨帥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徙薄姑都臨菑九年獻公卒子
武公壽立九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四年周宣王立二十
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胡公子復入齊
齊人欲立之爲之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
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讓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
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二十四年周
東徙洛六十四年莊公卒子僖公祿父立二十四年公
及鄭伯如紀將襲之紀人知之不克三十三年僖公卒
子襄公諸兒立四年公會魯桓公于濼魯桓夫人公之
女弟也未嫁而私焉及會魯侯與姜氏皆來公復通之
魯侯謫之以告公怒享魯侯使公子彭生拉而殺之魯
人來討殺彭生以說五年遷紀郱鄣酆齊將滅紀紀侯
知不敵而恥下齊七年紀侯使其弟季以鄣來附八年
紀侯遂去其國紀夫人伯姬卒公使以禮葬焉襄公無
禮而好兵民不堪命使連稱管至父葵丘期至弗代
故謀作亂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二人因之以作亂公遊於
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
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就

舍而賊至遂弒公而立無知倍公之子二人子糾魯姬子也小白衛姬子也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明年雍廩殺無知魯莊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以兵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及魯侯戰于乾時管夷吾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立是爲桓公使鮑叔牙以兵脅魯魯人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徯使相可也公從之故管仲得專治齊國於是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通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友侵地重聘幣以親諸侯二年魯用曹劌敗我師于長勺四年宋萬弒其君捷五年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宋人背北杏之會六年公會單伯及諸侯伐宋及宋人平七年公會諸侯于鄄始霸諸侯十四年陳人殺其世子禦寇陳厲公之子完來奔桓公將以爲卿完讓不受以爲工正其後爲田氏十九年王使召伯廖來錫公命且請伐衛討立子頹二十年伐衛敗之取賂而還二十二年山戎伐燕桓公爲燕伐山戎至孤竹二十四年秋伐邢管仲言於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曷救那以從簡書事二十五年救那魯莊公卒公
子慶父殺其世子般公子友奔陳魯人立閔公公及魯
侯盟于落姑召季友于陳而歸之冬使仲孫湫如魯省
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
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慶
父又復弒閔公季友殺慶父而立僖公魯莊公之夫人哀
姜齊女也通於慶父知其謀故出奔邾桓公召而殺之
使高傒平魯難狄滅衛衛懿公死桓公立戴公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之歸之乘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其夫人魚軒重錦
三百兩二十七年復帥諸侯之師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于夷儀
因而城之二十八年帥諸侯城楚丘以封衛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九月盟諸侯于貫始會江黃從於楚者服楚
人侵鄭二十九年公會諸侯于陽穀謀爲鄭伐楚公與
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從公怒歸之未之絶

也蔡人嫁之三十年公會諸侯伐楚先侵蔡蔡潰遂伐
楚楚子使問于師曰何故涉吾地公使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
寡人是問楚子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之水濱師遂進次于陘以待之楚子使屈完
如師以觀齊完見諸侯之師而畏之請盟公許之師退
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
病矣若出於東方循海而歸可也以告公許之申侯見
曰師老矣出於東方而遇敵柰何不如出于陳鄭之間
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而伐陳三十一年周惠王卒
厥太子鄭而立帶鄭懼來告公爲之合諸侯于首止以
定其位王怒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鄭伯逃歸不盟三
十二年公帥諸侯伐鄭三十三年復會諸侯于甯毋以
謀鄭管仲言于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
不易無人不懷桓公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
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子華言于公曰洩氏孔氏子人實
三族實違君命若去之我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柰何以姦終之子父不奸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

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公辭焉鄭伯請盟周惠王崩太子鄭懼不立使來告難三十四年公會王人及諸侯于洮三十五年公會宰周公及諸侯于葵丘王使周公賜公文武胙命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晉獻公來會不及遇周公周公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公以諸侯討之及高梁而還三十六年公使隰朋立晉惠公三十七年戎伐京師三十八年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三十九年淮夷病杞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四十年公及諸侯城緣陵以封杞四十一年楚伐徐公會諸侯盟于牡丘救徐伐厲是歲管仲隰朋皆死初管仲說桓公以霸事桓公告之曰吾有大邪三不幸而好田夜至禽側莫而後反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其尚可以霸乎管仲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也夫見賢而不能用害霸也與賢者圖事而與小人疑之害霸也非此

二者不害於霸故桓公三夫人六嬖妾嫡庶不明而管
仲不禁終以此敗桓公既霸諸侯將封太山禪梁父曰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耳北伐山戎離支孤竹西伐大
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諸侯莫違寡人寡
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
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曰古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所以爲籍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並翼之鳥凡
物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
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
乃止及管仲病且死公問羣臣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
臣莫如君公曰鮑叔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
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近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
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
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四十二年周以戎難來告
徵諸侯以戍周淮夷病鄣公會諸侯于淮遂城鄣役人
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桓公夫人三王
姬徐姬蔡姬皆無子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嫡因豎刁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死
五公子皆求立四十三年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豎
刁因內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亥赴辛巳夜殯桓公之子立者五人無虧立三月死次
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昭元年宋襄公以諸
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
遂與宋人戰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
桓公二年宋襄公將求諸侯而虐杞鄫之君諸侯患之
於是陳穆公請脩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諸侯
盟於齊宋人不會六年公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也九

年公伐魯魯人辭以義不克而還魯人以楚師伐我取
穀實桓公子雍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十年孝公卒弟昭公潘
立昭公元年使大夫夭從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申
叔釋穀而去昭公娶于魯曰叔姬生子舍無寵公弟商
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十九年昭公卒舍立商人弒舍
而讓其兄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
蓄憾商人自立是爲懿公魯人告于王求昭姬焉王使
單伯來請公執單伯弁執昭姬懿公元年春魯使季孫
行父如晉爲單伯昭姬請乃歸單伯秋復遣師侵魯魯

復使季孫告于晉晉侯會諸侯于扈謀將伐我以賂免歸昭姬既而復伐魯逐伐曹曰何故朝魯二年將及魯平魯侯有疾辭公不許魯使襄仲納賂乃盟于鄄丘三年公復伐魯及魯侯盟于穀公之爲公子也與邾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四年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謀弑公納諸竹中齊人惡公廢其子而立元是爲惠公魯文公卒魯人將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以告公許之惠公元年魯人以賂求會公及魯侯會于平州取魯濟西田十年復歸之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

其偪逐之子衛頃公七年晉郤克來聘公帷婦人而笑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歸請伐齊晉侯弗許公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晉侯于斷道高固逃歸晉人執三子八年晉侯伐我至于陽穀盟于綸以公子彊爲質晉師還魯宣公不事齊齊旣盟懼而乞師于楚楚師不出九年晉魯盟于赤棘十年公伐魯又敗衛師于新築魯衛使大夫乞師于晉以伐我皆主郤克晉侯使郤克帥車八百乘來伐戰于鞌郤克傷于矢而鼓不止我師敗績公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晉司馬韓厥及之執縶馬前將以公歸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公乘佐車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乃舍之晉師及
馬陘公使國佐賂之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
叔子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
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使齊畝必東唯吾子戎車
是利無乃不可乎魯衛皆爲我請晉人許焉七月盟于
爰婁歸魯汶陽之田十一年公朝于晉左傳齊侯朝于晉授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太史公誤以玉爲王故曰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且齊晉敵國豈有王晉之理哉十六年晉人歸我魯汶陽田十七年頃公卒
子靈公環立八年公會諸侯伐鄭國佐從公初慶克通
于聲孟子鮑牽知之以告國佐國佐讓之夫人怒公歸
自會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利於公子角國子知
之公不察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以盧叛公使崔杼
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盧國佐還自鄭如盧師殺
慶克以穀叛公與之盟而復之盧降九年殺國佐以慶
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召鮑國及國弱于魯而立之十
年晉悼公始霸及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晉
人來討使太子光爲質於晉十一年公伐萊萊人賂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師乃還七月晉荀罃合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齊人不會荀罃以爲言冬復會于戚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往二十五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以諸侯宴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將盟高厚高厚逃歸公伐魯秋公復伐魯圍成魯使叔孫豹告于晉二十六年公伐魯圍桃高厚伐魯圍防二十七年公伐魯冬晉侯以諸侯來伐公禦之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逃歸臨菑諸侯遂圍臨菑公將走郵棠太子光諫乃止諸侯之兵侵及濰沂而還初公娶于魯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之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夙沙衛傅牙二十八年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是爲莊公五月靈公卒莊公殺戎子而執牙夙沙衛以高唐叛崔杼殺高厚公圍高唐執夙沙衛醢之三年晉逐其大夫欒盈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欒盈自楚適齊公厚之晏嬰諫不聽四年晉將嫁女于吳公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內之曲沃以兵隨之伐晉上太行入孟門欒盈作亂不克而死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還五年公畏晉討欲見楚子楚

子使蘧啓彊來聘公使陳無宇報之楚子爲我伐鄭公
又爲王城郟以說初崔杼娶東郭姜公通焉驟如崔氏
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以其間伐晉也將弒公以說
晉六年夏五月莒子來朝饗之崔杼稱疾不視事公往
問焉遂從姜氏姜與杼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
舉爲杼間公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
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逾牆射之中股反隊
遂弒之立靈公之子牂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慶封
爲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
往聞既書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于士孫之里四
嬖不踊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會諸侯于夷儀將伐
我以莊公說且厚賂之乃止崔杼之妻生成及彊而死
復娶東郭姜生明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
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景公二年崔成請老於崔杼
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成與彊怒將殺之以告慶封慶封
問盧蒲嫳嫳曰彼君之讎也天將棄之矣子何病慶封
許之崔成及彊遂殺偃與無咎崔杼怒求人使駕不得
使寺人御而出見慶封慶封曰請討之使盧蒲嫳往遂
滅崔氏成彊與東郭姜皆死崔杼無歸亦縊慶封當國

者酒而好田與慶舍政而飲於盧蒲嫳氏慶舍召盧蒲
癸王何而殪之二人皆莊公之黨也將反慶氏以報莊
公諸大夫皆疾慶氏癸與王何復使褻人減諸大夫膳
以怒之三年十一月乙亥嘗慶舍涖事欒高陳鮑以甲
闖而殺之慶封歸伐公宮不克奔魯自魯奔吳吳與之
朱方聚其族而居富於在齊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
氏亡公孫竈公孫蠆爲政皆召之而反其邑放盧蒲嫳
僚崔杼之尸改葬莊公焉九年北燕伯款來奔十二年
公如晉請伐北燕歸而伐燕將納燕伯晏嬰曰不入燕
有君矣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十
三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窪玉櫝舉耳不克而還公孫
竈之子欒施蠆之子高彊皆嗜酒信內多怨與陳氏鮑
氏有惡十六年或告陳鮑曰欒氏高氏將攻子陳鮑皆
授甲使視欒高則皆飲酒陳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
甲將逐我及其飲酒先伐諸陳鮑方湩遂伐欒高彊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不克戰于稷欒高敗施
及彊出奔魯凡逐於欒高者子山子商子周子成子公
孫捷無宇皆召而反其邑益其祿公子公孫之無祿
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
之旁邑辭孟穆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十八年公朝

于晉晉侯以公燕授壺晉人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公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晉人不說十九年晉侯將盟諸侯于平丘齊不可晉侯使叔向來讓懼而從之二十年公疥遂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請誅祝固史罷以辭賓公說以告晏子晏子止公而勸公修德公爲之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而疾有間三十一年將納魯昭公來奔公唁之野井取鄆而居之三十二年將納魯侯命無受魯貨梁丘據取貨於季孫言於公曰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姑使羣臣卜之若可而後君繼之無自辱焉公從之師及魯侯圍成不克秋公及諸侯盟于鄟陵謀納魯侯三十三年齊有彗公將禳之晏嬰曰無益也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公與晏嬰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嬰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予女式歌且舞陳

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四十五年公會鄭伯盟于鹹公會衛侯盟于鎖以畔晉使國夏伐魯四十六年魯侯三來侵我使國夏帥師伐之晉士鞅帥師救魯四十七年魯陽虎來奔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陽虎有寵於季氏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此固陽虎所欲傾

覆不可許也公執陽虎虎逃奔晉秋公伐晉克夷儀侯來會晉伐我師四十八年公會魯定公于夾谷犁彌言於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公從之孔丘以魯侯退以禮讓公愧焉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以謝五十一年公會衛侯伐晉晉范中行氏叛公與魯衛交救之公之夫人曰燕姬無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立之也請於公願立太子公曰二三子爲樂耳何憂無君五十八年公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公卒孺子荼元年田乞僞事高國每朝必參乘謂之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將去貴寵以定君盍及其未作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國乘如公戰敗國夏奔莒高張晏圉弦施奔魯田乞使召陽生於魯至而匿之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牧曰女忘君之爲禍子生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牧懼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陽生立是爲悼公遷荼於駘不至殺之悼公之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公怒一年使鮑牧帥師伐魯取騶及闡且使請師于吳將以伐魯魯人歸季姬嬖乃歸其侵地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或訴之公殺鮑牧三年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怒四年吳師伐我南鄙國人弒公赴于吳師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國人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簡公元年國書帥師伐魯冉有敗之而還吳子復伐我國書禦之我師敗績國書死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田恒畏之屢顧於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逆殺人闞止執之而

逆陳豹事闞止闞止欲逐陳氏而立豹豹曰我遠於陳氏矣遂以告陳氏四年五月壬申田恒兄弟四乘如公闞止出逆之遂入閉門闞止歸屬徒攻宮不勝乃出追而殺之公怒田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六月田恒弒簡公立公弟驁是爲平公自平公立而田氏專齊割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二年韓魏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恒曾孫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絶祀田氏卒有齊國

蘇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盡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直法田穰苴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文武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適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以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

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
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
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
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管仲踰取一時
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
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
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
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公世家第二終

周公旦者周文王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兄弟唯旦長且賢逮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屬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國者屬之召公故文王之風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言二公之治自北而南也及文王崩周公相武王伐殷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謂周召
也武王克殷封周公於魯曲阜周公留相武王不就封
既克殷二年武王有疾天下未集羣公懼周公乃爲三
壇同墠請命大王王季文王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
焉植璧秉珪以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余仁若考能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
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于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有
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襲吉公曰
體王其無害歸納其冊于金縢之匱明日而王疾瘳武
王崩成王少方諒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管叔蔡叔監
殷疑周公不利成王遂以武庚祿父及淮夷叛周公告
太公召公曰我若自嫌不以法正之則周必亂無以告
我先王遂出兵征之二年而罪人皆服然成王亦以此
疑周公公爲鴟鴞之詩以貽王王不悟秋大熟未穫太
風雷電禾偃木拔國人震恐二公道王以發金縢王得
書問諸史百執事皆曰信公命我勿言王感泣命逆周
公於東周公卒相成王方就學周公使其子伯禽與成

王處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示成王誕保文武受命凡七年既成洛邑詔成王烝祭文武於新邑而歸政焉古者君在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聽于冢宰此三代之常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當國聽政蓋禮然也其所以異者既終三年成王尚幼未能治政故至于七年耳今考于書其說止于此初無攝位之文太史公因秦漢之謬以爲周公居攝七年此亦何所據哉夫成王即位稱王矣而周公攝則是二天子也隱公知桓公當立而攝以待之遂致羽父之禍若使隱公如周公當國而不攝雖有讒口禍不至此矣王謂公曰我其退即君于周命公後四方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公許焉答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

師作周孚先祭之日王命史佚冊告公子伯禽爲公後於魯而公留相周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廟祀文王郊享上帝所以褒顯周公異於諸侯也成王歸涖政周公作無逸言殷三宗及周文武皆以勤勞抑畏享國長久及商後王耽樂怠敖遠者十年近者四三年所以戒飭成王者甚至是時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然召公猶不說忍成王未能繼先王君天下周公乃作書告之名之曰君奭言湯之伊尹太甲之保衡大戊之伊陟臣扈巫咸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周文武之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皆能左右其君保國配天豈亦當國聽政而後可哉故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召公乃說世言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太史公信之今書君奭之篇在洛誥後孔子敘之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然則召公之不說非不說其聽政蓋不說其歸政也且以召公之賢歷事文武與周公從事老矣而猶疑周公有不順之意則周公將何賴焉周公治周作禮樂致太平退老於豐將沒欲葬成周示不忘所營邑公卒成王葬之于畢從文王示不敢臣周公也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凡蔣邢茅胙祭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伯禽之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而王之叔父也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伯禽始至國徐夷並起爲寇東郊不開將築城而徐夷擾之乃誓兵於費出兵攻之徐夷釋魯自救遂以其日築徐夷服費誓既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又曰甲戌我惟築所以出兵與築城同日者蓋欲徐夷釋魯自救不能爲板築之害耳治魯三年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易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之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魯公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弟煬公熙立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弒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弟獻公具立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濕立眞公三十三年卒弟武公敖立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愛戲欲立之仲山甫諫不聽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九年國人與兄括之子伯御弒懿公而立伯御伯御十一年宣王伐誅伯御而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于所問不犯所咨於是王命孝公於夷宮以爲侯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惠公元妃孟子無子其嬖子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惠公娶之生桓公四十六年惠公卒桓公以適子當立魯人爲其少奉隱公攝君事以待之隱公四年宋公爲衛州吁弒其君完而立州吁乞師以伐鄭公不許公子翬固請以師會之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不聽八年春鄭伯以太山之祊易許田釋太山而祀周公十年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謀伐宋公子翬先期往十一年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
諸公於桓公使賊弑公于蔿氏立桓公桓公二年宋督
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會諸侯于稷以成宋亂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
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齊大敗戎
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之班後鄭鄭
忽怒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八年公會齊侯
于濼遂與諸侯如齊夫人齊襄公之妹也未嫁而襄公
通之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亂不

聽齊侯復通焉公謫之以告四月丙子齊侯享公使公
子彭生乘公公卒于車魯人告于齊請以彭生除惡齊
人殺彭生子莊公同立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
送王姬以齊讎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二年十二月夫人
享齊侯于禚四年二月夫人享齊侯于祝丘冬公及齊
人狩于禚五年正月夫人如齊師七年春夫人會齊侯
于祊冬又會于穀八年公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
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脩德以
待時乎師還冬齊人弑襄公公子糾來奔九年春公及
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自莒先入八

月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齊人以兵脅我爲之
殺子糾于生竇將以管仲與齊施伯言于公曰管仲賢
者齊將用之非殺之也齊用管仲必爲魯患不如殺而
與之公不聽齊人卒相管仲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
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
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于長
勺大敗齊師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始及齊平二十
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一年夫人姜氏卒二十二年公
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不聽將納夫
人丹桓宮楹而刻其桷御孫諫不聽夏公如齊逆女秋
公至自齊公之嬖孟任夫人要公八月丁丑乃入大夫
宗婦覿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
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又不聽孟任之子曰
般圉人犖有罪殿鞭之公曰犖有力焉不如殺之未及
殺也公毋弟二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公疾
問後于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友曰臣以死奉般
公曰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君命命牙待于鍼巫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不然死且無後牙死
立叔孫氏三十二年八月公卒慶父使犖賊般季友奔
陳慶父奔齊齊人立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開是爲閔公
閔公元年及齊侯盟于落姑召季友于陳而復之冬齊
侯使仲孫湫來省難二年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慶
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亂作季友以莊公子申適邾
慶父奔莒哀姜孫于邾季友以申入立之是爲僖公以
賂求慶父于莒而殺之立孟孫氏齊桓公召哀姜殺之
于夷以其尸歸季友之生也桓公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其後爲季孫氏僖公元
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十七
年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乃免公齊桓公卒十八年宋襄公伐齊納孝公師救齊
不克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爲成風故公
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納須句子于秋及邾人
戰于升陘公小邾不爲備敗焉邾人獲公胄二十六年
春齊人侵我西鄙夏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詞焉齊
師還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
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晉文公伐曹衛楚人救之

公使公子買戍衛楚師敗公畏晉殺買以說夏公會諸侯于踐土冬復會諸侯于溫晉人爲衛元咺執衛侯歸之京師三十年使醫酖之不死臧孫辰言於公曰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酖衛君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君曷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公說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人聘於魯加諸侯一等三十一年晉人分曹地以畀諸侯予我濟西田三十二年十二月僖公卒魯自慶父之禍政事不舉僖公選賢任能脩兵革治牧圉新閟宮泮宮魯人善之季孫行父請於周侯史克頌之魯頌是也子文公興立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三年晉人懼其無禮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七年公子遂娶于莒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爲遂逆見之美而自取之遂將攻之公止之使遂舍之敖反之八年公孫敖奔莒從巳氏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舍魯甥也告于王將以王寵求其母于齊王使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幷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以單伯叔姬故如晉齊人釋單伯秋齊人侵我西鄙行父復訴于

晉晉侯會諸侯于扈將討齊取賂而還齊人歸子叔姬
齊侯謂諸侯無能爲也復伐我西鄙十六年春及齊平
公疾四不視朔使季孫行父盟齊侯不信使公子遂
納賂乃盟于鄄丘十七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八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十八年二月文公卒公娶于齊曰哀
姜生惡及視二如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公子遂且
屬其子故遂欲立之叔仲彭生不可遂請於齊齊侯許
之十月遂殺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彭生死之哀姜
歸于齊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
寶玉來奔公命與之邑季孫行父使出之竟宣公以
[illegible]
五年于齊元年會齊侯于平州賂之以濟西田四年
秋公朝于齊五年春公朝于齊齊爲高固止公以求叔
姬許之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晉人以公不朝止公
以賂免九年春公朝于齊十年春公朝于齊齊以我服
故歸濟西田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奔喪十五年初稅
畝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有寵於公將去三桓以張
公室十八年與公謀而聘于晉將以晉人去之冬公卒
子成公黑肱立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
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復命
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宣公季年不復

事齊將以楚師伐之莊王卒楚師不出成公元年爲齊
難故作丘甲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臧孫許如晉乞師
晉使郤克帥師伐齊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會晉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人
歸我汶陽田楚人以我用晉師故冬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我使仲孫蔑以賂求平于楚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蜀晉人惡之而不能禁四年夏公朝于晉晉侯
不敬歸將叛晉季孫行父曰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
于我諸侯聽而未可以貳乃止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自是諸侯貳于晉十年五月晉
侯黶卒公如晉弔晉人以公貳于楚止公使送葬諸侯
莫在魯人恥之十一年公請受盟晉人歸公叔孫僑如
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公將會晉師伐
鄭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辭以晉難待於壞隤申宮儆
備設守而後行故不及其戰晉既敗楚于鄢陵秋復會
諸侯于沙隨僑如賂郤犨使告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
勝者晉侯不見公公歸復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
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僑如復告郤犨曰季孟將叛晉若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
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于郠使子叔嬰齊請于晉晉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變知僑如之情乃許魯平而赦行父十月出僑如而盟
之僑如奔齊十八年晉悼公立公往朝焉八月成公卒
子襄公午立生三年矣襄公二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
夫于戚謀鄭蔑言於智罃請城虎牢以逼鄭晉人從之
鄭人乃成三年公朝于晉及晉侯盟于長樗五年十一
月季孫行父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
無重器備君子稱其忠九年冬公會諸侯伐鄭晉侯與
公燕于河上問公之年曰可冠矣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假鐘鼓焉十一年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三桓各有
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焉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十五年
夏齊侯伐我圍成城成郛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再
伐我叔孫豹以齊難告于晉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圍桃
高厚伐我圍防冬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秋齊師伐我
北鄙冬公會諸侯圍齊十九年春盟于虢柯晉人以我
故執邾子取邾田自漷水冬齊及晉平魯人懼城武城
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一年公如晉拜師及
邾田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紇欲立之訪于申豐
豐不可訪于臧紇紇立之仲孫速之子秩與羯也羯使
人謂公彌苟得立請讎臧氏仲孫速卒公彌立羯孟氏

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以甲自從季孫信之命攻臧氏臧紇奔邾乃立臧爲二十七年晉趙武楚屈建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朝于楚及漢楚康王卒遂行二十九年送葬而還及方城季氏取卞使公冶以書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疎也謂公冶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駕鵞賦式微乃歸晉侯使司馬侯來治杞田三十一年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六月公卒于楚宮立敬歸之子野九月于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禂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以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季孫宿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孫宿伐莒取鄆楚公子圍將戮魯使晉樂王鮒求貨于豹豹不與謂其人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若我以貨免魯必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晉趙武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固請諸楚而免之四年十一月叔孫豹卒初豹夢天壓己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予乃勝之宅日見其人未問其名以牛呼之曰唯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豹有疾牛讒其子孟殺之復讒其子仲遂之告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遂去其飲食豹以饑死牛立其子婼而相之五年正月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叔孫婼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夫禮所以守其國行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于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公室四分民食於它爲國君難將及身是之不恤而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將與諸侯落之使遠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晉人復治杞田以成與之十年七月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卒大蒐于比蒲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叔向聞之曰君有大喪而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明年夏公如晉以郠故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季氏之臣南

蒯意如不禮焉蒯謂公子慙吾出季氏而立子歸其室於公我以費爲公臣慙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小欲構季孫叔孫婼與意如皆三命小謂意如曰三命逾父兄其禮也意如使謂婼婼怒意如懼歸罪於小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三人謀季氏慙以告公從公於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慙還及郊亦奔齊十二年秋公會諸侯于平丘以鄆故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晉人辭公至河而復子服椒謂晉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以堪於晉荀吳害韓起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

安用之乃歸季孫十五年冬公如晉晉人猶以鄆故止公十六年夏公至自晉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季孫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日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婼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喜君矣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

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推而麾之遂取邾
師邾人憩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二十
四年春婼至自晉二十五年春有鸜鵒來巢師巳曰異
哉文成之世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
之巢遠哉悠悠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
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季公若卲昭伯臧昭伯與季
氏皆有怨公若獻弓於世子爲與之出射謀去季氏爲
告公弟公果公賁公果告臧孫臧孫以難告卲
孫卲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弗聽叔孫婼如闕九月戊戌遂伐
季氏意如登臺請待于沂上以察罪狀許請囚于費弗
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公
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曰入愿作弗可知也
君必悔之弗聽卲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師
徒以救季氏孟氏從之遂伐公徒子家羈曰諸臣僞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不敢不改公曰余
不忍也遂行孫于齊齊景公欲以千社待公公喜子家
羈曰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齊君無信不如早

之晉叔孫婼自闞歸責意如意如稽顙將納公婼如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歸而意如有異志婼齊於寢使祝宗祈死遂自殺二十六年春齊人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以齊師圍成二十七年秋諸侯之大夫會于扈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晉士鞅取貨於季孫不克納孟懿子陽虎伐鄆將逆公及鄆人戰敗之冬公如齊齊侯饗公使宰獻而請安子家羈以君出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子家羈請待命于竟弗聽晉人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居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羈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復如乾侯意如每歲歸公馬及從者之衣屨公執歸者賣之乃不復歸公使公衍獻龍輔于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請相與偕告公爲實後而母先告遂爲太子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意如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意如請從君而歸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請公歸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苟躁掩耳而走
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退謂意如君怒未
怠子姑歸祭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意如必與
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咎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
公卒于乾侯魯人立公弟宋是爲定公元年夏叔孫不
敢逆公之喪于乾侯意如使不敢召子家羈將用之羈
不見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意如使役如闞公
氏將溝焉又欲爲公惡訟問於榮駕鵞駕鵞不可乃止
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
墓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陽
虎將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
公山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九月陽虎囚季孫斯及
公父歜而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巳丑盟季孫于稷
門之內庚寅大詛公父歜奏遬皆奔齊六年春公爲晉
侵鄭陽虎將害季孟使不假道于衛衛人知虎之爲也
不問夏季孫斯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仲孫何忌往報
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
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西鄙陽虎使季孟帑軍齊師
齊師墮伏而待之公斂處父苦夷欲殺虎虎懼乃還不

敗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巳更孟氏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敛處父知之告孟孫
曰亂必及子先備諸乃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以季
孫期如蒲圃斯奔孟氏陽虎劫公與叔孫不敢伐孟氏
公敛處父以成人伐敗之陽虎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
出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四月得寶玉大弓六月伐陽
關陽虎奔齊齊巳而奔晉趙氏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
侯于夾谷孔丘相齊人使萊人以兵劫公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終事齊卒不能加命齊
人愧焉乃歸鄆讙龜陰之田十一年冬及鄭平自是始
叛晉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請墮三都春叔孫氏墮郈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丘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不可十二月公圍成弗克齊
人畏魯之用孔丘也以女樂來饋季孫斯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去魯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救晉叛昌
范中行氏十五年五月定公卒于哀公蔣立三桓每

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四年六月亳社災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子服何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與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辭焉乃免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孫斯欲伐邾饗大夫而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如何惡賢而逆之對曰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不樂而出秋公伐邾入之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邾大夫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請救於吳八年春吳伐我克武城東陽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屬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在魯也季氏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弗敢與也齊侯怒五月齊鮑牧伐我取驩及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秋及齊平齊

逆季姬以歸璧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九年春齊侯使
鬷師于吳吳子怒冬吳人來儆師將伐齊十年公會吳
子邾子郯子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十一年春齊國書
帥師伐我季氏之宰冉求勸季孫戰二子皆不欲彊而
後可孟孺子洩師右師冉求師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
師敗左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而遁夏公會吳伐
齊吳獲齊國書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以幣召之孔
子自衛歸魯季孫斯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
言其不可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十二月螽季孫斯問
之孔子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六月齊田恒弒其君壬孔丘告
于公請討之不聽孟孺子洩與成宰公孫叔有怨八月
孟孫卒成人奔喪弗納十五年成叛于齊冬及齊平子
服何如齊子貢爲介田恒曰寡君命常事君如事衛君子
貢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吳人如敵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
君得視衛君之事君則固所願也田恒病之乃歸成十
六年四月孔子卒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仲孫湫相

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靖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
十一年齊人責稽首秋公及齊侯盟于顧公子荊之母
嬖二十四年公將以爲夫人僖宗人讓夏獻其禮對曰
無之公曰立夫人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
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
國人始惡公聞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
之地季孫懼因太宰嚭納賂乃止二十五年六月公至
自越季孟逆于五梧郭重僕公以季孟燕靖爲祝惡郭
重曰何肥也斯曰請飲靖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
以不獲從君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
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越子
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七月盟于平陽三子
皆從季孫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四月季
孫斯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多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過孟
孫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不答公欲
以越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公卒於越案子貢言哀公不沒
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魯而史記稱哀公
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子悼公寧立三桓益彊魯

如小侯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元公嘉立二十一年卒子穆公顯立穆公以公儀子爲相子柳子思爲臣然不能用三十三年穆公卒子共公奮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屯立九年卒子景公匽立二十九年卒子平公叔立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子文公賈立二十三年卒子頃公讎立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爲家人卒于柯魯不祀

蘇子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下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詬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

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周公世家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周之同姓食采於召文王起於岐周而
南方江漢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
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國百里召公之治諸侯甚得民
和親聽男女之訟止於甘棠之下以決事及召公沒而
民思之愛其甘棠不忍伐也故召南有甘棠行露之詩
武王克商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爲周太保西旅獻獒召
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武王崩管蔡以殷叛周公東伐召
公與太公開成王明周公無罪成王乃逆周公於東及
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淸位成而周公至召公作誥以戒成王周公亦作洛誥而歸政焉成王既洛政二公爲左右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詩周南召南以二公爲名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以此知周南爲周人之詩召南爲諸侯之詩周公治內而召公治外無疑也及成王之世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顧之故公羊言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按書周公悉殷頑民遷于洛邑君陳畢公繼之而召公亦稱伯相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然則二公在文王世分治內外在成王世分掌東西其書各異也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公作書諭之名之曰君奭召公復爲公劉洞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周公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立康王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爲召公世世輔周與周

公比其顯者召虎佐周宣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世惠侯卒子僖侯立是歲周宣王卽位僖侯三十六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春秋魯莊公之十九年當燕莊公之十六年是歲衛卽燕師伐周立王子頹明年鄭伯執燕仲父諸儒皆言立子頹者南燕姞姓南燕近衛于事爲信而太史公以爲北燕姬姓按春秋書姬姓之燕皆曰北燕則獨書燕者謂南燕也二十七年山戎病燕齊桓公爲燕伐山戎歸燕侯地使燕脩召公之法共貢天子莊公三十三年

卒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簡公款立史記簡公作惠公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六年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燕人奉悼公以爲國悼公雖立而未改元九年冬齊景公以兵納簡公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正月齊師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盟于濡上不克納而還悼公於是改稱元年六年齊高偃帥師納簡公于陽史記惠公在齊四年齊人納之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蓋失之矣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反齊納簡公而不入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即位改元耳至悼公六年齊高偃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九年至燕而死之說乎太史公之爲人麤而不詳其于詩書春秋皆未嘗究其本末又篤信戰國雜說意欲立異自成一家而輕失實之謬孔子敘詩書皆因古文而略發明之豈求異哉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平公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公十五年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時三晉始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來說請與趙從親文公與之車馬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帛使至趙趙肅侯聽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
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
王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趙
入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我喪伐取十城蘇秦爲燕說
齊復得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遍文公夫人懼誅乃
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十二年卒子噲立齊
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
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王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
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伯燕王曰何故對曰
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
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
如以國讓子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
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
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于天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啓與
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實令啓自取
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屬
于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
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

年國大亂民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弊邑雖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心齊王因令章子將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即位收破燕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使蘇代事齊爲間使樂毅交結諸侯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莒即墨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郤及即位疑

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敗燕騎劫
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
史記趙惠文王二十八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是年卽燕武成王之元年而燕世家不言疑故錄之于此韓魏楚共伐燕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四年武
成王卒子孝王立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雖辟陋少文恐不至此蓋譜系脫謬耳案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史記以爲惠公則其餘失實者可知也孝王三年
卒子王喜立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
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
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
也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
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
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
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往往無成功至鄴之以足
將渠泣曰臣非自爲乃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
將破栗腹于鄗使樂乘將破卿秦於代廉頗逐燕軍五
百餘里圍其國樂間奔趙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
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圍去六年秦滅
東西周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是時趙

數困于秦而廉頗以讒夫龐煖爲將燕欲因趙弊攻之
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遂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
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
歸燕二十五年秦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
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
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
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
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蘇子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
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
棄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
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
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
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
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
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
於辟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
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
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

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蔡叔曹叔世家第五

蔡叔度者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武王既
克殷紂平天下封昆弟而伯邑考前卒無後於是封叔
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封叔旦於魯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
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崩成王
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疑周公不利成王管
叔蔡叔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而以殷故
地封康叔爲衛君封季載于冉康叔冉季皆有馴行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公以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以爲已卿士言於成王復封之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世周厲王失國弁隧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立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室東徙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二年共侯卒子戴侯立十年戴侯卒子宣侯考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五年公會鄭伯于鄧以謀楚楚於是始大八年師及衛人從王伐鄭敗我及衛射王中肩九年殺陳佗而立陳厲公二十年桓侯卒國人召桓侯之弟獻舞于陳而立之是爲哀侯哀侯與息侯皆娶于陳息嬀過蔡哀侯不爲禮息侯怨謂楚子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十一年楚敗我師于莘以哀侯歸哀侯怨息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而納息嬀生堵敖及成王不言十五年楚子爲息嬀故伐我以說哀侯留楚九年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爲穆侯穆侯女弟爲齊桓夫人十八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禁之不止怒而歸之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嫁之十九年齊侯以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一
年諸侯伐鄭楚子圍許以救鄭冬公以許僖公見楚子
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禮而復
之二十九年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三十三年晉趙盾
合諸侯于新城公不會三十四年晉郤缺帥師伐我爲
城下之盟而還莊侯卒子文侯申立二十年文侯卒子
景侯固立三年楚公子嬰齊以諸侯之師侵魯及衛彭
名御戎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公弱皆强冠之盟于
蟗蔡許乘楚車故不列於會七年晉欒書侵我楚公子
申以申息之師來救晉不戰而還九年晉欒書復侵我
初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畏楚不能行而
卒楚人使蔡無常三十九年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
國人殺之其弟履奔楚四十六年公孫歸生會晉趙武
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四十七年以宋之盟故
公朝于晉過鄭不敬鄭子產曰蔡君必不免初太子般
娶于楚公通焉四十九年般弒景公而自立是爲靈侯
二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十二年四月楚子
誘靈侯殺之于申使公子棄疾帥師圍我十一月滅蔡
執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使棄疾爲蔡公蔡滅之二
年蔡之遺臣朝吳與觀從矯棄疾之命召楚亡公子比

公子黑肱而納之楚靈王死棄疾殺比黑肱而自立復
封陳蔡立隱太子有之子廬是爲平侯十月葬靈公朝
吳有寵于楚君費無極害之三年讒之蔡大夫大夫逐
之奔鄭八年平侯卒子朱立侯朱元年三月葬平侯朱
失位在卑魯叔孫婼聞之曰必不終平侯之弟曰東國
費無極取貨焉謂蔡人曰朱不用命君王將立東國蔡
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侯申立十年朝于楚爲兩
年朝于楚六月卒于楚弟昭侯申立十年朝于楚爲兩
佩兩裘以其一獻昭王而已服其一楚令尹囊瓦欲之
弗與止之三年獻之乃得歸及漢沈玉而誓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子元與大夫之子爲
質而請伐楚十三年晉爲我合諸侯于召陵以謀楚晉
荀寅求貨弗得而止沈子不會晉命我伐之遂滅沈楚
以沈故圍我昭侯以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于吳爲
我伐楚入郢二十五年春楚子以諸侯之師圍我蔡人
男女辨以聽命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于是請遷于吳
既而悔之二十六年吳洩庸來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殺
公子駟以說乃遷于州來二十八年公將如吳諸大夫
恐其復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國人殺
翩及公孫姓公孫霍而逐公孫辰子成侯朔立十三年

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十五年聲侯卒子
元侯立六年元侯卒子侯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遂
絕祀

蘇子曰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于蒼
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于亂彼以小人
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
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
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
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
然而況于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曹叔振鐸與成叔武霍叔處皆就封不得爲王官叔振
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
侯立宮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
十三年周厲王奔彘三十年夷伯卒弟幽伯强立幽伯
九年弟蘇弒幽伯代立是爲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立
三歲矣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十年周幽
王爲犬戎所殺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弒
之代立是爲繆公繆公三十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
三十五年魯隱公立五十四年桓公有疾使世子射姑
朝魯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莊公

卒世子羈不能自立奔陳國人立赤是爲僖公九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十六年晉公子重耳自齊來公不禮焉薄而觀其駢脅僖負羈之妻謂其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皆賢若反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必誅無禮子盍蚤自貳乃具盤飧寘璧以饋重耳受飧反璧十七年重耳自秦入晉二十一年晉侯來討執公以畀宋人令軍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以報冬晉侯有疾共公之豎侯獳貨筮史使以曹爲解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義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晉侯說歸其公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二年公朝于魯六年夏公朝于魯冬齊侯伐我入邾討朝魯故十年宋武穆之族來奔請師以伐宋秋宋師圍我二十三年文公卒子宣公盧立十七年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公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冬葬宣公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欣時反而置其邑三年晉侯以諸侯來討執公歸于京師將見欣時而立之欣時逃奔宋曹人告于晉請歸公而反欣時晉侯許之欣時反成公歸二十

二年衛石買孫蒯伐我取重丘愬之于晉二十三年夏晉人爲我執石買孫蒯冬公會諸侯圍齊卒于師子武公滕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四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九年公朝于宋宋人囚之國人立其弟野是爲聲公年表作悼公襄公悼公死于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四年靖公卒子伯陽立初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鷴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說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十四年宋人伐我築五邑于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晉人不救十五年宋公復伐我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訴之不行師待之宋公怒命反之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遂滅曹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于周之故其言文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邢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太伯之後爲吳叔虞之後爲晉叔封之後爲蔡叔旦之後爲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衛叔振鐸之後爲曹叔虞之後爲晉今皆有世家處
伸五世爲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虛其
後爲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虢仲爲西虢
晉獻公所滅虢叔爲東虢鄭所滅（鄭莊公曰制嚴邑也于虎牢也）邾魯莊公八年降齊爲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邾伯
奔魯霍爲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爲三公在周有毛
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
滅畢公高事成王爲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爲魏原在周
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跪尋原伯魯原壽過韓
晉王之世爲諸侯伯詩人爲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
作板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卬召旻之詩邢嘗爲狄所伐
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爲衛文公所滅祭在
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爲周司空郇侯
爲諸侯伯（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與郜雍鄷邘應蔣茅胙其後皆
不見）
蘇子曰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以德
爾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
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
皆因大國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
無德而求諸侯國未可亡而身死之曹伯陽宋王偃國

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
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樂天之
功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杞世家第六

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舜爲庶人娶堯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姓嬀氏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也封其子嬀滿於陳太昊之虛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黼黻氏之貢使奉舜祀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之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立當周厲王時愼公卒子幽公寧立十二年周厲王奔彘二十三年厲公卒子釐公孝立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十五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公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
平公燬又立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二十三年平公卒
子文公圉立十年文公卒子桓公鮑立二十三年魯隱
公初立二十七年鄭莊公使來請成公不許公子佗曰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二十八
年鄭伯來侵大獲而歸三十八年正月桓公卒佗殺太
子免而自立佗文公之子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
故以甲戌己丑再赴于諸侯桓公之子躍蔡出也明年
八月蔡人爲之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生子完七
年厲公卒弟莊公林立七年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史記

文公娶蔡女生佗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太子免而立
佗是爲厲公七年而太子免之弟躍林杵臼使蔡人誘
厲公殺之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立五月死明年莊公
林立今按左傳佗即五父而非蔡出也蔡出乃厲公躍
耳蔡人爲躍殺佗在桓公卒之明年而躍卒在莊公之七
年皆見于春秋不知太史公何從得此皆不足信也

十四年齊桓公始伯會諸侯於鄄始進陳敘衛上宣公
之太子曰禦寇嬖子曰款愛款將立之二十一年殺禦
寇而立款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完留齊爲田氏顓孫自
齊奔魯三十七年齊桓公以諸侯伐楚至召陵還將道
陳鄭之間陳轅濤塗患之與鄭申侯謀請出東道申侯
反之於齊桓公怒執濤塗使魯人江人黃人伐我冬諸
侯復伐我我請成齊歸濤塗四十五年宣公卒子穆公

款立七年宋襄公將求諸侯而虐邾儆公告于諸侯請脩好焉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十一年楚成得臣伐我取焦夷城頓十三年楚得臣復圍我以納頓子十六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濮盟諸侯于踐土公背楚如會不及六月穆公卒子共公朔立晉文公之季年衛成公不朝而使孔達侵鄭六年晉襄公伐衛衛人來告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使孔達伐晉七年公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魯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求好于我十一年使李孫行父來聘十四年夏楚侵我克壺丘秋楚公子朱復伐我敗之獲其公子茂陳人懼及楚平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靈公受盟于晉自是晉楚爭陳兵交于國十三年周使單襄公聘于楚假道于我火朝覿矣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饘粥不致饑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君臣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夏姬者鄭穆公之女而陳大夫御叔之妻徵舒之母也
十五年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公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國人立
世子午是爲成公元年正月公會楚子鄭伯于辰陵始
服于楚十月楚子伐我謂陳人無動吾將有討于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成公奔晉楚申叔時曰以
義討徵舒而以貪縣陳其若諸侯何楚子感其言乃復
封陳而納寧行父焉（史記靈公死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太子未嘗奔晉徵舒二年宋本皆爲君也蓋楚入陳然後陳侯出奔晉耳）二年宋
人爲晉伐我衛人來救二十七年晉悼公復伯楚公子
壬夫爲令尹侵欲于小國二十九年晉悼公會諸侯盟
于雞澤公使袁僑如會及諸侯之大夫盟楚司馬何忌
侵我三十年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人將伐我聞喪而
止陳不聽命楚人使頓侵我我圍頓元年楚人討陳叛
故殺壬夫而用公子貞晉范匄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
往乎遂以諸侯成陳楚再來伐三年晉侯以諸侯來救
公會之于鄢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公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
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公懼逃歸遂及楚平

十六年蔡公子燮將以蔡之晉蔡人殺之慶虎慶寅畏
公子黃之偪也訴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詐
黃奔楚呼于國曰慶氏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
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十九年公朝于楚黃憖二慶于楚
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公
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
虎慶寅楚人納黃二十年公會楚子蔡侯伐鄭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鄭人怨焉二十一年夏鄭公子喜公孫僑
伐我宵突陳城而入公扶太子偃師奔墓使司馬桓子
路以宗器公免擁社國人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鄭師
還冬鄭公孫夏復伐我乃與鄭成二十三年晉趙武楚
屈建盟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晉楚之從始交相見衷
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子留下妃生子勝
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公有廢疾三十
五年招過殺太子偃師而立留公縊而卒于徵師赴于
楚公子勝恕之于楚靈王執徵師殺之留奔鄭招歸
罪于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奉偃師之子吳來伐
遂滅陳放招于越殺孔奐哀公之嬖袁克殺馬毀玉以
葬楚子以穿封戌爲陳公晉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
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後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明年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曰何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如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陳滅之五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代立欲和諸侯立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爲偃師之子吳爲陳侯而歸之是爲惠公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救災君子知其先亡史記惠公以陳滅之明年爲元年今以惠公反國爲元年爲得其正

十一年夏蠆帥師從楚人北吳于雞父吳敗我師獲夏蠆二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元年吳入郢使來召公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公從之四年吳復召公公恐如吳吳以前怒留之

因卒于吳國人立公子子越是爲潛公八年吳王夫差
克越伐我以修先君之怨十年孔子在陳十三年吳復
伐我楚昭王來救師于城父卒于師乃及吳平十六年
楚人伐我十七年楚復伐我吳季子來救二十二年楚
伐吳公使公孫貞子如吳弔焉及良而卒尸入將命二
十三年楚白公勝作亂不克而死我以其間侵楚二十
四年楚公孫朝帥師來伐遂滅陳

子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其爲國
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產曰子爲國愼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子產以區區之鄭立于晉楚之間敬而不墜
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若陳蔡許顛沛隕越之
不暇卒先鄭以滅善哉鄭渾罕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作立
賦鑄刑書皆廢法以便事故曰無法夫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
暴無法則不能字人民將不懷大國不予不折必什民
不予將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爲亡之先後也

杞東樓公者夏禹之苗裔也周武王封之于杞以奉夏
后氏之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
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
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

德公立（世本作惠公）德公生二子曰成公桓公德公十八年
卒子成公立成公十八年卒弟桓公立（德公生成公桓公此據世本春
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成公也史記無成公失之）自桓公以上杞之朝會載
于春秋而其君之卒葬不錄其世不可詳也當魯隱桓
之世杞君稱侯莊僖之間杞君稱伯僖公末年杞君稱
子文成以來乃復稱伯蓋近于東夷雜用夷禮用夏則
進之用夷則退之魯僖公之十四年齊桓公帥師城緣
陵遷杞以避淮夷之亂考其年疑成公之世也自桓以
來乃頗可考桓公六十三年朝于魯魯成公歸自晉言
晉悼公之政桓公說驟胡于晉而請爲昏自是諸侯之
會盟未嘗不與桓公七十年卒子孝公句立孝公十七
年卒子文公益姑立晉平公杞出也文公六年晉荀盈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諸侯皆不說鄭子太叔曰晉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晉司馬
侯如魯治杞之侵地侯知諸侯之怨不盡歸也晉悼夫
人愬之平公平公亦不之詰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
釐立平公二年晉人復治杞田魯以成與之十八年卒
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會諸侯于召陵卒于會子隱
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弒隱公而自立是爲僖公僖公
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六年公弟閼路弒湣公

而自立是爲哀公哀公十年卒湣公子欶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元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伐滅杞昔堯命羲和舜命九官四岳皆當世有大功子孫不廢禹之後爲夏于周爲杞契爲商于周爲宋稷爲周皐陶爲英六益爲秦四岳爲齊許申羲和爲楚六人皆有世家惟英六微弱無譜而垂夷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如滕許邾莒薛唐隨之類其事班班見于春秋而世次不傳不可得而錄也

蘇子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將會諸侯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康叔封者周武王之少弟也武王既克殷紂以殷餘民
封紂子武庚祿父奉其先祀武庚未集恐其有異志乃
以管叔蔡叔監殷以和其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以冢
宰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伐誅之
以殷之故地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之間分之以大路
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
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疆自武父之南及圃田之北竟
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
東蒐賜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酒誥梓材啓以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疆以周索衛國既治復入周爲司寇康叔卒子康伯牟立左傳楚靈王所謂王孫牟也世本作髦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庚伯立庚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今按書成王之世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爲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以召公爲召伯而非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爲方伯故但以爵稱非以賂故得侯也頃侯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世子共伯餘蚤死立其弟和是爲武公史記和有寵于釐侯釐侯多予之賂和以賂上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案毛詩柏舟之敘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初無篡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故疑而不錄也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爲平王三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髦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不失誦於是作抑戒追刺厲王以自儆五十五年卒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子莊公楊立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完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二十三年莊公卒子桓公完立石碏請老十三年鄭太叔段作亂不克其子滑來奔爲之伐鄭取廩延冬鄭人伐我十六年二月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脩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是時宋公子馮奔鄭鄭人將納之乃使公孫文仲與陳蔡伐鄭民苦于用兵作擊鼓之詩州吁使石厚問其父碏求所以自安碏曰朝陳使求覲于王可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皆殺之召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職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洩夷姜縊宣姜與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壽飲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乃我也此何罪又殺之二子死朔爲世子十九年宣公卒子惠公朔立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逐之立黔牟惠公奔齊黔牟立八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宋陳蔡來納惠公明年春王人子突來救不勝者
惠公復入放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右公子惠
初立至是十三年矣二十五年王子頹來奔師及燕師
伐周立子頹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二年齊
公以王命討立子頹師及齊師戰敗賂之乃還九年
伐我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公使石祁子甯莊子守渠孔
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敗于滎
澤公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石祁子甯莊子夜與國人出
狄人衛又敗我河上惠公之少也公子頑烝于宣姜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其遺民宵涉河男女七百三
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申以廬于曹
齊桓公使公子無虧以兵戍之遺之祭服乘馬牛羊雞
犬戴公未逾年卒立其弟文公燬初惠公以讒殺二兄
國人不附及狄之禍國人思復立急壽之後而急壽皆
無子黔牟及頑皆忌壽之弟也故立其子二年齊桓公
帥諸侯城楚丘自曹遷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十三年狄侵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

過我公不爲禮十七年齊桓公卒十八年邢人狄人侵
我圍菟圃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
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十九年衛大旱
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遂伐邢師
興而雨二十年齊狄盟于邢爲邢謀我二十一年狄侵
我二十五年正月伐邢使禮至兄弟亡入邢事其大夫
國子衛師至國子逆城禮至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五
月文公卒子成公鄭立二年正月晉文公將侵曹假道
于我弗許遂伐我取五鹿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公以

說晉厲公出居襄牛晉人分我田以畀宋人四月晉文公
救楚師于城濮公懼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國或訴元咺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
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歸公甯武子與國人盟以
安衆公不信武叔先期而入公子歜犬華仲前驅叔武
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
也枕之股而哭之命殺歜犬元咺奔晉冬會于溫公與
元咺訟不勝晉人執公歸于京師而歸元咺于衛咺立
公子瑕五年晉人使醫衍酖公不死魯爲我請晉人歸
公公殺元咺及瑕而後入六年狄圍我遷于帝丘以避

之七年侵狄及狄盟晉文公之季年公不朝九年晉襄
公伐我公與陳共公謀使孔達伐晉十年陳爲我求成
于晉執孔達以說十二年晉人歸孔達公如晉拜十六
年晉人歸我匡戚之田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遂立
三年孔達及晉原穀宋華椒曹人共盟于清丘曰恤病
討貳陳貳于楚宋以盟故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
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四年晉人來討五年殺孔達
以說十一年四月孫良夫甯相帥師及齊戰敗于新築乞師
于晉六月及晉魯敗齊侯于鞌八月穆公卒
子定公臧立五年孫林父出奔晉十二年春公如晉晉
侯將見孫林父公不許公歸晉侯使郤犨見之公欲辭
定姜曰不許必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公見而復之
秋公有疾使孔成子寗惠子立敬姒之子衎爲太子十
月定公卒于獻公衎立不哀定姜既哭而息不內酌飲
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烏乎
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鯙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
元年楚侵我二年公爲晉伐鄭自是與楚鄭爲怨十八
年四月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日肝不召而射鴻于囿二
子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子如戚孫蒯入
使公飲之酒使工歌巧言之卒章蒯懼以告林父林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君忌我矣不先必及公知之使子蟜子伯子皮與林父盟林父皆殺之已未公如鄄使子行于林父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國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是爲殤公公弟子展子鮮從公齊人以鄟寘公會人使厚成叔弔于衛歸告臧紇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魯人又使臧紇唁公公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曰衛君必入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侯問衛故于中行偃對曰衛有君矣不如因而定之推亡固存不亦可乎冬諸侯會于戚以定衛殤公六年甯殖病將死告其子喜使納獻公喜許諾十一年秋晉侯使魏舒宛淺逆獻公于齊使衛與之夷儀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儀聞之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故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甯喜亦畏公之不信也使告曰必子鮮在公以命鱄鱄辭敬姒强之公使謂甯喜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

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喜以父命告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不已必死喜曰子鮮在穀
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喜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林父
在戚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攻孫氏殺孫襄辛卯弒殤
公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奔晉甲午獻公入大夫逆于
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
之而已公怨太叔儀使讓之儀欲亡公止之使殖綽攻
戚殺晉戊三百人林父訴之晉夏晉趙武合諸侯之大
夫于戚以討衛疆戚田公往會之晉人執公及甯喜秋
齊侯鄭伯爲公故如晉晉人許之冬納女于晉乃釋公
史記言獻公入與殤公之死甯喜爲疎謬其言曰殤公十
二年孫甯爭政公使甯子攻孫氏孫林父舍晉詗納獻
公及甯子而執之其說不根今以左氏爲正獻公後元
年公患甯喜之專也使公孫免餘攻而殺之及右宰穀
公弟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遂出奔晉公止之不可託於木門不嚮衛國而
坐終身不仕公使免餘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賛大
事君其命之乃以儀爲卿二年討甯氏之黨石惡奔晉
三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吳季札過衛說蘧瑗史狗史
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九年

八月襄公卒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有
廢疾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狗
相之史朝夢與成子協既而婤姶生子名之曰元乃立
之是爲靈公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
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宣姜懼而欲爲亂十三年秋豹喜圃朝作亂公
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人伏甲殺之公聞亂如死鳥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氏之宰不與謀殺渠子
而伐齊氏滅之公與北宮喜盟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
晉殺宣姜二十九年公會諸侯于召陵諸侯將長蔡于
衛公使祝鮀私于周苌弘曰康叔以賢用于周爲司寇
而蔡叔以罪廢其子胡帥德改行僅乃得封先王尚德
之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舍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鑛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
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
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
公康叔相爲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是時晉失諸侯齊鄭叛之三十二年齊侯鄭伯盟于鹹公欲叛晉諸大夫不可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乃盟于瑣三十三年晉師救魯還過我將盟公于鄟澤趙鞅曰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公手及捥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語之詬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緤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大夫又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我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戰賈曰然則叛之病而後質何遲之有遂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侵我魯人侵我三十四年齊侯伐晉次于五氏晉車千乘在中牟公將會齊卜過之龜焦公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之必敗乃伐齊師敗之齊侯
致禚媚杏于衛三十八年孔子自魯來祿之如魯大夫
南子有寵于公公叔戌欲去其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
亂三十九年公叔戌北宮結出奔魯趙陽出奔宋南子
宋女也故與宋朝通公爲之召朝太子蒯聵如齊過宋
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
其臣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則殺之太子見夫
人三顧速不進夫人覺之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
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太子蒯聵之出
也郢公謂子郢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
其改圖四十二年四月靈公卒夫人命立子郢曰若今
也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爲出公六月晉趙鞅
納蒯聵于戚出公元年石曼姑及齊國夏帥師圍戚八
年孔子自陳來九年孔子歸魯十年公會魯侯吳子于
鄫我嘗殺吳行人且姚及會吳人藩公之舍魯人使子
貢見太宰嚭而辭焉嚭說乃舍公公歸而效夷言公孫
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之而又說其言從之
固矣孔圉之妻太子蒯聵之姊也生悝而圉卒其豎渾
良夫通焉孔姬使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
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使請於伯姬伯姬許之十

三年良夫與太子入迫孔悝而强盟之召獲駕乘車奉出公奔魯季路死之孔悝立蒯聵是爲莊公左傳衛出公十五年凡十三年而史記魯哀公三年其出在魯哀公十五年凡十三年而史記衛出公自立至出止十二年左傳莊公元年在魯哀十六年死在十七年凡二年而史記莊公元年皆失之也莊公居外久怨諸大夫莫逆欲盡去之元年子還成孔悝奔宋公以上夢嬖人卜人求酒于太叔遺弗得告公而逐之大叔遺奔晉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若不才器可得也豎告太子疾疾使良夫五人與豭從已劫公而强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二年公成虎帳于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乘衰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齎以退數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來告曰君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公辭以難太子又使椉之憂趙鞅圍衛齊人來救趙鞅還冬趙鞅復伐我入郭國人出公而與晉平晉人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公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翦之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故圃因匠氏攻公公踰城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六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已

氏已氏之妻髮美公嘗髡之以爲呂姜髢故已氏殺公
國人復殷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我執殷師立公子
起而還君起元年夏石圃逐起出公自齊歸逐石圃而
復石雕與大叔遺出公初立十三年而亡亡三年復入
出公入而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又使侍人納公文要
之車于池公之夫人夏戊之女也其弟期爲司徒夫人
寵衰期得罪褚師比有足疾轝而登席公怒欲斷其足
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彌復入之七
年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
奉彌以攻公公適城鉏使如越請師八年魯叔孫舒宋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AW LIBRARY

衆伐越皐如后庸來納公公孫彌牟將納之公文要曰
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師侵外州大
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而焚之公孫彌牟致
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
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國人立靈公之子黜是
爲悼公以城鉏與越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于夫人
者報之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于越而以衆取
之公怒殺期甥之爲太子者遂死于越悼公之世晉知
伯將伐我獻野馬四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牟有憂

色公曰何故對曰野馬四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若其圖之公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我至境而反曰衛有賢者知吾謀矣已而又欲來襲我使其太子亡奔衛彌牟又曰太子顏知伯之愛子也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也使人逆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知伯乃止悼公十八年卒左傳出公復入之八年悼公立其事甚詳而史記出公復入二十一年卒事既失實不可復信今但取其年以定悼公之年而已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事之昭公六年公子亹弒公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公代立是爲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世本速作逝是時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爲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八年平侯卒子嗣君立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嗣君雖益削小然好術而脩政衛人稱之衛有賢者胥靡逃之魏贖之百金魏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敎化喻于民三百之城足爲治民無廉恥雖十左氏何以用之嗣君立凡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魏壻也故魏人立之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置東郡徙衛野王以濮陽益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九年秦幷天下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蘇子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急子壽子爭相爲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爲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急壽勇于義惜其不爲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爲廉矣未得爲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友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邪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耳蒯聵得罪于父生不養死不喪然于其入也春秋書曰

晉趙鞅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啓者殷帝乙之元子而紂之庶兄也其父師曰箕子少師曰比干皆殷宗室賢者也箕子知微子之賢言於帝乙欲立以爲世子帝乙不從及紂爲天子以淫虐錯天命三人知殷將亡而微子箕子以嫌故不敢諫微子欲逃于野以避紂謀于二師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以爲不可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今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躋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於是微子以祭器奔周箕子佯狂爲奴紂遂囚之比干于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宿怨乃獨極諫紂怒剖其心觀之史記箕子曰爲人臣不諫而去是彰君之惡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罪乃直言諫紂而死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行然則三人者各以其意行而未見義之所以當異也且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其先後之次如此今乃錯其先後非舊說也蓋三人之不同由其所處者異故也微子以兄之嫌箕子以立微子之怨其勢不可復諫雖諫必不用微子欲全其先祀故去之歸周箕子去無益于殷而不忍棄其宗國故囚比干宗室大臣而無嫌者也若不以死諫則是苟免矣此三子之志而孔子所以皆稱其仁也故武王伐殷數紂之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囚奴正士爲此三人發也及武王克殷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與箕子歸周而訪洪範箕子爲武王陳彝倫之敘武王封之朝鮮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宗廟宮室盡爲禾黍作麥秀之詩殷民聞之爲之涕泣武王崩武庚及三監叛周周公以王命伐而誅之患殷之遺民懷舊思亂乃分殷之故國封邶鄘衛而更封微子于宋宋亦殷之先君相土之舊封也於是微子以上公奉殷祀行其正朔禮樂以客事周周人敬之爲作有客之頌微子卒世子早死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微者微子在殷所食采也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叔之子稱康伯蔡叔之子稱蔡仲爾古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爲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爲微子之弟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
孫腯而立衍以衍況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
賢仲明其爲微仲之弟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
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
弗父何次子鮒祀鮒祀煬公欲立兄弗父何弗父何
不受乃自立爲厲公孟僖子言孔子之先曰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厲公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奔彘二十八年釐
公卒子惠公覵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
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十
一世禮樂廢缺其大夫正考父求商頌于周太師得十
二篇歸以祀其先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
殺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
宣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宣公之子曰與夷公弟曰和
公將死以國讓和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穆公疾召大司
馬孔父使立與夷以稱先君之意孔父願奉子馮公不
可使馮出居于鄭以辟與夷與夷立是爲殤公元年以
馮故與陳蔡衛伐鄭公立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孔
父爲司馬華督爲太宰孔父之妻美督見而說之將爲
亂先宣言于國以亟戰歸罪于司馬遂殺孔父而取其
妻公怒督懼遂弒公逆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會侯齊侯陳侯鄭伯會于稷以謀我以賂免九年鄭莊

公卒其子突宋雍氏出也雍氏有寵于公公爲之執突及祭仲以求賂與之盟而納之突入而賂不至怨焉十一年魯桓公將平我于鄭不許故魯師鄭師伐我十二年魯侯紀侯鄭伯復伐我以齊衛燕之師禦之敗績十三年以齊蔡衛陳之師入鄭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鄭伯突出奔蔡公會諸侯伐鄭將納突不克十八年莊公卒史記莊公凡十九年蓋以殤公卒之年爲元年也然史記亦以執鄭祭仲爲九年則進退皆非當以十八年爲正也子湣公捷立七年齊桓公初立八年六月及齊師侵魯魯敗我師于乘丘獲南宮萬九年秋大水魯來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魯臧文仲聞之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既而問之公子御說之詞也臧孫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魯人歸南宮萬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弗敬子矣萬病之十年秋遂弒湣公于蒙澤殺仇牧華督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公子御說是爲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之二國歸之至皆醢之桓公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既盟而背齊二

年齊人陳人曹人來伐冬公會諸侯于鄄復與齊平二
十年齊侯爲鄭謀楚求會于諸侯公請先見及齊侯遇
于梁丘二十九年公疾病太子茲父請曰目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目夷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
不順走而退三十年桓公卒茲父立是爲襄公未葬而
會諸侯于葵丘使目夷爲左師以聽政是以宋治七年
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我周內史
叔興來聘公問焉曰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八年齊桓公卒桓公始與管仲屬公子昭于襄公至是
五公子爭立昭來奔九年公及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立

戰而還十年二月執滕子嬰齊六月公及曹人邾人盟
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文公執鄫子用之次且
之社欲以屬東夷目夷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
人乎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
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
乎得死爲幸秋圍曹目夷曰文王伐崇三旬而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釁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
伐人盍姑內省德乎十二年公將爲鹿上之盟求諸侯
于楚楚人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秋會于鹿上楚人執公以伐我冬諸侯會于薄以

釋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鄭楚人救鄭公將戰目夷諫
不聽冬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濟目夷
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
陳而後擊之我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
公不悔曰我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晉公子重耳過
我公既敗于楚欲厚于晉贈之以馬二十乘十四年襄
公卒于成公王臣立元年及楚平公如楚晉文公立三
年遂叛楚即晉楚令尹成得臣伐我圍緡四年楚子及
諸侯圍我使公孫固告急于晉五年晉侯伐曹衛以救
我并我曹衛之田敗楚師于城濮十一年成公卒子昭
公卉曰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帥
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卬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公亦不禮焉元年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去公之黨殺孔叔公孫鍾離及司
馬卬司城蕩意諸出奔魯三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
伐我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乃逆而道之
以田孟諸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
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
畏撲公僕以狥四年蕩意諸歸自魯七年高哀出奔魯
高哀者蕭之封人也自蕭爲卿以公爲不義而亡公既

失衆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襄夫人欲通之不可乃助之施九年國人奉鮑以因夫人夫人使公田孟諸將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從公曰盍適諸侯公不可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十一月夫人使甸人弒公意諸死之國人立鮑是爲文公元年晉人以諸侯來討聞公既定乃還二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毋弟須以作亂公殺須及昭公子而出武穆之族三年楚子鄭人侵我我伐鄭四年鄭公子歸生以楚令伐我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及

怒而入鄭師師大敗鄭人囚華元樂呂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乃歸武穆之族以曹師伐我五年圍曹十四年華椒會晉原穀衛孔達曹人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我以盟故伐之衛人救陳十五年楚人伐我十六年楚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我以孟諸之役惡舟執而殺之九月楚子圍我十七年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來告曰無降楚楚人得之厚賂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致其君命晉救不至楚人築室反耕國人懼華元夜入楚師登其司馬側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敝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側懼與之盟而告莊王退三十里而盟華元質焉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樂呂以爲不臣七年晉人使楚公子鍾儀求成于楚楚人許之華元善于楚令尹嬰齊又善于晉欒書九年元聘于晉欒書楚合二國之成十年五月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十三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曰彼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友懼桓氏之無後于宋也追之及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桓氏之五官出舍于睢上華元止之不可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三年夏楚子鄭伯侵我納魚石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國人患之西鉏吾曰非吾患也使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矣不然收吾憎以賛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

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
攜吳晉吾庸多矣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四年晉人以
諸侯圍彭城降之以五大夫歸寘諸瓠丘九年樂轡以
弓梏華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逐
之弱奔曾司城樂喜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
孰大焉亦逐樂轡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喜
善之如初十二年大火大十三年公會諸侯于相晉人以
諸侯滅偪陽將以封向戌戌不敢受乃以予我二十年
華閱卒其弟臣殺其宰華吳公將逐臣向戌曰臣亦卿
也大臣不順不如蓋之從之向戌爲短策過華臣之門

必聘十一月國人逐瘈狗入于華臣氏臣懼奔陳皇國
父爲公築臺妨于農收樂喜請竣農隙公不許築者謳
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喜聞之親
執扑以拷其不勉曰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辟燥濕寒
暑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後謳者乃止或問其故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平公太子痤庶子
佐佐惡而嫉痤美而狠向戌惡痤寺人惠牆伊戾爲太
子內師無寵二十九年楚客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
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聘而告公曰太子將爲
亂向戌徵之公囚太子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

伊戾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告于晉楚皆許之三十年夏諸侯會于我七月辛巳盟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樂喜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而又求賞乎削其書而投之戍懼辭邑三十二年宋饑樂喜聞鄭罕虎以其粟貸乃請于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國無饑人三十三年五月甲午大災共姬待姆三十火十月諸侯爲災故會于澶淵將周我既而無歸

寺人柳有寵于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譖之公而逐之合比奔衛四十四年十二月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將殺寺人柳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華定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十年九月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遂劫公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爲質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奉諸公子以歸公而出奔陳華登奔吳登者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費遂之子三人曰貙曰多僚曰登登

既出多僚譖貙于公曰將納亡人公將逐之十一年夏貙殺多僚劫費遂而召華亥華定向寧于陳皆入于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我與我師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齊衛曹皆來救我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以師逆之十二年薳越請釋華向于楚公將拒之諸侯之救者請之乃經之皆出奔楚十五年魯昭公出奔齊公爲魯故如晉卒于曲棘子景公欒立史記景公名頵曼左傳元公將亡夢太子欒即位于廟今以左氏爲正二年樂祁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納魯君晉不可而止八年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從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異物薛焉得有舊晉士彌牟曰子姑受功吾歸視諸故府仲幾曰從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告韓不信執仲幾歸諸京師十三年樂祁言于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又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往晉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范鞅嫉之言于晉侯執樂祁十五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鞅爲之請而歸之卒於大行范鞅止其尸以求成
六年使欒大心逆其喪辭以有疾乃使向巢祁之子訴
之曰大心將爲亂十七年大心出奔曹公孌向雕公
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雕地怒使其徒
扶雕而奪之雕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腫母弟辰
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辰猶之弗
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辰
及仲佗石彄出奔陳十八年辰地佗彄入于蕭以叛樂
大心從之大爲國患二十一年辰出奔魯地出奔鄭鄭
人城戈錫以處之自是宋鄭歲相侵伐二十五年孔子

自陳來桓雕惡而欲害之孔子去二十八年春向巢帥
師伐曹二十九年秋圍曹築五邑於其郊鄭人救曹三
十年公復伐曹滅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桓雕以寵偪
三十六年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雕先謀公公
知之與皇野謀之野曰不得左師巢不可以君命召之
至而與之言拜不能起公與之盟而使攻雕雕入于曹
叛又使巢攻之不克亦入于曹曹人叛之雕奔衛巢
奔魯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星也公憂之司星子韋
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無民
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亦病矣子韋曰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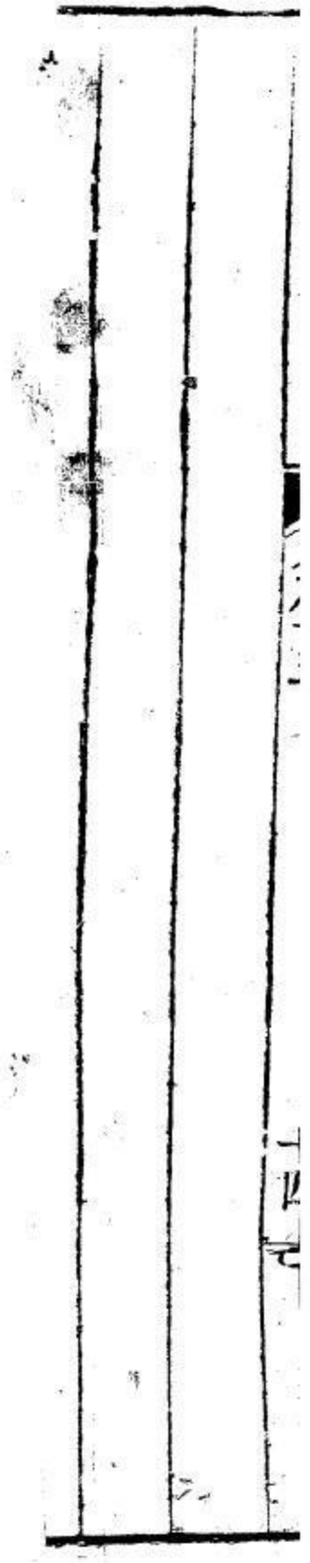
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焚惑宜有動侯之果徙三度
景公無子取元公之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
立焉四十九年十月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公之嬖臣
大尹興空澤之甲奉公以入召六卿劫而盟之以立啓
討城樂茷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吾君君無疾而死死
又匿之皆大尹之罪也大尹懼將復盟六卿六卿謀曰
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民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
以奔楚乃立得是爲昭公

四年卒又言公子特殺大子而自立皆非也然景公之
年比左傳多十四年則其後諸公之年皆未可信故疑
爾不昭公卒子悼公疇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
卒子桓公辟兵立案索隱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莊子
曰桓公出前驅呼辟蒙人以爲狂而
史記作辟公辟兵且名辟誤也桓公卒子剔成立梁惠
王伐鄆鄆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請於趙曰梁兵勁而權
重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
以宰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也趙王
曰然宋之不足以敵梁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
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
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
舉兵入趙境圍一城焉梁王說曰宋人助我矣趙王亦
說曰宋人止於此矣其後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

奔齊偃自立爲君既而稱王有雀生鸇于城隅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乃愈自信欲伯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剖偃之背鍥朝涉之脛國人大駭羣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於是齊湣王與楚魏伐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宋滅之歲齊湣王之三十八年也

湣王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鄫人用鄫子于次且之社雖桀紂有不爲矣乃欲以不鼓不威爲不禽二毛求爲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爲者至矣始於其身而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慚於人夫是以于羽可以格三苗因墨可以伏有崇不然將敗折自救之不暇而況以伏人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惑於虛名將以孟水勝輿薪之火悲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唐叔世家第九

古史十六

唐叔虞者周武王之子而成王之弟也其母邑姜齊太公尚之女也邑姜方娠武王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予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武王崩周公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予之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分之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叔虞之封歲在大火閼伯之星實紀商人故瞽史之紀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叔卒子燮立因晉水故號晉侯晉侯卒子武侯寧族
立武侯卒子成侯服人立成侯卒子厲侯福立厲侯卒
子靖侯宜臼立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十八年靖
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
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
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爲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命之曰
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嘉耦曰仇今君命太子曰仇弟
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
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爲文
侯文侯十年周東徙文侯與鄭武公迎立平王而安定
之王命文侯爲諸侯伯賜之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作文侯之命三十五年文侯卒
子昭侯伯立元年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曲沃桓叔靖侯
之孫欒賓傅之是時桓叔年五十八矣好德而彊晉人
附焉師服曰晉以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
年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
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爲曲沃莊
伯十五年莊伯伐翼弒孝侯晉人立孝侯之弟是爲鄂
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翼周使尹氏武氏助之鄂侯奔隨既而曲沃叛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哀侯元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鄂侯于隨納諸鄂故謂之鄂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八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啓曲沃伐翼九年曲沃武公伐翼逐哀侯于汾隰夜獲之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曲沃武公誘而殺之明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侯緡二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二十七年曲沃滅晉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武公穆公之曾孫也

自在叔之初封至是六十七年而自武公之立至是三十七年矣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與士蔿謀去富子七年士蔿殺游氏之二子八年盡殺游氏之族城聚以處羣公子圍而盡殺之九年虢人侵我十年公將伐虢士蔿曰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民而後可伐也乃止初公取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出羣公子于外

十一年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
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十六年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十七年使太子
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
監國古之制也若夫帥師征伐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
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退太子
將行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
子養御舉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狐突等五人
識公意勸太子行惟羊舌大夫不可曰違命不孝廢事
不忠子其死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何益對曰宮之奇之爲人懦
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昵之雖諫不聽乃使荀息
假道于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
師里克荀息以兵會之滅夏陽而還二十一年公將立
奚齊驪姬謂太子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

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
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
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
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吾
不忍也然則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姬復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
君父之命不校逾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復使
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再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
行公羊伐虢滅之師還館于虞滅之二十二年公使賈
華伐虞矣吾不能守乃奔梁二十六年公疾病召荀息
而屬之以奚齊問所以定之者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九
月公卒里克丕鄭將納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
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乃
立卓子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初重耳之
亡也謀適齊楚狐偃曰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
不如走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休憂乃之狄
處一年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於狄乎冀芮曰後出

同走罪也且偕出偕入難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
君君老矣子往驪姬懼且必告悔乃之梁及里克既殺
二子使屠岸夷召重耳重耳謀於狐偃偃曰堅樹在本
始不固本終必槁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
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入則必喜亂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繼非亂誰納偃曰喪
亂有大小大喪大亂之燃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
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故難重耳出見使者而辭之
呂甥郤稱亦使蒲城午召夷吾曰子厚賂秦以求入吾
主子夷吾謀于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
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內外無
愛虛以求入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乃告
大夫請君于秦大夫許之使梁由靡告秦穆公穆公使
公子縶弔重耳于狄且告將立之重耳辭曰重耳身亡
父死不得與哭泣之位其敢有宅志以辱君義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
耳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縶曰大
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
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喪天命矣且請
入河外列城五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立重耳

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没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没于利也繫曰君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亦不可乎若求置晉君以成名則不如置不仁可以進退穆公乃以師會齊隰朋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穆公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維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元年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言于秦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喪不濟矣秦伯使

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不豹奔秦二年王使召武公内史過來賜公命公受王惰過曰晉侯必無後王子帶召戎以伐京師師及秦師伐戎以救周四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我自雍及絳相繼五年冬秦饑使來乞糴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勿予慶鄭曰君必悔是矣六年秦伯伐我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涉楊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弗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鄭不救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公以歸秦公子繁請殺公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公使郤乞召呂甥郤芮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十貳圉也衆皆吳出呂甥謀於衆請征繕以輔孺子衆說乃作州兵十月呂甥會秦于王城秦伯問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曰小人恥失其君而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威此一役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伯曰是吾心也改公館而饋之七牢十一月公歸自秦殺慶鄭而後入入河東於秦於是晉饑秦復饋焉公畏重耳使寺人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之于狄重耳聞之去狄適齊八年子圉爲質于秦秦
歸河東而妻之子圉梁出也十年秦滅梁十三年子圉
將逃歸欲與嬴氏行嬴曰子晉太子而辱于此子歸宜
矣然寡君使我侍執巾櫛所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是棄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十四年惠公卒子懷公
圉立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公命執之辭曰二子事重耳有
年矣臣若召之是教之貳也何以事君公命
殺之明年秦伯以兵納重耳是爲文公文公之初亡年
十有七矣從者狐偃趙衰賴顛魏犨賢臣皆賢人也狄
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以叔隗妻趙衰處狄十二年寺人披求殺之狐偃謀
曰始吾來此非以狄爲榮將休以擇利也今既久可以
行矣齊侯老矣管仲隰朋皆死此亦欲得賢以自輔可
從也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
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將鞭之狐偃曰天賜也受而載之
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居二年桓公
卒孝公立齊不競從者欲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
告姜氏姜氏殺之勸公子行子不從姜與從者謀醉而遣
之醒以戈逐狐偃及曹曹文公亦不禮焉僖負羈知其

賢饋之以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文
公亦不禮焉及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將何以
報我對曰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皆君有也其何以報君
曰雖然必言之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
以與君周旋楚令尹成得臣畏其言大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
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
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
止文公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疑之晉臣勃鞮
之問于狐偃偃曰將奪其國其妻何有乃取之他日秦
伯享公子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趙衰以公子降拜
稽首時惠公既卒矣明年正月秦伯以兵納公子二月
晉人以兵禦之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晉師退辛丑狐
偃與秦晉之大夫丙午公子入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使
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宮以作亂寺人披知之
請見公公讓不見披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
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以難告三月公潛會秦伯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王城已丑晦公宮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逆夫人以歸秦伯送衛兵二千以備患公歸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自棄于天天未絕晉非君誰立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竊其母亡去皆隱而死公求之不得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於是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救乏振滯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昭舊族愛親戚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晉籍狐偃欒郤伯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

[illegible]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是時周有叔帶之亂王出居鄭使告難于秦晉二年秦伯軍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其時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以兵赴王三月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之公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杜預曰隧王之葬禮也韋昭曰隧謂六遂也韋義爲長曰王章也不可以二王賜公陽樊溫原攅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原亦不順伐之命

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寶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退一舍而原降使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三年宋人以其有德于我也叛楚從我楚使成得臣伐之魯人以齊難故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之四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使公孫固來告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此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illegible]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五年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聽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郤縠卒使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衛侯出居襄牛師遂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犨顛頡違命爇僖負羈氏將誅二子公材魏犨而免之殺顛頡以徇于軍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復使門尹般告急公曰我欲伐楚矣而齊秦未可柰何先軫曰使宋厚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則齊秦欲戰矣公從之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

BIBLIOTHECA NATIONALE UNIVERSITATIS LIBRARY, TAIPEI, DIGITAL

其可廢乎得臣不聽而使請戰楚子怒之而不能禁得臣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子玉無禮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若不許楚是棄宋也楚有三施我有三怨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得臣怒從晉師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四月師及宋師齊師秦師次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公登有莘之墟以觀之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及楚師戰楚師敗績楚殺得臣于是鄭伯請成衛侯出奔楚王親勞師作王宮于踐土五月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如平王享文侯之禮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公爲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衛侯復歸于衛城濮之戰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司馬殺祁瞞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旅愷以入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殺冉之僑以徇于國三罪而民服公始入而敎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遂伯諸侯朝王而不敢合諸侯于周冬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之曰天王狩于河陽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而歸之京師遂以諸侯圍許歸曹伯于曹七年公及秦伯圍鄭以討其無禮我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伯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私與鄭盟而還狐偃請擊之公止之亦歸八年蒐于清源作五軍以禦狄趙衰始爲卿九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冬秦伯使孟明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元年秦師滅滑而還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子墨衰絰與姜戎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文嬴請而歸之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不及孟明歸秦伯哭以逆師曰非三子之罪也復用之八月狄伐我公禦之于箕先軫死之郤缺獲白狄子郤缺者郤芮之子也以父故廢耕于野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胥臣見而賢之言于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
自箕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
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衛成公不朝二年
將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五月圍
戚取之衛孔達伐我三年秦使孟明來伐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衰
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修德不可當
也六月士縠會諸侯于垂隴將討衛衛執孔達以說冬
先且居以諸侯之師伐秦取汪及彭衙四年秦伯來伐
取王官及郊我師不出封殽尸而還五年公伐秦圍祁

新城六年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死七年蒐于夷舍
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故事趙衰且
謂盾能請改蒐而易中軍從之於是趙盾爲政晉國以
治八月襄公卒太子少諸大夫謀立長君趙盾使先蔑
士會逆公子雍于秦狐射姑亦使逆公子樂于陳趙盾
使殺樂于郫射姑自知無援且怨陽處父使續鞠居殺
之而出奔狄秦康公以兵送公子雍太子之母穆嬴日
抱太子以啼于朝諸大夫患之明年春乃立太子夷皐
是爲靈公而以兵禦秦師敗之先蔑士會皆奔秦八月
趙盾盟諸侯于扈郤缺言于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伐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盾說二年使解楊反衛之侵地諸侯是以睦于晉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先克奪蒯得田故五人作亂三年使賊殺先克既而五人皆誅死秦晉歲相侵伐六年冬趙盾禦秦師于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欲戰問于士會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曰穿弱而好勇臾駢之佐上軍穿不喜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我師不動穿果追之盾曰秦獲穿矣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將遁使來請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不順師無功而還七年六卿相見于諸浮趙盾言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柰何荀林父請復賈季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師于河西壽餘請使東人之在秦者先與魏人言秦伯使士會會既濟魏人譟而歸邾文公卒其子貜且齊出也捷菑晉出也邾人立貜且捷菑來奔八年六月趙盾盟諸侯于新城謀立捷菑七月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且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九年十一月公會諸侯于扈將伐齊齊人納賂以免十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一年春荀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六月公會諸侯于扈將討宋不克十三年夏討河曲之不用命者放智甲于衛而免趙穿齊宋既以賂免鄭穆公曰晉不足與矣故鄭人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也楚人不禮于陳故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楚囚解揚乃還冬趙穿侵崇將以求成于秦秦不與成時靈公侈虐趙盾諫不聽故不競于秦楚十四年春秦師伐我趙盾以諸侯之師禦之遂侵鄭楚使鬬椒救鄭趙盾違之而還靈公益肆之人于臺上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與士會皆諫猶不改盾驟諫公患之將殺盾盾得脫去遂出奔趙穿弒靈公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盾曰非我也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不能答孔子蓋善之也盾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始以卿之適子爲公族餘子爲餘子庶子爲公行四年赤狄伐我公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乃可殪

也乃止七年公會諸侯于扈楚莊王方強陳侯畏楚不
會使荀林父伐陳公卒于扈師還子景公孺立楚子伐
鄭郤缺救之鄭伯敗楚師懼而及楚平元年會諸侯之
師伐鄭二年公會狄于攅函始服衆狄三年楚子入鄭
荀林父帥六卿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諸
將畏楚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
非夫也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禁師遂濟楚子欲還嬖
人伍參知先穀不順勸戰使來求成又使致師以疑之
諸將不一戰于邲我師敗績楚因知瑩以歸師還林父
將死公將許之士渥濁曰城濮之役晉入楚師三日穀

文公猶有憂色或問之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
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
也已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大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
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公從之使復其位先穀
不得志于邲將以赤狄爲亂四年秋赤狄侵我及清冬
討穀殺之盡滅其族五年公伐鄭荀林父曰示之以整
使謀而來乃蒐而還六年楚子圍宋宋來告急公將救
之伯宗曰天方授楚未可與爭乃使解揚紿宋曰無降
楚楚人得之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遂致君命
楚將殺之揚不屈乃舍之六月荀林父帥師滅赤狄潞

氏七月秦桓公來伐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公歸賞林父以狄臣千室亦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以其諫殺林父也七年春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公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冬使士會聘于王王享之殽烝會私問焉王聞之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八年郤克聘于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郤克怒歸請伐齊公弗許六月公會諸侯盟于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

會高固逃歸遂執三子師還士會將老謂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今郤子有憾于齊吾懼其易之也乃請老郤克爲政九年公伐齊齊以公子彊爲質而還魯人將以楚師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十一年齊敗衛師魯衛使來請救皆主郤克公命克以八百乘赴之六月癸酉及齊侯戰于鞌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告其御解張曰余病矣張爲之幷轡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逐齊師三周華不注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將止之其右逢丑父與君易位以免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紀甗玉磬反魯衛之侵地乃盟而還楚人大興

師侵衛及魯楚公子嬰齊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我畏其衆不敢爭楚師之出也使申公巫臣聘于齊巫臣以夏姬來奔以爲邢大夫十二年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作六軍韓厥趙括荀騅趙旃皆爲卿十三年鄭伯伐許欒書將中軍伐鄭以救許趙朔娶于公朔死趙嬰通于姬氏十四年趙同趙括逐嬰嬰奔齊十二月公會諸侯于蟲牢鄭人未服宋人不會十五年三月侵宋四月遷于絳冬楚人伐鄭欒書師師救鄭遇于繞角楚師還師遂侵蔡楚人以新息之師救蔡諸將皆欲戰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乃還十六年秋楚師伐鄭公會諸侯救鄭八月盟于馬陵鄭人囚楚鄖公鍾儀以獻巫臣請使于吳許之于是吳晉始通十七年春使魯歸齊汶陽之田欒書師師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趙莊壻以趙嬰之亡也怨同括言于公曰同括將爲亂欒郤徵之六月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奔晉于公宮以其田與郤錡夷韓厥言于公而復之以歸汶陽之田諸侯二于我十八年正月公會諸侯盟于蒲二月鄭伯受盟于楚七月鄭伯來朝執之欒書伐鄭鄭歸鍾儀于楚以求成十二月楚公子辰來聘十九年使羅莪如楚四月鄭人立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歸鄭伯公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
鄭是爲厲公六月景公卒厲公元年郤至與周爭鄇田
王使劉康公單襄公訟之公命郤至歸田于周冬公會
秦伯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公于河東公使
郤犨盟秦伯于河西二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五月士
燮盟楚公子罷于宋郤至聘于楚楚子享之公子側相
言及于戰知成之不能固也冬楚公子罷來盟秦桓公
既盟于河上歸而背之召狄與楚以伐我三年夏公朝
于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
于師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五年三月公會諸
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六月楚子伐鄭取離石欒書
欲報楚韓厥曰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郤害
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十一月始會吳
于鍾離六年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叛我公
方無道而三郤驕侈謀欲伐楚士燮畏其成功也言于
公欲釋楚以爲外懼欒書不可遂興師六月晉楚遇于
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請固壘以待之郤
至曰楚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
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我必克之遂戰呂錡射
楚共王中目楚師鄭師皆敗楚師宵遁楚殺其將側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戰魯人以僑如之難不及執其大夫季孫行父七年春鄭公子騑侵我夏公及諸侯伐鄭盟于柯陵士燮知國將有亂使其祝宗祈死因自殺冬公復會諸侯伐鄭歸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胥童夷陽五長魚矯與三郤有怨欒書惡郤至不從己而敗楚師也亦欲廢之乃使楚囚告公曰此役也郤至實召寡君將奉孫周以事楚公告欒書書曰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覘之信遂怨郤至公田郤至奉衣寺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而後怨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信不反君民勇不作亂吾待命而已十二月殺郤錡郤犨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胥童八年正月書偃使程滑弒公葬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孫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者襄公之曾孫也其大父曰桓叔捷其父曰惠叔談悼公之立年十四矣大夫逆于清原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然此天命也柳人之求

君使出命耳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所福也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
功施德惠選用賢俊國人皆喜魯侯來朝待之以禮魯
侯歸以告杞伯杞伯亦來且請爲昏楚人納魚石于彭
城宋人伐之冬楚公子嬰齊救彭城宋使華元來告韓
厥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彊自宋始矣公
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十二月
遂會諸侯于虛朽元年春欒黶以諸侯之師圍彭城降
之夏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二年七月荀罃會諸侯之
大夫于戚以謀鄭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荀罃善
之齊人不會罃以爲言冬復會于戚齊與滕薛小邾皆
至遂城虎牢鄭人乃成三年祁奚請老公問誰可繼者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稱其子午于是羊
舌職死矣復稱職之子赤公從之以祁午爲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以鄭服故六月公會諸侯于雞澤陳人患楚
侵袁僑如會公使諸侯之大夫盟之公弟揚干亂行于
曲梁司馬魏絳戮其僕公怒將殺絳絳辭請死公謝而
止之以佐新軍四年無終子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
和諸戎公將拒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
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

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得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說使魏絳和諸戎五年秋公及諸侯會吳于戚冬楚師伐陳公會諸侯救陳七年冬楚師圍陳十二月公會諸侯救陳陳人畏楚陳侯逃歸八年夏鄭人以我故侵蔡獲蔡公子燮五月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命朝聘之數以寬諸侯冬楚師伐鄭鄭及楚平九年秋秦人侵我楚子出師于武城以爲秦援饑不能應冬公會諸侯圍鄭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罃曰與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將盟鄭言不順荀罃曰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服鄭既盟復以諸侯伐之而還公歸謀所以息民者魏絳請施舍節用從之期年國乃有節十年春公及諸侯會吳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以封宋向戌遂滅之向戌辭不敢受乃以與宋公六月荀罃伐秦秋公會諸侯伐鄭戊鄭虎牢鄭人來平楚公子貞救鄭荀罃欲還欒黶欲戰師遂進十一月與楚人夾潁而軍鄭人竊與楚平欒黶欲伐鄭荀罃曰我若伐鄭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致怨而還遂侵鄭而歸楚師亦歸十一年夏公及諸侯伐鄭七月及鄭人盟于亳楚子

秦師侵鄭鄭復從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告絕于楚十二月會于蕭魚鄭人以兵車鐘磬女樂爲賂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我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辭讓而受秦師伐我士魴禦之于櫟少秦師而弗設備我師敗績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公蒐于緜上將使士匄將中軍匄以讓荀偃於是韓起讓趙武欒黶讓韓起國人相勸以睦十四年春士匄及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爲吳謀楚匄以吳之伐楚喪也辭之夏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六卿以師進公待于竟師至于棫林秦人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欲其專也曰余馬首欲東乃歸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黶之弟鍼謂士匄之子鞅曰此役也將以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與鞅馳秦師死之黶怒逐鞅鞅奔秦衛人出其君衎冬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定衛假羽毛于齊而不歸諸侯始貳十五年邾人莒人侵魯公將爲會而討之有疾不克十一月掉公卒子平公彪立逾月而葬元年正月改服修官烝于曲沃三月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公與諸侯燕于溫令諸大夫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曰齊有異志矣將盟高厚高厚逃歸五月荀偃以諸侯之師伐許及楚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齊數伐魯魯使叔孫豹來告三年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于平陰不勝而走遂圍齊侵及濰沂楚人閒齊之隙以侵鄭不克四年正月盟諸侯于祝柯執邾子而歸十一月齊侯卒士匄帥師侵齊聞喪而還五年六月公及諸侯盟于澶淵及齊平欒黶娶于范氏黶死其妻與州賓通其子盈患之欒祁懼愬于士匄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多士士匄畏之六年使城著而逐之盈出奔楚匄盡殺其黨冬公會諸侯于商任以錮欒氏七年盈自楚適齊冬公會諸侯于沙隨復錮欒氏八年我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來媵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魏氏將助之士匄奉公以如固宮使其子鞅劫魏舒載以之公欒盈戰不勝奔曲沃國人圍之秋齊侯因欒氏之難以伐我入孟門登太行以報平陰之役趙勝追之獲晏氂冬殺欒盈九年秋公會諸侯于夷儀將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諸侯救鄭而還秦晉爲成韓起如秦涖盟公嬖程鄭使佐下軍十年夏公會諸侯于夷儀將討齊齊人弑莊公以說八月盟于重丘而還納衛侯衎于夷儀趙武爲政薄諸侯之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重其禮十一年春秦伯使其弟鍼來脩成衛侯衍復歸于衛孫林父以戚來奔以兵戍荼氏衛殖綽伐荼氏殺戍者六月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討衛執衛侯及其大夫甯喜齊侯鄭伯來朝皆爲衛請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初齊烏餘以廩丘來奔襲衛羊角魯高魚取之士匄卒莫能治也趙武言于公請歸之十二年春執烏餘而及其侵地諸侯皆服宋向戌善于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來告我求弭諸侯之兵武謀于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尋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遂許之宋人以告楚齊秦皆許之遂告小國爲會于宋七月趙武及諸侯大夫畢至使晉楚之從得交相見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武患之以告羊舌肸肸曰足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且以弭兵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肸又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及孔子作春秋書先晉從其素也十三年夏齊侯陳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皆來朝十四年六月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

出逆以故治杞諸侯不說吳季札來聘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十五年宋災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以謀賙宋不克十七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虢楚令尹圍請以宋之書加于牲上讀書而不歃血許之夏荀吳伐鞏狄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毀車爲行從之大敗狄人十二月趙武死韓起爲政十二年韓須如齊逆女至而有寵謂之少齊少齊死魯侯來弔公辭焉諸侯之大夫來送葬十九年齊侯使晏嬰來請繼室許之羊舌肸見晏子而問齊故晏曰齊其爲陳氏矣肸曰然吾公室亦季世也戎焉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晉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二十年楚靈王將合諸侯使椒舉來請公欲勿許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乃許之椒舉遂請昏而還二十一年楚使令尹子蕩來逆女韓起送女羊舌肸爲介公送之于邢丘至楚楚人弗逆楚子朝而訪其大夫將以起爲閽以肸爲司宮大夫莫對遽啓

疆諫乃止二十二年楚公子棄疾來聘公欲勿逆以報羊舌肸諫乃逆之二十三年衛襄公卒使范鞅弔且反戚田二十四年石言于魏榆成虒祁之宮諸侯皆賀十月楚師滅陳不救二十五年閻嘉與周甘人爭閻田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來讓公使趙成如周致閻田且反潁俘荀盈死公將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盈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趍入請佐尊者許之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使荀躒佐下軍以說二十六年七月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秋韓起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楚遂滅蔡二年春齊侯魯侯衛侯鄭伯來朝公以魯之侵莒也不見魯侯公及齊侯宴中行吳相投壺吳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大夫曰齊君弱吾君歸不來矣不樂而

罷八月荀吳假道于鮮虞以滅肥冬伐鮮虞初諸侯朝于虎祁而歸皆有貳心二年將爲莒討魯羊古胥曰諸侯不可不示威乃蒐會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胥詰之乃從胥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施壬申復施之諸侯畏之甲戌盟于平丘辭魯侯而執其大夫季孫意如以歸五年秋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降弗許左右曰弗勞而獲城何故不爲吳曰吾聞之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使鼓人殺叛人而

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僖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六年八月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元年秋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五年宋華氏向氏爲亂荀吳及諸侯之大夫救宋六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冬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王城七年春魯人敗邾師于離姑邾人來愬爲邾執魯行人叔孫婼八年二月公侯士景伯涖問周衆衆不與子朝乃辭其使六月鄭伯來朝謀王室之難乃徵會于諸侯九年春趙

執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秋魯侯出奔齊十年秋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一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令戍周且謀魯故宋衛皆利納魯侯士鞅取貨于季孫不果納冬籍秦致戍于周十二年魯侯自齊來寓于乾侯祁盈之臣祁勝與鄔臧逼室盈執之祁勝賂荀躒躒爲之言于公殺祁盈及揚食我而滅其族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元年公將以師納魯侯范鞅陰右季孫不克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三年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執之于京師晉自平公失政政在趙武趙武

卒忠信糾合諸侯以寧諸夏晉國賴之自武死

臣秦後不在諸侯三十餘年一會于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

克一會于平丘以兵脅齊魯而盟之惟黃父狄泉之會

能紓王室之患然六卿後富貴剪滅舊族而益樹黨晉內

失其民而外失諸侯三晉之兆成矣五年鮮虞敗我師

于平中初蔡侯如楚楚人止之三年怨其令尹囊瓦歸

而來朝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六年春

公會諸侯于召陵將爲蔡伐楚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

而止諸侯不悅復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

會諸侯益惡之秋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八年宋使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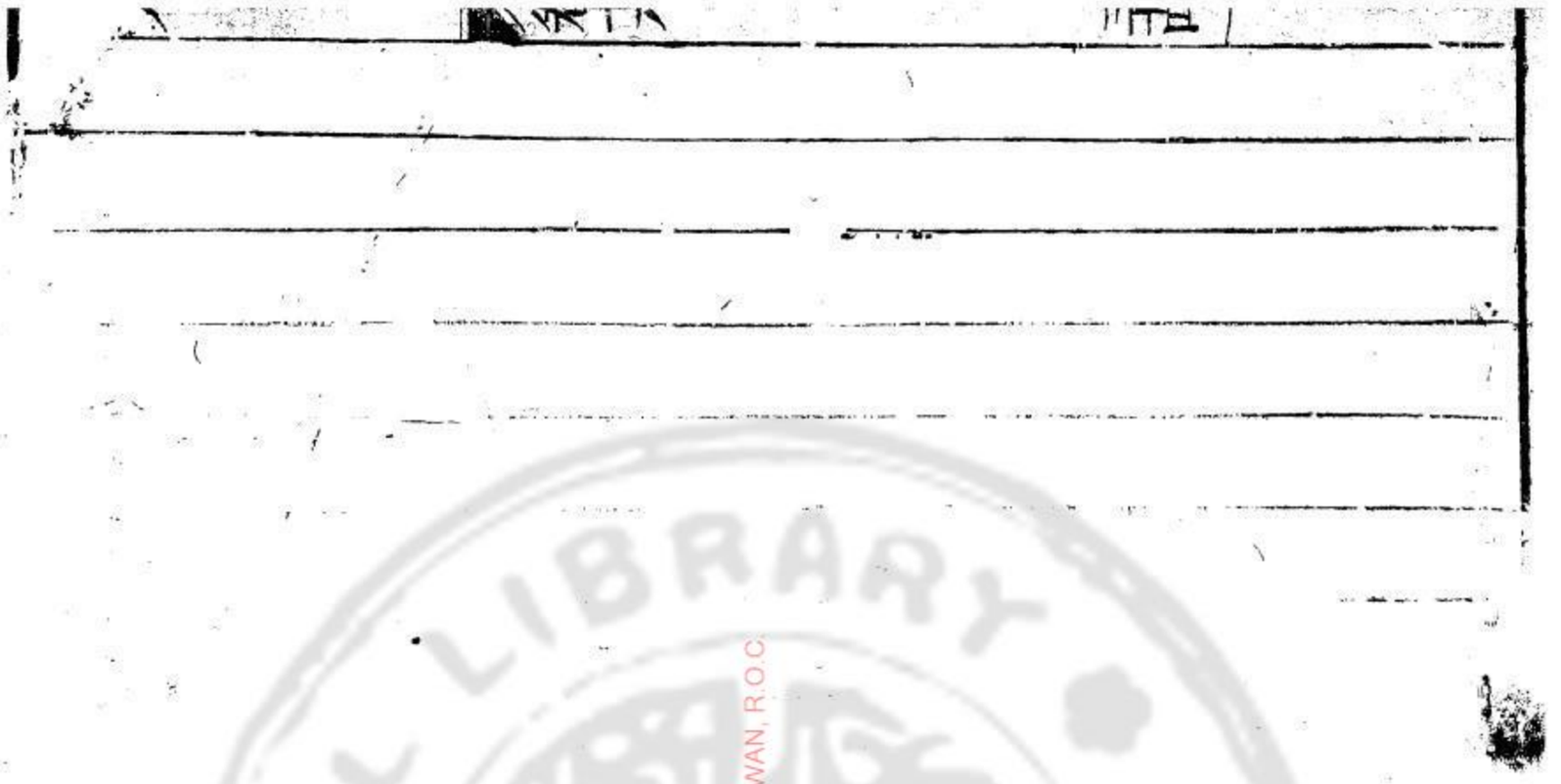
祁來聘趙鞅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范鞅疾之譖而執之九年秋齊衛鄭同盟以叛我十年趙鞅言樂祁而歸之祁卒止其尸以求成于宋夏齊伐魯士鞅荀寅救之還盟衛侯于鄟澤使涉佗成何辱之衛侯怒請改盟衛弗許十一年齊侯伐夷儀我師敗之十二年夏趙鞅帥師圍衛執涉佗以求成衛人不許殺涉佗成何奔燕冬齊侯魯侯盟于黃魯人始叛十五年春齊侯衛侯伐河內趙鞅殺邯鄲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荀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惡二子將逐之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十一月三子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六年圍朝歌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會于洮謀救范中行氏既而范中行自朝歌奔邯鄲自邯鄲奔鮮虞自鮮虞奔柏人趙鞅輒伐之齊宋魯衛更救之十九年夏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二十二年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荀林父之弟荀首林父爲中行氏首爲智氏林父之後既絕而首之後益侈自是趙鞅魏曼多連歲伐齊衛三十年夏公會魯侯吳子于黃池吳人爭長時越入吳吳不能待乃先晉史記吳世家黃池之會先晉晉趙世家黃池之

魯先吳外傳亦曰先吳今以左傳爲信　三十三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衛三十四年趙鞅以衛君之不朝也帥師圍之齊國觀陳瓘救衛乃還十月復伐衛出其君立般師而還三十六月荀瑤帥師伐齊大敗齊師獲顏庚四年公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七年荀瑤伐鄭齊田恒救鄭瑤畏之而還使謂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柰何救之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十七年智氏與韓魏趙分范中行地以爲已邑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子四子懼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哀公大

文薨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生忌忌善于瑤早死瑤欲幷晉而未敢故立其子晉國之政皆決于知氏瑤惡趙無恤四年與韓魏攻趙氏于晉陽晉陽將下韓魏畏瑤之無厭也反與趙氏攻瑤殺之而幷其地初知甲欲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狠果曰宵也狠果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若立瑤知宗必滅弗信果別族爲輔氏及知氏滅而晉益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趙魏十八年公薨于國中夜竊出盜殺之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天子命韓魏趙皆爲諸侯二十七年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卒子孝公頃立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
晉絶不祀
蘇子曰晉文公辟麗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
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靖而待之
若將終焉者至于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
責報于外而里不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外
絶望屬于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
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伯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窘
矣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于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
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
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
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
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
復伯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
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
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
楚荀智瑩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
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爲先穀而瑩將爲林父
知瑩可謂知兵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生稱生卷章卷章生
黎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
之命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命黎爲火
正司地以屬民黎以火正事帝嚳高辛能光融天下帝
命之曰祝融使爲重黎共工氏作亂帝使重黎誅之而
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重
于少昊黎出于高陽當高陽之世重黎實二人也至帝
嚳之世火正兼衛重黎蓋以稱而獨以吳回爲重黎然則
楚之先實黎而非重也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坼剖而產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三曰篾

彭祖四日求言爲會人五日安爲曹姓六曰季連爲羋
姓楚其後也昆吾氏爲夏伯湯滅之彭祖氏爲殷伯殷
衰而彭祖氏滅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
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其裔孫曰鬻熊事周文
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周成王
舉文武勤勞之後以子男之田封熊繹于荆蠻居丹陽
成王會諸侯于岐陽荆蠻不得與盟置茆蕝設望表與
鮮卑守燎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
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
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侵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
乃興兵伐庸楊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
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及周厲王暴虐熊渠畏之去
王號熊渠卒長子康蚤死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熊
延弒而代立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周厲王奔彘熊勇
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
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十年卒伯霜立是爲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
叔堪逃于濮而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聰明和協蓋其
先君遠氏將起叔堪而立之不克十六年鄭桓公始封

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二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宵敖宵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於是始爲成國十七年蚡冒卒其弟熊通殺其世子而自立是爲武王熊通之十九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熊通始大稍侵陵中國諸侯畏之三十一年蔡侯鄭伯會于鄧以謀我三十五年侵隨使薳章求成隨侯使少師來鬬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少師得其君終必從之乃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我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盍修政而親兄弟之國以待之乎隨侯從之師還三十七年夏會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而身自伐隨戰于速杞隨師敗績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人請成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未可克也乃及隨盟熊通歸而自立爲王始開濮地而有之三十八年使鬬廉伐鄧敗之四十年屈瑕鬬廉敗鄧師于蒲騷四十一年屈瑕伐絞敗之四十二年屈瑕伐羅易之不設備大敗絘而死五十一年始以戟爲軍王帥之以伐隨卒于師鬬祁屈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祕不發喪以兵臨隨及隨侯盟而還子文王熊貲立文王始都郢二年伐申過鄧鄧祈侯止而享之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王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夫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初蔡侯息侯皆取于陳息嬀過蔡蔡侯不爲禮息侯怒故啓我伐蔡蔡侯怨之譽息嬀于王王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不言王問之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十年王爲之伐蔡以說十二年伐鄧滅之秋伐鄭十四年冬巴人伐我十五年春王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六月

文王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而葬于絰皇文王方事中國而齊桓公始伯諸侯附焉故不能成大功子熊囏立是爲堵敖堵敖三年欲殺弟熊惲惲奔隨與隨人襲弑堵敖而自立是爲成王史記文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熊囏五年爲弟熊惲所殺按左傳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則文王元年在魯莊公五年至魯莊公十九年文王卒則文王在位十五年而熊囏在位三年史記失之矣熊囏熊惲皆息嬀之子至是者十餘年耳弑立之事必有大臣專之者而左傳史記皆不言其後十餘年無征伐會盟明成王幼未能治國矣元年始修聘諸侯春秋書荊人來聘貢獻于王王錫之命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成王幼委政大臣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

豈是舞也習戎備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恥之六年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我師夜遁子元歸塗處于王宮鬬射師諫執而梏之八年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始周成王封熊繹于荆雜居蠻夷之間故孔子作春秋謂之荆而不人及鬬穀於菟爲政始以禮治國改號曰楚十三年伐鄭春秋書曰楚人伐鄭然猶未得與諸侯齒也十四年伐鄭囚鄭聃伯十五年秋諸侯會于陽穀以伐我冬復伐鄭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來伐責王貢之不入齊師次于陘使屈完如師齊桓爲之退舍召陵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若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桓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乃盟而還十七年滅弦十八年秋圍許諸侯救許師還冬蔡侯以許男見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王禮而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四年滅黃二十七年春伐徐齊人以諸侯救徐冬敗徐于婁林二十九年齊桓公卒三十年鄭伯來朝王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

毋以鑄兵三十二年伐隨三十三年宋襄公將合諸侯使來告我許之秋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冬諸侯圍于薄釋宋公春秋書之始曰楚子而先陳蔡三十四年鄭伯來朝宋公伐之王伐宋以救鄭大敗宋師于泓還過鄭鄭伯享之取鄭二姬以歸君子以此知成王之不能終也三十五年秋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圍穀於菟以令尹授之遠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時晉公子重耳自齊來王厚遇之送之于秦三十六年宋成公來朝三十七年秦人克商密圍克屈御寇戍焉秦人囚之以歸成得臣

臣追秦師不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八年夏魯人來乞師以伐齊秋滅夔夔宋人叛我即晉冬成得臣伐宋圍緡師及魯人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三十九年將復伐宋使鬬穀於菟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後至不賀問之對曰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王以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曹衛以救宋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得臣不可使鬬椒請戰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遂與晉師遇晉侯避之三舍楚衆欲止得臣不可戰于城濮我師敗績王使謂得臣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得臣自殺蔿呂臣爲令尹晉侯聞之喜曰莫予毒也已四十四年使鬬章聘于晉晉使陽處父來報于是晉楚復通四十五年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子上救之晉楚夾泜而軍約退舍以紓晉將涉水而陳既退處父宣言曰楚師遁矣皆歸太子商臣譖之曰納賂以避晉楚之恥也王殺子上初王將以商臣爲太子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

[illegible]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知之四十六年十月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縊而卒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商臣立是爲穆王二年秋圍江三年秋滅江四年夏滅六秋滅蓼六年晉靈公初立范山言于王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圖也八年春歸于狼淵以伐鄭鄭人請成夏侵陳克壺丘秋復伐陳陳人獲我公子茷懼而請成冬使越椒聘于魯春秋書曰楚子使椒來聘始與諸侯比九年鬬宜申及仲歸謀弒王王殺之秋王會陳侯鄭伯蔡侯伐宋宋人道之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十二年穆王卒子莊
王旅立元年成嘉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及鬬克守
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嘉不克八月二子以王出將
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而殺之莊王卽位三年不出
號令曰夜爲樂令國中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王左抱
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有鳥在
于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將沖
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
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
臣之頼也王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
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大饑戎伐我西
南至于阜山又伐我東南至于陽丘庸人帥羣蠻以叛
我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我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謀徙于阪高以避寇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
庸彼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從之
師興而百濮罷使廬戢黎侵庸庸人囚子楊窓三宿而
遷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益大兵以伐之師叔曰不
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也從之七
遇皆北王乃乘驛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皆至羣蠻百
濮聞盟遂伐庸滅之六年鄭叛晉從我陳叛我從晉秋王

侵陳遂侵宋七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侵鄭闕椒救之
次于鄭以待晉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八年春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天子使王孫
滿勞王王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
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九年司馬闕椒工正蘧賈
讒令尹鬬殺之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椒又殺賈將遂
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于皐滸椒再射王中
拿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
窮其二盡于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鬬椒者令尹

子文之弟子良之子也子文惡之欲殺之子良不
可故及于亂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而聞亂其
人欲亡克黃曰君命不可子文之治楚國曰是不可
陳鄭滅舒蓼十五年陳貳徵舒弒其君平國孔寧儀行
父來奔十六年伐陳殺貳徵舒因縣陳羣臣皆賀申叔
時使齊來獨不賀王問之曰牽牛以蹊人田田主奪之
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
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以歸謂之夏州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十七年春
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
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
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使改事君夷于
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六月晉師救鄭及河
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其佐先縠不可以中軍佐
濟晉師從之王欲還嬖人伍參勸戰從之戰于邲大敗

晉師次于衡雍潘黨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王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所以爲武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冬伐蕭宋人蔡人救
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
之王怒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十九年王使申舟聘于齊

曰無假道于宋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鄭孟諸之役舟爲司馬宋公違令舟戮其僕以是惡宋辭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執之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九月圍宋晉救不至而宋人不服二十年師將歸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司馬側之牀以病告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而與之平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莊王之季年魯人乞師以伐齊莊王卒我師不出共王二年魯人以晉師伐齊令尹公子嬰齊將救齊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侵衛及魯魯人以賂請盟十一月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晉人畏其衆不敢爭是役也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與公子側爭夏姬遂以夏姬亡奔晉晉人以爲邢大夫側請以重幣錮之王不許曰彼爲先君謀所蓋多矣若能利晉國雖重幣何益四年晉師伐鄭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不能決五年許鄭來訟鄭伯不勝歸而請成于晉六年嬰齊伐鄭欒書救鄭遇于繞角我師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年嬰齊復伐鄭諸侯救鄭盟于馬陵鄭人囚我鄖公鐘儀巫臣之出也嬰齊及側盡滅其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遂請于晉侯而使于吳教吳乘車戰射道之叛楚吳于是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二子于是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大爲楚患八年晉欒書侵我獲申驪九年以賂求鄭伯鄭伯會我公子成于鄧秋晉人伐之嬰齊伐陳以救鄭自陳伐莒取渠丘及鄆晉人歸鐘儀以求成十二月使公子成報焉十年晉使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茷來聘十一年宋華元來合晉楚之成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我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晉郤至來聘王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賓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復入而辭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易此側曰兩君相見亦唯一矢以相遺焉用樂郤至譏焉晉人以此知成之不能久也冬公子罷如晉涖盟十五年夏王將北師公子貞曰新與晉盟柰何背之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遂侵鄭及衛許人畏偪于鄭請遷于我十一月使公子申遷許于葉十六年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人

叛晉夏晉侯伐鄭王救之側將中軍嬰齊將左壬夫將
右過申側見申叔而問焉曰師其如何對曰子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將何以戰吾殆不見子矣戰于鄢陵呂錡射王中目
我師敗績既夕側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
馬將復攻晉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厲
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
側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遂夜遁去賜側死十七
年夏諸侯伐鄭嬰齊救之諸侯還冬諸侯復伐鄭壬夫
救之諸侯還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十八年夏王伐宋
納魚石于彭城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伐彭城冬嬰
齊救彭城晉悼公救宋遇于靡角我師還十九年諸侯
伐鄭壬夫救鄭侵宋呂留右司馬申多受小國之賂以
偏令尹司馬二十年殺申二十一年春嬰齊伐吳克鳩
茲至于衡山使鄧廖侵吳吳人敗之獲鄧廖歸飲至三
日吳人取駕國人咎焉嬰齊遂以憂死六月晉侯會諸
侯于鷄澤壬夫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叛我使袁僑如
會秋使公子何忌侵陳二十二年陳成公卒將伐陳聞
其喪而止陳不聽命夏彭名侵陳二十三年討陳叛故
殺壬夫以公子貞爲令尹以伐陳二十五年貞復圍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侯會于鄬以救陳我師執陳公子黃陳侯逃歸二十六年春鄭人爲晉侵蔡冬貞伐鄭鄭人請成二十七年秦伯使來乞師將以伐晉王許之貞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遂師于武城以爲秦援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請成王伐鄭鄭人亦成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還二十八年夏貞及鄭師伐宋秋諸侯伐鄭鄭及晉平貞救鄭鄭人宵涉潁以盟我晉師歸我師亦歸二十九年四月諸侯復伐鄭盟于亳城北王及秦師伐鄭鄭伯來逆與我伐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及晉盟使良霄來告絕時晉悼公復伯諸侯畏之鄭固與晉我不敢復爭三十年貞及秦師伐宋王逆女于秦三十一年王疾病召大夫而告之以鄢之辱請謚靈若厲九月共王卒大夫將以王命謚貞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子康王昭立吳侵我公子午及養由基禦之大敗吳師于庸浦元年貞師于棠以伐吳師還不戒吳人敗我師于皐舟之隘冬貞卒將死謂公子午必城郢二年午爲令尹舉楚國之賢者寘之列位於是楚治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晉荀偃伐我公子格禦之戰于湛阪我師敗績五年晉人圍齊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告令尹午午以諸侯之睦于晉也不許王强之午伐鄭無功而還七年陳公子黃來奔八年令尹午卒使薳子馮爲令尹訪于申叔豫豫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爲也遂辭以疾以公子追舒爲令尹觀起有寵于追舒無祿而多馬楚人患之九年殺追舒復以薳子馮爲令尹十年陳侯來朝公子黃愬焉慶虎慶寅以陳叛屈建從陳侯圍陳殺二慶而納黃十一年王爲毋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莊公伐晉懼而求好于我使薳啓彊聘于齊齊使陳無宇來報秋諸侯會于夷儀以伐齊王伐鄭以救齊吳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我王師于荒浦使讓焉舒鳩子告不叛且請受盟王不許薳子馮曰彼告無罪若何伐之姑歸息民彼若不二吾無求矣若猶叛我無詞有庸師還十二年舒鳩卒叛屈建爲令尹伐舒鳩滅之以薳掩爲司馬書土田賦車籍馬及兵車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屈建王將賞舒鳩之功屈建辭曰先大夫薳子之功也乃以與薳掩十三年許靈公來朝請伐鄭卒于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時宋向戌將合晉楚之成鄭公孫僑曰晉楚將平不如使

逞而歸遂不禦我獲九人而還十四年夏屈建會晉趙
武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人衷甲且請先歃晉人不
較諸侯是以惡我秋晉荀盈來盟蕆罷如晉涖盟十五
年以宋盟故鄭游吉來聘及漢辭之以致鄭伯冬宋公
魯侯陳侯鄭伯許男皆來十二月乙未康王卒宋公未
至而及諸侯皆至子熊麋立是爲郟敖元年四月葬康
王諸侯皆送葬王子圍爲令尹王弱而令尹彊諸侯知
圍之不臣也二年圍殺司馬蕩掩而取其室四年圍會
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虢因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
氏將遂襲鄭鄭人知之不克冬圍將復聘于鄭未出竟
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及其二子幕與平
夏右尹王子比奔晉宮廐尹王子黑肱奔鄭殺太宰伯
州犂圍自立是爲靈王靈王者共王之子而康王之弟
也二年冬鄭伯來朝三年春許男來朝王皆止之以田
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王問鄭公孫僑曰
晉其許我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
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何故不許王曰諸侯其來
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懽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于齊而親于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

不可乎對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椒舉至晉晉侯許之六月合諸侯于申惟魯衛曹邾不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王其訪焉王使問禮于二子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僑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徐子吳出也王以爲貳于吳執之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弗見于是王以侈驕諸侯椒舉諫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王爲太室之盟夷狄叛之皆汰故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戌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七月王以諸侯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盡滅其族將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使鬬韋龜公子棄疾城賴將以遷許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我入棘櫟麻四年王以屈申爲

貳于吳殺之使令尹薳罷如晉逆女晉使韓起羊舌肸送之既至王將以起爲閽以肸爲司宮以辱晉訪諸大夫大夫莫對薳啓彊爭之乃止十月王以諸侯伐吳吳敗我師于鵲岸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執之以歸五年夏使公子棄疾聘于晉秋薳罷伐吳吳敗我師于房鐘六年成章華之臺將與諸侯落之使薳啓彊召魯侯夏魯侯來朝王享之于章華七年陳哀公卒哀公之弟招殺其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九月王使棄疾帥師奉孫吳以伐陳十一月滅陳放陳公子招殺陳孔奐而使穿封戌爲陳公八年王會諸侯之大夫于陳遂許于城父

十年三月王召蔡靈公于申伏甲而享之醉而執之四月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滅之用隱太子友于岡山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澤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太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且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一年夏殺成熊以爲若敖氏之餘也而誅之冬伐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鄭丹見王與之言欲求鼎于周求許于鄭王心汰侈無厭丹不敢逆左史倚相

趨過王謂丹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丹因言曰是安得爲良史昔周穆王將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王曰然則子知之乎丹爲王誦之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感其言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十二年春王之舊怨薳掩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越大夫常壽過因王在外帥羣喪職之徒以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蔡之遺臣朝吳觀從因之以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既至命蔡人奉棄疾以盟二子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息舟之隙以入楚殺王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太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矣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吾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鄭丹言于王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丹棄王而歸王沿夏將入鄢王嘗有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申無宇無宇之子亥求王遇于棘闈以歸五月王縊于申亥氐國人不知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因以作亂使人夜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告比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爲平王葬子干于訾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爲令尹觀從爲卜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王於是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楚人安焉初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埋璧于庭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鬬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晳皆以無援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十月吳滅州來蔓成然請伐吳王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元年夏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且撫其民令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國遂以安令尹成然恃其勞

也與養氏比而求無慶王患之九月殺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成然之子幸居郎以續鬬氏之後二年王之嬖人費無極害蔡朝吳讒而逐之三年春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而立其子四年冬吳伐我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人奔敗我師取餘皇以歸五年冬使王子勝遷許于白羽以避鄭六年春使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使令尹陽匄城郟魯叔孫婼聞之曰楚不在諸侯矣王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極無寵于太子太子娶于秦無極勸王取之因言于王請大城城父而眞太子以通北方王從之楚於是始亂冬城州來沈尹戌曰楚必敗矣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以撫民辭焉今未嘗撫民而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七年費無極言于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以問奢奢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怒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王使召之其長子尚至少子員奔吳王幷殺奢與尚員至吳言伐楚之利卒爲楚禍八年宋華氏爲亂不克使華登奉乞師王使遠越帥師助之太宰犯諫曰釋君而助臣可乎王悔之蔡侯朱既立費無極取貨于東國使蔡人

由朱而立東國朱來愬王將爲之討蔡無極言焉乃止
九年宋華亥向寧華定來奔十年秋吳伐州來薳越帥
諸侯之師救之遇于鍾離吳人敗頓胡沈蔡之師我師
大奔冬十月吳入郢取太子建之母及其寶器以歸薳
越追之弗及縊于薳澨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
常必亡郢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
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十一年
秋王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
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
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
及鍾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十二年冬使薳
射城州屈以復茄人城丘皇以遷訾人使熊相禖築巢
使季然築卷民益不安十三年九月平王卒囊瓦將立
公子申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建實聘之申怒曰王
有適嗣而廢之必殺令尹瓦懼乃立太子是爲昭王申
平王長庶子也元年春吳子使掩餘燭庸伐我我師禦
之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因以弑吳子掩餘奔徐燭庸
奔鐘吾我師還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費無極與

鄢將師惡之讒之囊瓦而殺之及陽令終晉陳皆滅其
族伯州犂之孫嚭出奔吳國人謗之沈尹戌告瓦曰吳
新有君疆埸日駭子邇于讒人而殺三不辜以興大謗
國有大事子其危矣瓦懼殺無極將師以說于國四年
吳掩餘燭庸來奔王封之于養將以害吳公子申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今又强其讎以怒之
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執鐘吾子而伐徐滅之徐
子來奔沈尹戌救徐不及吳始用伍員爲三軍以肄楚
楚于是始病五年吳再侵我八年夏桐叛我秋囊瓦伐
吳敗于豫章蔡昭侯來朝爲兩佩兩裘以其一獻王而
服其一以朝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
兩驕驌馬囊瓦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九年唐人竊馬
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獻佩亦歸蔡侯蔡侯歸
及漢沈玉而誓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
晉請伐我十年三月晉發諸侯于召陵求賄不得
而止蔡侯因伍員伯嚭以告于吳冬蔡侯唐侯以吳子
伐我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囊瓦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轀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囊

謀而行武城黑謂尾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戰
史皇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
口而還是獨克吳也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尾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
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闔廬之弟
夫槩王先擊囊瓦之卒瓦先奔我師亂遂大敗瓦亡奔
宋吳師從我五戰及郢王出奔吳入郢伍員發平王之
墓鞭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
遂死之王入于雲中盜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
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
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止之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求王
于隨公子結似王將逃王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求王
心以與隨人盟申包胥以王命而乞師于秦曰吳爲封
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
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
宣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十一年夏秦子

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我與我師敗夫槩王于沂公
子結亦敗吳師于軍祥七月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
奉楚交敗吳師吳王乃歸十月王入于鄧王之奔隨也
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孥不與王舟王定將殺之公
子申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効焉王曰善使復其
所吾以志前惡王嘗闘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鐘建闘巢
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闘懷申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
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逆賞十二年四月吳敗我舟
師獲大夫九人又敗我陵師國人大惕懼亡令尹申喜
曰乃今可爲矣于是遷鄀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二十一年二月結及陳師滅頓五月越敗吳于檇李闔閭
傷而死吳由此怨越不暇伐楚二十一年滅胡二十二
年春王及諸侯圍蔡以報柏舉之師而栽廣丈高倍九日
而畢如令尹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
還蔡于是請遷于吳秋吳王夫差伐陳楚大夫聞之皆
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是以敗我今聞其嗣又甚將若
之何申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身自約
也而恤其民民不罷勞而爭爲之死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所以敗我也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宿有妃嬙嬪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日之行釁好必從珍異是聚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五年克戎蠻氏蠻子赤奔晉晉人爲我執之以歸二十七年春吳伐陳王爲之出師于城父七月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申爲王不可則命結亦不可則命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卒于城父啓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與申結謀潛師閒塗逾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問之周太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宣肢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宗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亦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惠王三年伐陳四年結復伐陳十年申復伐陳九年申結伐吳初太子建居鄭鄭人殺之建子勝在吳申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復父讎申許之而未行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而還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十年吳伐慎勝敗之請

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七月殺申結于朝以兵劫啓將立之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畀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劫王以如高府圍公陽宂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諸梁在蔡以方城之外伐之勝敗奔山而縊王復位諸梁兼令尹司馬陳人因亂伐我十一年七月公孫朝帥師滅陳以申之子國爲令尹結之子寬爲司馬而諸梁歸老于葉十六年越滅吳越人不能正江淮之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與秦平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先伐滅莒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五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史記簡王八年韓魏趙始爲諸侯今考之三晉世家及年表皆在此年也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至乘丘而還三年歸榆關于鄭四年伐周圍鄭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來伐敗我大梁榆關我厚賂秦與之平王之季年吳起自魏來王任以爲相明法審令楚國以治而大臣宗室害之二十一年悼王卒貴戚作亂攻殺吳起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我取茲方于是爲杅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王弟熊良夫是爲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復強而三晉亦益大十六年魏惠王圍趙邯鄲昭奚
卹謂宣王曰王不如無救趙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
趙不聽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夫魏之攻趙也
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謂兩弊乎且魏以兵深割趙趙
見亡形而楚不救已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
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怨于趙之勁而
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鄧鄧拔楚取睢濊
之間齊敗魏桂陵三十年秦孝公封衛鞅于商南侵我
吳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齊魏始稱王
王無疆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勸之伐楚越王從之
齊伐我我興師伐之大敗越人殺王無疆盡取故吳
地至浙江北因此怨齊田嬰七年伐齊敗之于徐州令
齊必逐田嬰張丑爲嬰說王曰王知所以戰勝于徐州
者乎田盼子者齊之名將也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申紀
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今逐嬰子則盼子
必用非楚利也王止不逐嬰子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
熊槐立魏聞我喪伐我取陘山懷王五年秦初稱王六
年使杜國昭陽將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

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王曰爲之柰何陳
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
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執
珪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
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也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
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請畫地爲蛇蛇
先成者獨飲之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
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
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
名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

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
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歸
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齊楚魏相會盟齧桑十一
年山東六國約共攻秦楚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
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策言是歲五國攻秦趙李
侯當趙肅侯十六年楚威
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
惠王十一年乙十四年是
殺矣然則函谷之
兵非蘇秦明矣　魏將求和于秦使惠施之楚楚將入
之秦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面
入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

陰使人以請秦昭陽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悅杜赫又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得請和不聽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于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陽曰善因令人謁和于魏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之南入楚謂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令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得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王大說置相印于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商於之地羣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曰何故軫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

于張儀見欺于張儀王必怨之

是西起秦患北絕　如此而兩國之兵至矣臣故吊
王弗聽因使一將軍從張儀西受地張儀至秦佯醉墜
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
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
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
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受命六百里不聞六里即
以歸報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
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取償于齊也吾
國尚可存今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
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遂發兵西

秦十七年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
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王大
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兵復大敗韓魏聞之南
襲我至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
分漢中之半以和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
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
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
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
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宜不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王不見囚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爲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王因善遇儀儀因說王叛從約與秦合親約昏姻張儀已出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王悔使人追之不及靳尚因謂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或謂魏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曰儀也彼儀窮則子直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是歲秦惠王卒二十二年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爲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周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十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周君曰子爲寡人謀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是時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遺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王已死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韓公孫衍善魏楚必事秦則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幷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制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王熟計之王業已欲和于秦得齊王書猶豫未決下其議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于諸侯必且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于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墳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于秦以山河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矣以

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于韓者以韓公子眛爲齊相
也韓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樓里疾
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弟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
樓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于是王許之竟不合
秦而合齊以善韓史記此事在二十二年年表在二十年今案年表懷王
年秦復歸韓武遂故此事當在懷王二十二年也二十四年皆齊而合秦秦昭
王初立乃厚賂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王入秦與昭王
約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以我叛
約而合秦三國共伐我我使太子入秦而請救秦遣客
卿通將兵來救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
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
共攻我殺將軍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來
攻大破我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使太子爲質
于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我取八城秦昭王遺王書
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懽也
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
侵君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
君接境壤界故爲昏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懽
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
去寡人之願也王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欲無往恐秦

怒昭睢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幷
諸侯之心屈原亦止王母西王子子蘭勸王曰柰何絶
秦之懽心于是往會秦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
王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
亢禮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王要以割巫黔中
郡王欲盟秦欲先得地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强要我以
地不復許秦秦因留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
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橫爲質于齊齊秦合謀
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
俱困于諸侯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義乃請太子
于齊齊湣王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田文曰不
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或曰不
然郢中立王因與新王爲市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
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
卒用其相計歸太子與我東地五百里不
然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問之傅慎子曰獻之愛地
而不送死父不義也太子從之齊乃歸太子太子至立
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
昭王怒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王告慎子曰齊來求
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朝羣臣而問之可也上柱國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及國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
今求之秦何子良曰王親出王聲而許強萬乘之齊不
與則不信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之而攻之子良出昭
常入見王復問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去東地五百里是
去國之半也臣故曰勿與臣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
王復問之景鯉曰不可與也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
救于秦景鯉出王召慎子告之以三大夫之計曰將孰
用而可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
子曰王使子良以車五十乘北獻地于齊發子良之明
日以昭常爲司馬使守東土遣昭常之明日使景鯉以
車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從之子良至齊齊使人
以甲受地昭常應齊使曰我主東土且與之生死悉五
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銑兵待于下鹿齊王謂子良
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于寡
君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起兵以伐昭常未涉疆秦畏
齊之有東土也使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
兵遂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戰齊王恐
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以解齊患士卒不戰東地復
全頃襄王元年秦出兵武關攻我大敗我軍斬首五萬

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懷王亡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文王初立行王事不敢納懷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王書曰楚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十五年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

與秦昭王好會于鄀其秋復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而問之其人因射徼以言伐國之事王復召與語遂言曰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乎白公子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蹈躍中野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王感其言遣使于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圍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弒

君然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
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臣恐
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
之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于虎裂楚之地
足以肥國屈楚之名足以尊主是故器南則兵至矣于
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我軍敗割上庸漢北地
與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遂拔
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我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
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初屈原有寵于懷王王
與之圖議國事應對諸侯甚尊任之上官大夫忌之讒

之懷王王疑之不用原既勸懷王誅張儀又勸王
秦王不聽而聽少子蘭入秦而不反故楚人皆賢屈
而咎子蘭及頃襄王即位以蘭爲令尹蘭因與上官大
夫比而毀原王怒遂之原憤怨起湘水死楚人傷之由
是忠臣不爲用秦之未取郢也莊辛謂王曰王左州侯
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脩靡不顧國政郢
都必危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祆祥乎莊辛曰
臣非敢爲祆祥也臣誠見其必然也王卒幸四子不衰
楚國必亡臣請避于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五月
而秦舉鄢郢王乃使人徵莊辛于趙謝之曰寡人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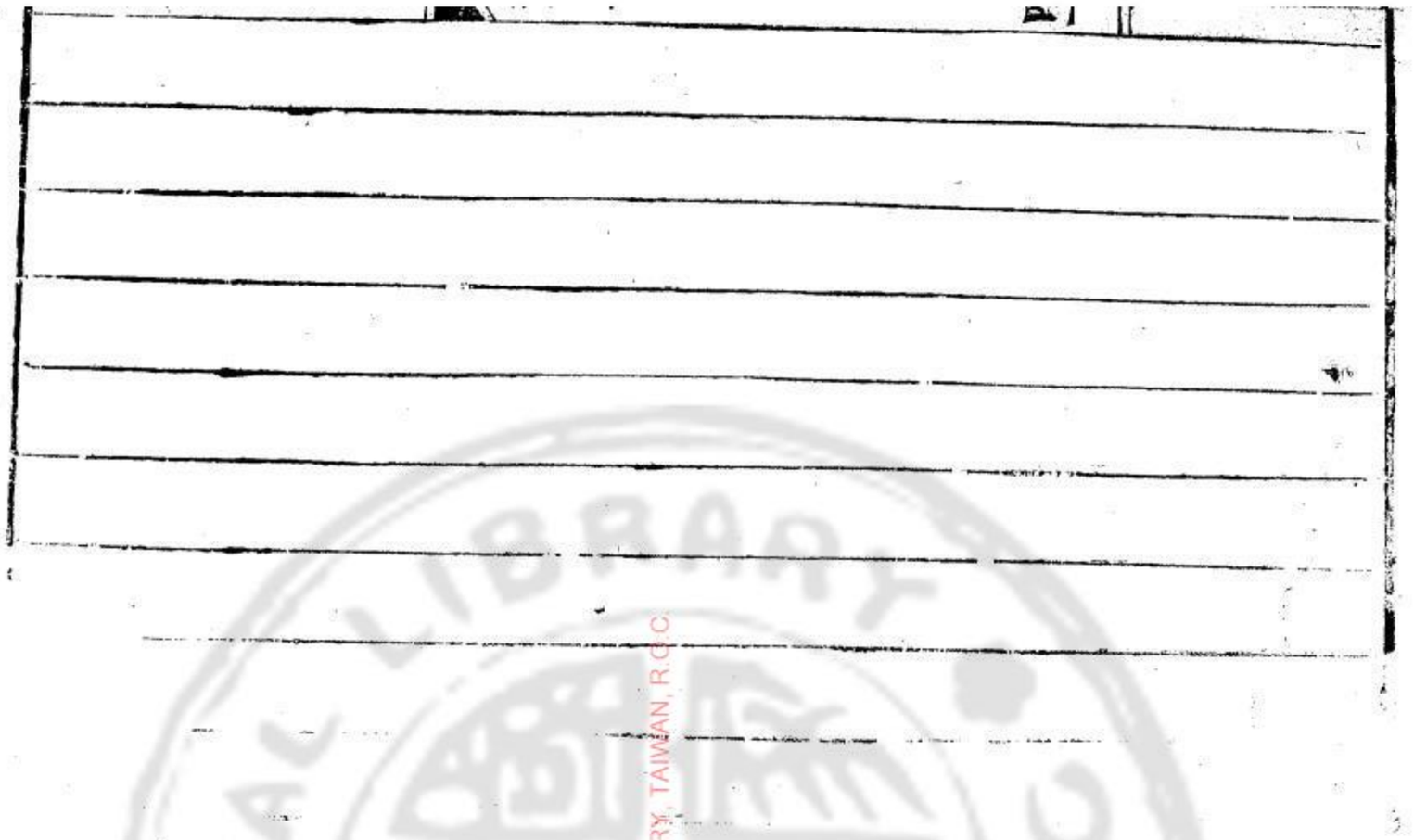
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此爲之柰何莊辛曰鄙諺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湯武以百里昌奭紂以天下亡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數百里豈特百里哉王方憂懼乃授之執珪封陽陵君二十三年復收東地得兵十餘萬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太子爲質于秦使左徒黃歇侍太子二十六年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王以黃歇爲令尹封于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來告急

春申君將兵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史記楚世家遣景陽救趙今按年表及平原君春申君傳皆言春申君將而救趙故以春申爲信十二年秦昭王卒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四年滅魯十六年秦王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王舅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二年秦伐我大破我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王負芻滅楚

爲楚郡年表及王翦傳記楚亡事與楚世家同惟秦始
皇本紀二十三年王翦擊荆虜荆王項燕立昌
平君爲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復破荆
平君死項燕自殺始皇二十三年則負芻之四年
四年則負芻之五年負芻既
死而後項燕自殺與楚世家不同昌平君者楚人爲始
皇相國攻嫪毐者也始皇二十一年將攻荆徙
昌平君于郢然無以考驗其實故兩存之也

蘇子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
之弒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救
沛然自以爲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
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賣之如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
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
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爲惡

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爲幸
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
秦之禍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
楚莊王討陳夏徵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
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伯諸侯而楚遂以興天
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也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年
初封於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幽王以褒姒故王室多
邪諸侯叛之桓公懼及其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
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
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洛
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
鄫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則皆蠻荆戎狄非親則
頑不可入也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
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

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矣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伐之無不克矣既克二邑鄢弊補丹依畔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遂建國焉十一年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桓公死之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案索隱鄭昭公名忽厲公名突皆武公之孫世豈有孫與祖同名者武公之名必傳者之誤理或然也然無以考證姑錄舊史而已武公復爲周司徒國人宜之詩人爲之賦緇衣武公十年娶于申生寤生及段姜氏惡寤生而愛段欲立之公弗許二十七年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姜氏請封段邑之於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段既居京又私其旁邑公子呂復請除之公不聽二十二年段與姜氏謀襲鄭公聞之乃使呂伐之段出奔共遷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封人考叔聞之言於公曰君何患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可也公從之乃復姜氏如初

鄭自桓公而爲周卿士平王始貳於虢周鄭相惡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二十四年平王崩周人將以政畀虢公四月使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七年公朝于周桓王不禮焉二十九年

以泰山之祊易魯許田釋泰山而祀周公號公忌父遂爲周卿士公以齊人朝王三十年王命公爲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三十二年公及齊魯入許許男奔衛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居許西偏曰我死則去之毋與許爭桓王復取我鄔蔿邘之田而與我蘇氏十二邑蘇氏叛周王不能有也周自是遂失鄭是時楚方北征諸夏三十三年公會蔡侯于鄧以謀楚三十七年王奪公政公不朝王從蔡衛陳人來伐公禦之王卒敗祝聃射王中肩聃請從王公不許夜使祭仲勞王三十八年北戎伐齊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齊人饋諸侯之大夫使魯爲之班魯以周班後鄭忽怒四十二年以齊師衛師攻魯明年莊公卒祭仲立忽是爲昭公公之爲太子也齊侯將妻之以齊大非偶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不聽莊公寵子三人曰子突子亹子儀突母宋雍氏曰雍姞雍氏有寵於宋莊公宋人誘祭仲執而與之盟使立突突仲歸忽出奔衛突立是爲厲公宋以立公故責賂無已魯侯欲平我於宋宋公不可元年十二月師及魯師伐宋二年宋以齊衛燕人來戰我及魯師敗之三年宋復以諸侯伐我四年公患

祭仲專使其壻雍糾殺之不克糾死夏公出奔蔡昭公復入許叔入于許秋厲公入居于櫟冬諸侯伐我將納厲公不克初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諫不聽公入二年渠彌弑公而立子亹子亹元年齊襄公師于首止將討昭公之亂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立之子儀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瑕請納公盟而舍之六月瑕弑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之出十七年矣入而殺傅瑕以其貳於子儀又責原繁以其不納已也繁縊而死後元年公會諸侯于鄄齊桓公始伯既而宋齊邾伐鄆我聞之侵宋二年春宋齊衛伐我冬公及諸侯盟于幽始成于齊三年齊人以公之不朝也執我大夫詹五年周大夫奉王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衛衛燕爲之伐周六年公和王室執燕仲父以王歸處于櫟子頹享大夫樂及徧舞公謂虢公曰子頹于王之位禍莫大焉而歌舞不倦是樂禍也樂禍必敗乃謀納王七年公及虢公納王殺子頹享王于闕西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亦將有咎王賜我武公之略自虎牢以西五月厲公卒子文公捷立七年楚子元伐我入純門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楚師疑焉諸侯來救楚師夜遁十三年狄入衛公惡高克

使帥師次于河上以禦狄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詩人爲之賦清人十四年楚人伐我比三歲來伐以我卽齊故十七年齊桓公服楚於召陵師還將出於陳鄭之間陳轅濤塗與我大夫申侯謀譖齊使出於東方申侯許而陰背之齊侯說與之虎牢濤塗謂申侯必城之因譖之公曰申侯將以城叛十八年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齊桓公合諸侯盟于首止以定鄭王疾齊使周公導鄭叛齊從楚公喜於王命逃歸不盟十九年諸侯伐我二十年齊復伐我公殺申侯以說秋世子華會諸侯盟于甯母華言于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爲內臣齊侯不許二十一年公乞盟于齊二十九年殺世子華三十年齊桓公卒公再朝于楚宋襄公怒三十五年宋伐我楚子來救敗宋公于泓公享楚子取我二姬以歸晉公子重耳亡過我公不爲禮叔詹諫不聽三十七年伐滑王使伯服游孫爲滑請公不聽而執二子王以狄伐我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既而黜之狄攻王王來處于氾公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政四十年公及楚人圍宋四十一年公如楚勸伐晉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公懼使子人九行成公及晉侯盟于衡雍四十二年晉侯秦伯圍我

責無禮且貳於楚公使燭之武夜見秦伯曰鄭知亡矣
然亡鄭以陪晉晉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君亦何所不利秦伯說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還晉
師亦去初文公有子六人子華子臧得罪死子士死於
楚子俞彌早卒子蘭奔晉惟子瑕在而公惡之弗立也
子蘭之母曰燕姞賤妾也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故生子名之曰蘭蘭從晉侯圍
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於是召而立之以
與晉平四十五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杞子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若潛師以來鄭可得也秦伯從
之元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以乘韋先牛
十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公使皇武子辭焉秦師知
其有備乃去十年楚人間晉靈公之少也師于狼淵以
伐我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遂及楚平十一年楚子
伐宋田於孟諸宋公爲右孟公爲左孟十八年晉侯會
諸侯于扈以我貳於楚不見公公子歸生使謂趙盾曰
居晉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吾罪也晉人乃行成使趙
穿公壻池來質我亦使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初宋人
弒昭公而齊懿公凌虐魯國晉再合諸侯將討之皆取
賂而還二十年公及楚盟以晉爲不足與也秋晉趙盾

以諸侯伐我會于棐林楚蕩賈來救因晉解楊冬晉復伐我二十一年春歸生以楚令伐宋敗之于大棘因華元獲樂呂晉再來伐二十二年及晉士會盟夏楚人侵我冬穆公卒子靈公夷立元年楚人獻黿於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謂歸生曰我如此必嘗異味公食大夫黿知宋之言召而弗與宋怒染指嘗之而出公欲殺之宋與歸生謀而弒公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公欲去穆氏而舍去疾去疾請與穆氏皆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冬楚子伐我元年楚復伐我晉荀林父來救二年楚復伐我成而還三年公會諸侯于黑壤復與晉平五年楚子伐我晉郤缺來救公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六年夏及楚人平諸侯之師伐我亦與之成冬楚子伐我晉士會以諸侯來救逐楚師于頴北遂戍鄭公子歸生卒討靈公之亂斲其棺而逐其族七年楚子伐我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盟于辰陵且徼事于晉八年春楚子圍我旬有七日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師退我復修城楚師復進三月入鄭公肉袒牽羊以逆楚師爲我退三十里而平夏晉荀林父帥師

來救羣帥不揚楚人敗之於邲十年晉侯伐我公如楚
謀晉十七年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公子偃禦之敗諸丘
輿十八年春襄公卒悼公費立冬晉欒書伐我楚公子
側來救公與許男訟于側元年公與許男皆訟于楚我
不勝公歸請成于晉八月及晉趙同盟于垂棘二年春
公如晉拜成六月悼公卒弟成公瞞立楚公子嬰齊伐
我晉欒書來救遇于繞角楚師還成公元年春公如晉
秋楚嬰齊伐我晉侯帥諸侯來救囚楚鄖公鍾儀三年
春楚人以重賂求我公公見楚公子成于鄧秋公如晉晉
人執公而使欒書來伐公楚嬰齊侵陳以救我公孫申
謀曰我出師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乃圍許四年晉使衛侯我公子班以申之謀立公子繻
國人殺繻而立世子髡頑晉人伐我而歸公賂之以襄
鍾盟于脩澤公子騑質焉公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叔
禽公子班出奔許六年晉楚之大夫盟于宋曰無相加
我公如晉聽成九年楚皆晉侵我喜侵楚取新石十年
春楚以武城之田求成騑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喜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宋師舍於夫渠不儆喜覆而敗
之獲其二帥我及楚子與晉侯戰於鄢陵楚鄭皆敗績
晉人射楚子中目秋晉侯復以諸侯伐我喜宵軍之宋

齊衛皆失軍十一年春騑侵晉衛人侵我以救晉夏大
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人來戍是歲晉悼公初立以
諸侯伐我楚嬰齊來救自是晉再伐我楚再來救十四
年夏成公卒子彊公惲立成公疾病大夫請息肩于晉
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若背之其誰矙我秋諸
侯會于戚以謀我冬諸侯城虎牢我及晉成彊公無禮
於諸大夫五年將會諸侯于鄬騑相又不禮焉騑使賊
弒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子喜生五年奉而立之是爲
簡公元年春羣公子謀討騑騑先之及殺羣公子公子
發侯蔡獲蔡公子燮諸侯會于邢丘公親獻捷于會冬
楚公子貞伐我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子嘉
公孫蠆公孫舍之欲待晉騑曰謀之多族事滋無成姑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強者
而庇民焉可也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
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騑不從遂
及楚平二年晉以諸侯來伐將圍我乃行成將盟晉人
爲書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如此盟騑曰天禍鄭國
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
鬼神不獲歆其禋祀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險無所底告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晉人不得已而盟復以諸侯伐我而去嘉欲擊晉師舍之止之冬楚子伐我騑欲及楚平嘉與蠆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若何騑舍之曰吾盟固云乃及楚平三年夏輒及楚公子貞伐宋衛侯救宋舍之曰必伐衛以明與楚使皇耳侵衛衛人獲皇耳輒又與楚侵魯魯仲孫蔑曰鄭執政將有大咎師競甚矣秋晉侯以諸侯伐我師于首止尉止與騑有怨帥羣不逞以作亂殺騑發輒三大夫嘉知而匿之故免嘉當國諸侯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士魴魏絳戍之乃及晉平楚貞來救宵涉頼與楚人盟諸侯之師侵我北鄙而歸諸大夫患晉楚之故皆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能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則可固與矣舍之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場致惡於宋四年春宋向戌侵我大獲夏舍之復侵宋諸侯圍我秋及諸侯盟于亳楚子秦師來伐我逾而與之伐宋諸侯復來伐我乃使良霄石奠如楚告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

人執之乃行成于晉冬公會諸侯于蕭魚晉人歸鄭四
納斥候禁侵掠十一年冬公會諸侯圍齊公孫蠆良霄
公孫異從行嘉舍之公孫夏守嘉謀去諸大夫將叛晉
而起楚師以圖之楚令尹午帥師伐我二子知其謀完
守入保嘉不敢應楚無功而還十二年國人討尉止及
楚師之難嘉以甲自守舍之夏率國人伐而殺之逐其
黨子華子良皆奔楚立公孫僑爲卿十七年秋諸侯會
于夷儀將伐齊冬楚子以諸侯之師伐我以救齊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十八年夏舍之僑以車七百
乘入陳命師無入公宮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剔而
繫以待於朝賂我以宗器舍之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
飲以獻僑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
空致地乃還冬公如晉拜陳之功夏復伐陳取成而還
許人有怨於我十九年秋許靈公如楚請師而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楚子來伐僑曰晉楚將
平楚王於是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舍之
說不禦寇楚獲九人而歸二十年良霄會晉楚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既盟公享趙武于垂隴大夫七人皆從
武請賦以觀其志退而告人曰皆數世之主也良霄賦
鶉之奔奔武曰是將爲戮二十一年秋使游吉如楚及

漢楚人辭之而要公吉還以告舍之曰楚不脩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私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朝于楚公如楚楚康王卒二十二年舍之卒其子虎即位鄭儀虎以父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良宵將使公孫黑如楚黑不願强使之黑將攻之大夫和之盟而止裨諶曰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紓二十三年夏公及大夫盟良宵又將使黑如楚宵嗜酒七月黑及其醉伐之醒而奔許公盟大夫於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宵自墓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攻而殺之罕虎以政授國僑僑爲政二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夏公如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二十五年楚令尹圍娶于公孫段氏國人懼其襲我使行人翬辭焉楚人知其有備請垂櫜而入乃許之黑與公孫楚爭室婦人欲從楚黑櫜甲以見楚將殺之楚擊之傷大夫罠黑爲之故楚於吳六月公及大夫盟于公孫段氏六卿私盟于薰隧黑强與於盟書曰七子晉趙武

死公往弔之趙氏辭及雍而復二十六年黑將作亂欲
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大夫數其罪戮之二
十七年秋罕虎如晉告將適楚冬公如楚楚子及公田
於江南二十八年僑作丘賦國人謗之三十年春僑鑄
刑書晉叔向以書非之不聽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火見鄭其災乎六月丙戌鄭災三十六年簡
公卒子定公寧立元年秋公會諸侯于平丘僑爭承晉
人許之罕虎卒僑哭之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
我四年晉韓起來聘求賈人之玉僑辭焉起以玉與馬
私覿於僑而謝之四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

謂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
火僑弗與六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
不復火八年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聲公
五年子產卒後此二十六年今以左氏爲信十二年公如晉游吉相與范鞅
言及王子朝之亂鞅曰若王室何吉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血救[illegible]王室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與韓起謀
而納王十六年定公卒子猷立二年晉頃公卒游吉弔且送葬晉人以其無貳詰之對曰晉之喪事敝邑
之間寡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不足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不能詰十年正月游速帥師滅許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將因我以作亂于周我爲之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二月晉人使魯來討取匡十一年公及齊侯盟於鹹始叛晉十三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鄭益弱驅敞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罪之元年游速會齊侯衛侯于安甫二年及魯平五年冬晉范氏中行氏既出奔復入我師助之晉人敗之于百泉六年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夏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八年齊人輸粟于范氏罕達驅弘送之晉趙鞅伐我戰于鐵我師敗績十三年春宋師侵我宋鄭自此連歲相侵爭邊邑至十九年以所爭邑爲墟乃止二十六年晉荀瑤伐我取九邑二十三年荀瑤復伐我齊田恒來救晉師還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錫立八年鄭人弒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元年韓伐我殺幽公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爲繻公年表云幽公子十五年韓來伐取雍丘城京十六年伐韓敗之于負黍二十年韓魏趙列爲諸侯二十三年圍韓陽翟二十五年殺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弒繻

公而立幽公之弟乙是爲鄭君二年負黍反復歸于韓
十二年韓伐我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
蘇子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
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
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釋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後
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
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
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
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
王中肩烏乎共枝心發於中卒不可蓋如此鄭自莊公
始畏楚穆襄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展爲政
不知所出惟其來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悼公三帥諸
侯以弊楚師楚不能爭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
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吳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
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以復安如季子
可謂知務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謂之越子斷髮文身披草萊而邑焉或謂越祝融之後芊姓故史伯告鄭桓公曰芊姓蠻越不足命也史記以越爲禹後姒姓未知孰是其先二十餘世不通於諸侯與吳爲鄰世相攻戰至於允常吳王闔閭立五年始舉兵伐之春秋謂之於越魯史墨聞之曰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吳將不免闔閭十年克楚入郢越間之入吳吳亦敗於秦楚而歸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

罪人三行屬劒于頸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因而伐之大敗吳師闔閭傷指而
卒其子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三年越欲先吳未發
往伐之大夫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
德也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
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悉
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遂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於
會稽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爲之柰何范蠡對曰
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越王許諾乃使大
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
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
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
越王越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
令種間行獻嚭嚭受之乃見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
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
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
王越已服爲臣若將舍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伍
員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
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之困會

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
里齊小白奔莒晉重耳奔狄其卒王伯何遽不爲福乎
及其反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
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
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
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
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五年而吳歸蠡九年越王
自會稽歸七年矣其士民皆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
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
望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結楚
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
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
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越王曰善十一年吳王
伐齊十三年將復伐齊越王率其衆朝焉王及列士皆
有饋賂吳人皆喜唯伍員懼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而歸
殺伍員而任嚭以政越王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
者衆可乎對曰未可十四年吳會魯皐十五年吳會
晉黃池吳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子守越王復問范蠡
蠡曰可矣夏六月丙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
覩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
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
地獲謳陽越王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獲太子友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王歸自黃池使人厚賂以請
成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十九年越復伐吳吳
士民罷弊輕銳死於齊晉遇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
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二十一
年越圍吳二十三年始聘於魯二十四年夏納邾隱公

邾太子革來奔吳王夫差棲於姑蘇之山使公孫雄請
成於越肉袒膝行而前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
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
玉趾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如會稽之赦孤臣之
罪乎越王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
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
晏罷非爲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
弗取反受其殃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越
王曰吾欲聽子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
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十一月遂

滅吳夫差自殺越王葬之（史記越王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語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語之罪誅之固當然左傳公孫有山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納賂乃止滅吳後二年語尚在則越未嘗誅嚭也）越王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越王胙命爲伯越乃以淮北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屬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

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得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齊魯南陽分有大於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

是以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索隱復猶言況復也讎當伯讎龐長沙邑也竟澤陵楚之村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闕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成其弊可以伯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蘇子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二十五年秋魯哀公使叔青來聘於魯二十六年魯哀公來朝二十七年衛出公在城鉏使其祝史揮來請師以伐衛二十八年夏使舉如吳庸師師會宋魯之師以納衛侯取賂弗克納而還衛侯來奔遂死于越二十九年春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秋魯哀公來奔之句踐卒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年元年闔閭闔閭允常死興師伐越敗於檇李今據此而求之春秋以次句踐之年然史記稱越王之年然卒不知其卒之年矣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無彊興師北伐

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方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以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於頓兵接刃而況攻城圍邑乎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

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句踐既克夫差雞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彊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力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羹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皆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强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

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其一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其二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得八駿馬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史記言造父取驥騄耳獻之穆王爲穆王御以見西王母事近於誕故不錄而取驥丹言穆王事足之）而徐偃王反穆王馳歸攻徐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

宣王奄父生叔帶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
建趙氏于晉趙宗益與五世而生趙夙晉獻公十六年
伐霍伐魏伐耿滅之皆趙夙御戎霍公來奔齊晉大
卜之霍太山爲祟使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
之祀晉復穰獻公賜夙耿魏生共孟共孟生成子衰衰
字子餘杜預曰趙夙趙衰兄未詳孰是卜事晉獻公及諸公莫吉卜事
公子重耳吉卽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難亡奔翟戎子
從之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成
子生盾重耳亡十九年而反盾及國爲晉文公文公更以姬
氏妻成子生同括嬰齊及狄人歸季隗趙姬亦請逆盾
與其妻俱至姬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以叔
隗爲內子文公二年克原問誰可守者寺人敎艱曰趙
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乃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謀
元帥成子曰郤穀可將以成子爲卿讓於欒枝先軫八
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乃以成子爲卿晉襄公六年成子
卒盾代任國政是爲宣子七年襄公卒宣子欲立文公
子雍不克更立襄公太子夷皐是爲靈公宣子修明典
法晉國以治賈季在狄狄人問趙衰盾孰賢賈季曰趙
衰冬之日也趙盾夏之日也靈公立十四年侈而虐宣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宣子盛服將朝坐而假寐

麑歎其忠敬不忍害而自殺公又伏甲而飲宣子宣子知之趨出公使猛犬噬之其車右提彌明殺犬戰而死公徒有嘗餓于翳桑宣子見而食之幷以食遺其母者倒戈以出宣子宣子出奔族子穿攻靈公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乃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成公始以卿之適子爲公族餘子爲餘子庶子爲公行宣子請以括爲公族而已爲旄車曰括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臣狄人耳成公許之宣子卒子莊子朔嗣史記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案左傳魯宣公八年亦晉成公之八年也書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郤缺爲政而趙朔爲卿則盾已死矣非景公之時也景公成公子後此二年始亡晉景公三年莊子將下軍及卒子文子武嗣初嬰齊通于莊姬莊姬景公之姊也十四年同括放嬰齊于齊莊姬怨之譖之景公曰同括將爲亂十七年誅同及括武尚幼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少畜於宣孟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聽遂殺朔及同括嬰齊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生武朔友人程嬰公孫杵臼以計脫武得嗣趙氏今按左傳景公三年朔方將下軍拒楚于鄭十二年晉作六軍括始爲卿十四年乃放嬰齊十七年禍作而武已生畜于公宮韓厥爲言而復歸其田耳其事皆有本末不可誣也且趙氏大宗非其家亂倚公室而去之勢不能動豈一大夫屠岸賈所能滅乎春秋之後好事者喜立異說如公羊邾叔術吳語黃池之會

其類皆不可信今太
史公信此亦已妄矣晉悼公立文子始爲卿十三年趙
將上軍平公十年遂爲正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諸
侯說之十二年會楚屈建及諸侯之大夫于宋以弭諸
侯之兵楚人衷甲文子不與較楚不敢動楚人又欲先
執文子亦不爭諸侯貴之十七年復會楚公子圍及諸
侯之大夫盟于虢文子於是年未五十耄而語喻周劉
矣卿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謀納周
敬王明年王入于周十二年六卿滅公族祁氏羊舌氏
而分其邑晉公室由此益弱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城汾
涇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孔
子議之晉定公十年將盟衛侯簡子使涉佗成何往衛
侯請執牛耳二子挾衛侯之手衛侯怒遂叛晉十一年
魯陽虎來奔簡子納而用之十五年簡子謂邯鄲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父兄不聽
簡子召午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使藉秦圍邯鄲荀
寅范吉射午之姻也不與圍午將作亂董安于請備之
七月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韓

不信惡寅魏曼多惡吉射荀躒嬖梁嬰父欲以爲卿范皐夷無寵於吉射亦欲作亂謀以嬰父代寅而以皐夷代吉射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遂以君命伐范中行氏二子反伐公敗奔朝歌韓魏爲趙氏請十二月盟而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荀躒曰不殺安于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發難也討之躒以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之于廟十九年夏簡子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簡子禦之于戚大敗之二十年簡子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圍邯鄲寅奔鮮虞齊人納寅于柏人簡子又圍柏人寅吉射出奔齊趙遂有邯鄲簡子雖名晉卿實專晉權秦邑侔於諸侯三十年晉會吳于黃池爭長未決而越入吳簡子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吳以越難不能久乃先晉衛莊公入而不朝于晉三十四年夏簡子伐衛齊救之師還冬復伐衛將入其城簡子止之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立般師乃還趙氏有直臣周舍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樂大夫問焉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臺灣分館 TAIWAN BRANCH

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晉人悅之有姑布子卿者善相人簡子使相諸子曰無爲將軍者至子毋恤曰此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耳對曰天之所命雖賤必貴簡子因此盡召諸子與語毋恤果賢後又告諸子吾藏寶符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爭往無所得毋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恤果賢乃廢世子伯魯而以毋恤爲世子三十六年簡子卒毋恤嗣左傳魯哀公二十七年也是歲越圍吳趙襄子降晉定公之三十年喪未終也而史記稱定公二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此說既已謬矣又稱出公十一年簡子疾使太子毋恤與知伯伐鄭十七年簡子卒襄子元年越圍吳使楚隆問吳王蓋出公定公之子也使簡子之死實出公十七年則非吳滅之歲使襄子實弔吳王則簡子之死前此矣進退不可考據故其記簡子多十八年記襄子少十八年言襄子在位凡三十三年而已今定以左氏爲本仍以越圍吳之歲爲襄子元年而推次襄子行事之年故襄子在位凡五十一年也　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會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盍使吳王知之乃使隆往弔焉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喪與代王會夏屋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陰以斗擊殺之及其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

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磨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晉出公十三年襄子從荀瑤伐鄭門于桔柣之門瑤謂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瑤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由此怨知氏十七年知氏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欲以齊魯伐四卿四卿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是年四卿分地見晉世家而六國年表在晉哀公三年趙世家云襄子之四年蓋太史公不能正簡襄亡立之年故於年表遷就其事尤爲乖舛今簡襄之年既正則分邑之年以晉世家爲允四卿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荀瑤專決晉國之政四年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以圍鄭之怨不與瑤怒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戰國策作張孟談史記作孟蓋太史公以其父名改之耳而告之曰知伯請地三家而吾獨弗與其移兵伐我必矣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其餘政教猶存其必居晉陽襄子曰諾發車騎趨晉陽城郭府庫倉廩兵甲既具而三家之兵至三月不能拔舒兵而圍之決晉水以灌其城城不沉者三版城中巢居懸釜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趙合謀殺守堤之吏決水以灌瑤軍瑤救水軍大亂三家交攻之遂禽瑤而分其地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醫扁鵲視之曰非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昔秦繆公嘗如此寤將有所言矣居一日召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加非爲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有所言矣居一日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加非爲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有所言矣居一日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加非爲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有所言矣居一日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加非爲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談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在位五十一年而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此非今之中牟今之中牟非趙地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有所言矣居一日簡子寤告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因言夢所見董安于記之皆驗於後蓋滅范中行立襄子及取代皆兆於夢矣及襄子奔晉陽原過見三人得竹書以遺襄子自稱霍太山胡服之事此皆戰國好事者所爲雜說無所考證存之無益於治亂而有無不可加非爲國之要不可載之世家故獨載簡子事於扁鵲傳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牟蓋趙自有中牟耳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史記中山事分散數處於此言中山武公初立類始建國者於魏文侯十七年記伐中山後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不甚後中山使子擊守之於首立五王王齊王差與中山遠或曰中山古鮮虞姬姓未詳其實也徐廣曰中山武公西周桓公之子也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也不知廣何自得此說然是時周衰已甚亦安能使其子弟據中山乎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六年趙韓魏始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

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年矣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迫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養無不克君說使謂相國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人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侯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攻鄄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魏

惠王與公中緩爭國成侯與韓因其亂伐之敗之濁澤圍魏惠王六年中山築長城魏敗我懷成侯五年魏惠王之元年也則濁澤之圍當在五年史記在六年誤矣魏惠王既定位二年敗趙于懷敗韓于馬陵據韓魏世家年表竝同而趙世家在五年亦誤今竝正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門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秦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敬侯十一年三國已滅晉分其地矣至此復分晉者必有餘地昔所未分耳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拔我邯鄲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亡奔韓太子立是爲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年秦使商鞅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五年起壽陵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蘇秦自燕來言六國約從以擯秦肅侯從之以車百乘黃

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使秦東約諸侯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秦以公孫衍爲大良造說齊魏謀共伐趙以敗從約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肅侯以讓蘇秦秦恐遂去趙而從約解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子武靈王立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使國人謂侯曰君時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齊宣王九年魏襄王元年會于徐州始相王後十一年秦惠文王始稱王明年韓宣惠王燕易王始稱王至此五年趙猶不稱王然卒不見趙稱王之年豈自惠文始而追謚武靈王李兌約五國伐秦無功罷于成皐欲陰搆於秦以解其怨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齊王令公孫衍以攻宋說李兌李兌報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此亦舉宋之時也臣已爲足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世一時也臣願足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也蘇代亦爲齊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姤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姤則陰不可得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構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親以成取陰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燕相子之爲君君爲臣齊破燕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樂池送之裴駰曰案燕世家公子平是爲燕昭王無趙公子職之死燕人共立趙聞燕亂遣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也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琴而作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華命乎命乎命乎會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內其女娃嬴娃嬴孟姚也甚有寵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卒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之秦立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
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
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
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阻漳滏之
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
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
無彊兵之救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
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吾欲繼
襄主之業啓胡狄之鄉用力少而功多無盡百姓之勞
而享前世之勳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
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王何疑焉
於是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
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
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
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
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政行先信於貴今胡服
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而功有所止事成
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殺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
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敢竭其愚忠臣聞之
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
之所教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
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
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
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
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
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
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卻冠秫絀大吳
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
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
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
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
者公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
俗也吾國東有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

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將聚舟楫之用求水
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
之邊且昔者簡主實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幷戎取代
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
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于不
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
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
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

俗之聞臣之辜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
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而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
始出胡服令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
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
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各便其用故治世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
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
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

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貢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乘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陘者山絶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也）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大朝于東宮傳國王子何是爲惠文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肥義爲相國并傅王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又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駟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

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
君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
其兵楚懷王自秦來奔弗內楚王之未入秦也或謂主
父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
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亦天下之所明也然山
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楚之智山
東之愚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鬬兩罷
而歸其死於虎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
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尚相鬬兩弊而歸其國於秦

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
伐韓梁東闚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
相合也今其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
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
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
救已必入於秦秦楚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
三晉今主美秦之言而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
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
不待伐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
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

禍安環中趙矣以彊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相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而多割是秦禍亦不離楚也又利於三晉願王熟計之也趙因起兵伐戎翟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使田不禮相之章素佹心不服其弟爲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固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殆有私乎小人輕慮淺謀見利而忘害同類相持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爲怨府無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我也曰無變而度無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令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不敢失吾言也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

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兌乃數見公子成與謀備田不
禮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吾聞
之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
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
爲也禍且逮國自今以往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先
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
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從旁觀羣臣宗室之禮
見長子章比面屈於其弟心憐之初章嘗爲太子矣主
父得惠后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惠文王乃廢章而立
之及惠后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
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
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卽與王戰公子
成與李兌自國至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敗公子章及田
不禮滅其黨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
父宮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不
得食探爵穀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成爲相號安平
君兌爲司寇王少成兌專政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
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十一年齊
秦自立爲東西帝既而皆復爲王董叔與魏伐宋得河

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秦攻魏取安邑
諸侯皆賀趙王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
以秦彊得安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
通此必加兵於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
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涼狼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
涼狼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安邑諸侯
皆賀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
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
罪願得請之秦王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
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涼狼對曰下臣之
寡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
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平陽君平
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
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涼狼曰平陽君平原君親寡君之
母弟猶大王之有華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弟聞於
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喢之嗛於口未嘗不分華陽君
涇陽君華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
者臣聞之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
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
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諫狼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王請黜之
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十
三年韓徐將攻齊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兵
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樂毅以
五國兵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
復與趙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
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
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
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餌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
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
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
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
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
二周西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
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
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
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
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

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宋於魏反垂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交而今乃抵舉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無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彙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龍制於王也

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晉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與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圍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

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

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祭祀
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
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趙王之子孫爲侯者
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
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
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挾重器
多也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
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
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

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燕封宋人榮盆爲高陽君侯
將而攻趙趙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城邑五十
七以與齊齊安平君將之趙奢謂平原君曰國
矣無人甚哉三城五十七邑此無敵國戰覆軍殺將而
求者也今以此求安平君而將之國矣無人甚哉奢嘗
爲燕守上谷燕之通谷要塞奢知之百日之內天下
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君豈來安平君爲乎平原君曰
諾軍釋之僕已言之王王許我矣奢曰君過矣齊之於
燕豈若肝涉血之仇耶使安平君愚安用之使安平君
知又安肯與燕戰且安平君奚以趙之彊爲趙彊則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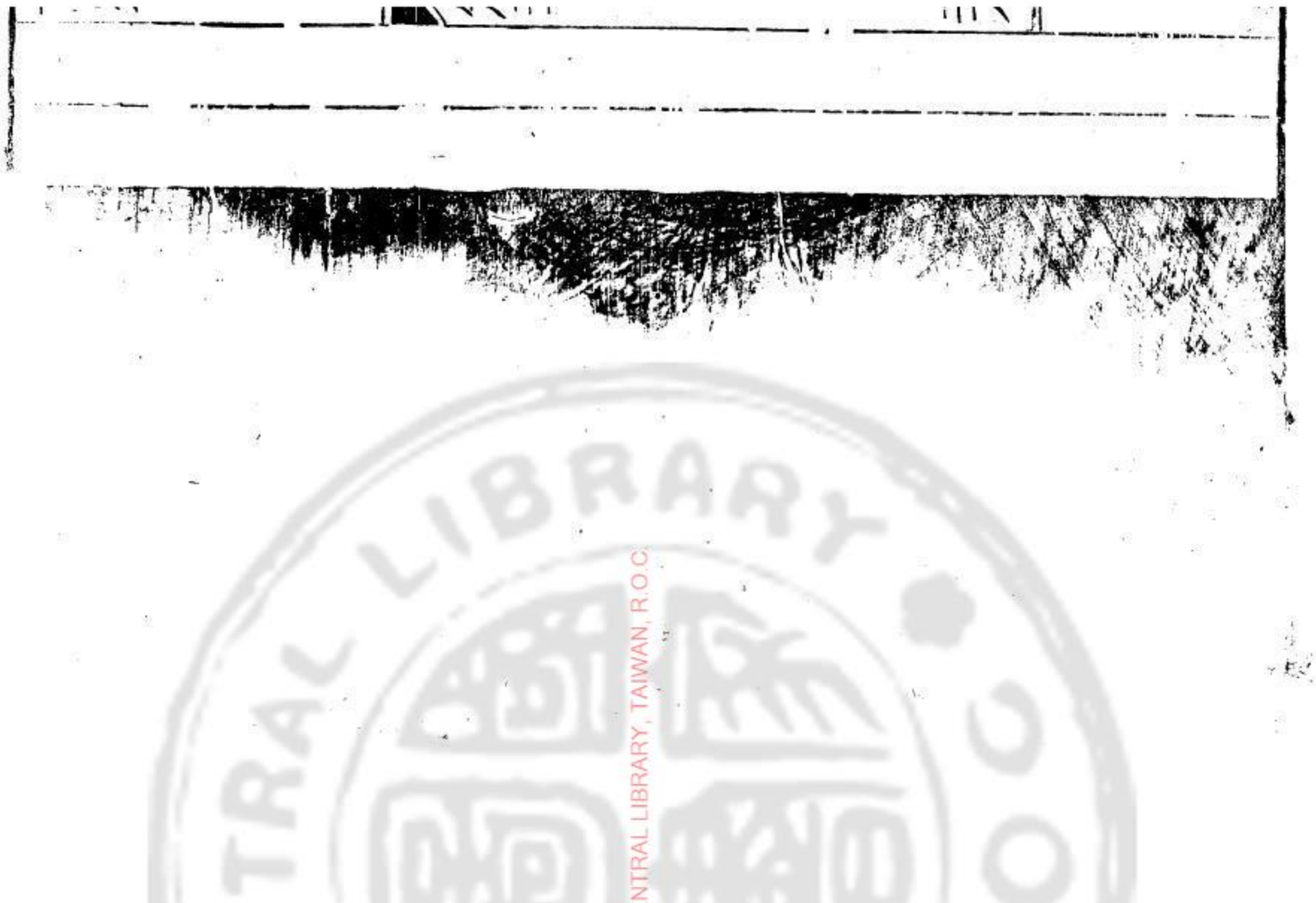
不復伯矣今得彊趙之兵必將曠日持久使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敝府庫倉廩虛乃引兵而歸耳平原君不聽田單將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略如奢之言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三夢衣偏袒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袒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惟王財之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寡君使勝致命

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長平七年王信秦間免廉頗使趙括代將秦人圍之射殺括軍四十餘萬降秦又皆坑之王乃悔不聽趙豹之計秦圍邯鄲王欲媾秦虞卿說王請以重寶附楚魏使秦疑天下之合從而後秦媾可合也王不聽與趙豹謀遣鄭朱入秦爲媾諸侯見秦趙爲媾遂不肯救趙邯鄲幾拔武垣令傅豹王客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將景陽及魏公子無忌皆來救秦圍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西周君納地於秦秦受而歸其君王赧被卒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焚十四年平原君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都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使栗腹約歡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王從之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樂乘爲將破殺栗腹虜卿秦十六年

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七年樂乘假相將而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廉頗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地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悼襄王偃立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太子質秦秦復歸之史記六國年表是歲太子從質秦歸而世家不載其事載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留之故相與謀而納之秦也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中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太子與春平君疑其一人耳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之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王遷立史記遷謚幽繆徐廣曰一曰湣王世本悼襄王偃生今王遷年表及文考皆無遷謚遷失國後死恐不當有謚遷之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趙人輕之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

下却之封牧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徐樂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擊之王信秦間誅牧而免尚以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忽軍破聚亡去以王遷降秦人徙遷房陵八年十月邯鄲爲秦趙之亡大夫共立公子嘉爲王王代六年秦進兵破嘉遂滅趙

蘇子曰趙於戰國彊國也并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文王之子而封於武王傳富辰言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太史公言畢公止以爲周同姓失不考之左氏也成王末年與召公爲二伯率東諸侯以相康王君陳既沒康王乃命畢公保釐成周其後絕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諸公子爭立萬之子曰武子犨從公子重耳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年而反國是爲文公以犨襲魏氏後且爲戎右從侵曹曹僖負羈有施於文公令無入其家犨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獨殺頡而舍犨以舟之僑代爲戎右武子由此不用武子生三子一曰顆嘗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有子曰頡二曰錡邲之戰射楚共王中目楚王使養由基射殺之有子曰相三曰莊子絳最賢事晉悼公平公初爲中軍司馬悼公三年會諸侯于雞澤公弟楊干亂行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致訓至于用鉞敢歸死於司寇將伏劒公跣而出親止之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求和諸戎悼公將拒之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卒獲其利十一年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爲賂悼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此和戎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三年莊子始佐下軍平公三年遷將下軍莊子卒子獻子舒嗣獻子事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四年獻子與荀吳伐羣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爲行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世六卿益彊公室卑十二年荀
躒以賂誅大夫祁氏楊氏而分其田爲十邑獻子爲政
命十邑之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者也其餘四人司
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邑而後見獻子魏戊獻子
之子也而晉人不以爲黨仲尼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
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魏戊
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將受梗陽人柰
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三歎獻子怪
而問之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曰豈

將軍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
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
干位以令大事必有大咎明年獻子屬役於韓不信而
田於大陸焚焉卒於甯晉人去其柏槨獻子之孫曰襄
子曼多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午中行寅范吉射攻趙氏
襄子與知氏韓氏共伐范中行逐之而分其地襄子之
孫曰桓子晉哀公之四年知伯瑤狃於范中行之勝貪
利無厭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知伯
之爲人好利而鷙請而不與則兵加於韓不如與之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請於他國若不與必爭則韓免於兵矣韓康子曰善與之萬家之邑一復請地於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於韓而韓與之魏若不與則兵至於魏矣桓子曰諾亦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喜復請於趙趙襄子不與知伯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伐趙然心知趙亡患必及韓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二子遂與趙氏謀反以兵攻知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圍晉陽也郄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耳臼竈生黿

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盟約勢可見矣是郄疵爲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出郄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作斯）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武子趙桓子之元年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樂羊將攻中山中山得其子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遺之羹羊食之盡中山知其忍也下之羊還報色自

得也文侯以羣臣賓客諸書二篋示之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君之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悲夫贊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疑之文侯使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於君倉唐問曰胡不遣人使上國乎擊曰願之久矣誰可者倉唐請行問君所嗜好擊曰君嗜晨皃好北犬乃遣倉唐縲北犬而奉晨皃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使者不敢見於朝請以燕閑奉晨皃敬獻庖人縲北犬敬上治人文侯悅曰擊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

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臣所得聞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於其倫國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造矣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襲衣曰必以鷄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未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鷄鳴至而衣盡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見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稱曰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是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文侯嘗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古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謁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人主驕人則亡其國大夫驕人則亡其家窮貧者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自吾以行友子方而君臣益親百姓益附自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吾豈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過其閭必式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任吳起守西河諸侯不敢加兵又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强秦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欲伐魏或曰魏君親賢而愛民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來索兵以攻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亦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韓趙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以此終文侯之世未嘗與韓趙交兵文侯欲置相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克曰臣聞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烏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莹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三十一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我取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其將識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洨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莹立是爲惠王惠王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莹與公中緩爭立君亦聞之乎今魏莹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遂圍惠王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卒夜去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公叔痤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郊迎之賞田百萬公叔痤辭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吳起之餘教也相地形決利害使士卒不迷者巴寧爨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勣復益田四十萬爲百四十萬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惟趙世家[illegible]年表皆云虜太子痤按孟子梁惠王言寡人[illegible]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齊之所虜則太子申而秦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虜太子痤者皆非取龐秦孝公初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之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既滅中山使子擊守之矣今此云中山君相[illegible]者蓋尋復國也[illegible]後卒爲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復

使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太
子申爲上將軍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洹王
與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
少不習於兵田忌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
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必封不聽必敗敗公子必
立立必王矣太子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
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不勝
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諸將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
欲啜汁者衆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御果謂太子將
田忌遂與北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龐涓死太
子虜軍遂大破惠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寡人怨齊至死
不忘國雖小欲悉起兵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
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遠於計矣
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也今戰不勝國無守戰
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之此計之不可者王若欲報齊
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如此楚王聞之必怒王
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必爲楚
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使人下齊願臣高
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與魏和
而下楚此可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衆而禽太子

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諸侯之疾我者衆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納魏王與之竝朝者再三趙人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齊于徐州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空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醜之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何必曰利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惠王卒子襄王立將葬惠王而天大雨雪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請弛期太子曰吾爲人子而以民勞費用之故無行先王之喪不義也羣臣皆不敢言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其惟惠公乎乃告惠施惠施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日乎太子

日然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之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而雪甚難以行意者先王亦欲少留而哀社稷安黔首也夫太子爲及日之故而不改得毋嫌於欲亟葬乎若弛期而更日此亦文王之義也太子曰甚善使更擇日襄王元年與齊宣王會於徐州以相王追尊父爲惠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彫陰圍我焦曲沃與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及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

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卒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二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王襄爲王十二年今案古文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兩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昭王昭王者魏襄王也又案司馬貞索隱言世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太史公記襄哀之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又孔衍敘魏語亦無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郎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故今仍以史記爲定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與五國共攻秦至函谷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衞拔列城二衞君患之如耳見衞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衞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衞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衞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衞不如以魏醳衞衞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于衞衞故周室之別也其稗小國多寶器今國迫于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衞醳衞必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精之先衞者必受衞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辭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柰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

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
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
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
魏之强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
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
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
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武王后來歸十六年秦
拔我蒲坂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與我蒲反
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三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秦
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
秦伐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
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
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
人固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
趙王喜召相國而問之對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
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
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
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
今效鄴者使者之罪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
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

爲之中者也王能使臣爲魏司徒臣能使魏獻秦長羊
于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司徒卯謂王
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
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
遠矣王曰善因與秦河東地方四百里地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魏王怒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
秦王無以責秦王誠赦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
秦王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
齊也今地已入而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山東之士
無穀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瞻下兵也今以
兵從矣卯所將秦魏兵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七年秦
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
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十年齊
滅宋宋王死我溫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來
奔昭王以爲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
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
安城兵至大梁而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
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
子無忌爲信陵君二年秦又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
救與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王將入朝於秦周
訴謂王曰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曰子患
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兇曰入而不出請徇寡人
以頭訴曰許綰之首猶鼠首也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
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
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
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
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行欺之也支期曰
勿憂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即見長信侯曰王命召
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
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也吾以爲魏也
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
乎安貴乎長信侯曰棲公已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
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支期隨其後先入
見王曰王僞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見王曰病
甚奈何吾始已諾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
無得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五年將使段干崇
朝地而講秦蘇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
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

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察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今土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用梟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鄗丘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苶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亞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

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趙王曰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王能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如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奉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禍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

也若導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之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導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絕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山河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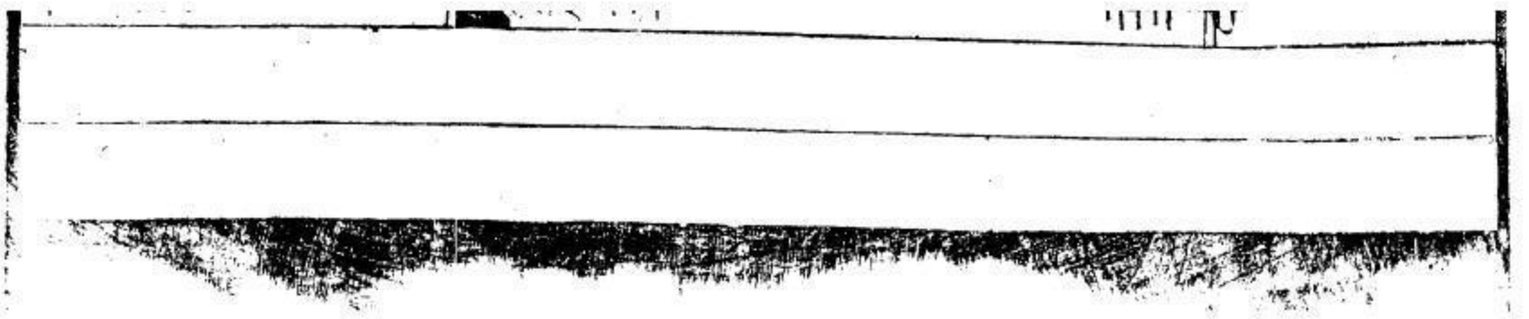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頓易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還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衞大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魏無忌自趙歸魏率五國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兵救之畏秦不行信陵君矯奪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

浦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決河溝灌大梁虜
王假遂滅魏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此六世矣此必魏之
同姓信陵君之諫安釐王親秦而伐韓也固曰秦惡安
陵氏欲誅之久矣又戰國策安陵人有縮高者信陵君
取之安陵君不遣縮高自殺信陵君之亡也秦王使
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
封小國也魏之亡也
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
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
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
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
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安陵
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
哉秦王勃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
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
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
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
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累也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
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

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梃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
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
先生也
蘇子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
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
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
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
主使當乎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
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
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
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
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魏世家第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之先曲沃桓叔之後也（五音子之賜故杜預韋昭皆言桓叔韓氏之後）桓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外傳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曰其自桓叔以下嘉）

弟曰韓萬晉鄂侯四年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遂翼侯殺之武公三十八年代有晉國韓氏始入晉爲大夫萬之孫簡事晉惠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使龕視秦師簡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不可與戰惠公不聽兵敗秦人執之以歸簡曾孫子輿子輿之子曰獻子厥晉靈公之六年趙盾言之於公以爲司馬秦晉戰于河曲盾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戮之衆皆怒盾獨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舉而不黨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召獻子而禮之曰子勉之終是心也可以臨長晉國矣景公十一年獻子之爲司馬二十七年矣從於伐齊齊師敗獻子從齊侯執繫於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幾獲齊侯逢丑父以身代齊侯齊侯逸十二年晉作六軍而獻子將新中軍十三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郇瑕氏之地曰饒沃而近鹽不可失也獻子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居之無疾公從之遷于新田是歲楚伐鄭欒書禦之過於繞角楚師還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羣

帥皆欲戰獻子與荀首士燮諫曰不可吾來救鄭而遂伐蔡既遷衅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欒書從之自是軍行以三卿爲謀主師輒有功十七年景公誅趙氏朔之子武從其母姬氏畜于公宮分其田以與祁奚獻子言於公立武而反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晉楚戰於鄢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郤欒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子辭焉乃免於亂悼公立獻子爲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七年獻子請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以無忌掌公族大夫獻子雖去位而荀

鑒爲上卿禀焉以從政卒以服楚而伯諸侯十三年命宣子將上軍宣子願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年宣子聘于周稱晉士起靈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必韓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文子卒宣子爲政出聘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至齊見公孫竈之子旗與蘧之子强曰非保家之主也弗臣齊人多笑之怀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求玉干賈人子産弗與宣子以玉與馬謝之曰子命起舍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宣子好善而不立晉大夫范鞅荀躒貪而不信以賄誅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楚滅陳蔡畏楚而不能救魯季氏逐其君取賄而不能納宣子居其間無所可否自趙武死而晉益衰魯叔孫之言皆信頃公十二年宣子卒子簡子不信嗣定公三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十五年與知趙魏三家共逐范中行氏左傳晉頃公之十二年當魯昭公之二十八年周敬王之六年是歲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而史記年表周敬王元年猶爲韓宣子之年

故逐范中行猶爲宣子之史記年表宣子之後遂至康子而世家宣子之後有貞子而後至簡子太史公言韓氏世次自此以上脫謬尤甚　簡子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嗣晉哀公四年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康子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田也無所用之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從之及韓之取鄭也實自成皐康子卒子武子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虔立景侯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敗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嚴遂弒哀侯及相韓傀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三年聶政殺相俠累後二十六年當哀侯六年皆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言嚴仲子事韓侯與相俠累有郤使聶政刺殺俠累戰國策亦言韓相韓傀嚴遂重於其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俠累走抱哀侯以刺客傳及戰國策考之則哀侯六年是時嚴遂之去韓人矣而聶政刺俠累當在哀侯七年春秋趙盾弒君之義也然則年表世家書列侯二年盜殺相俠累者誤矣　子懿侯立懿侯元年與趙因魏亂伐之圍魏惠王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一年昭侯如秦史記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未詳何君故不書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矣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宣惠王八年魏敗我韓舉十年初稱王十一年與趙會區黍十四年秦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鯁申差於濁澤公仲謂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韓秦之兵而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王聞之大悅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秦秦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

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盡甲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秦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憱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外以歸今也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特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晉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

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外者張儀而已其實猶不失秦也自楚圍雍氏至猶不失秦一節史記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然則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今據徐說正之公仲從之秦果出兵與韓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則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泠向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

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史記說韓咎芊戎者皆蘇代一人而異說理必不然矣戰國策以說韓咎爲泠向蓋得之矣）十三年立子咎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兵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助諸侯攻齊濟西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二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王謂公子他（他或作池）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秦韓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
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
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
可以不戰而深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
太行韓王恐使陽城君謝秦請效上黨以和令韓陽告
上黨守靳鏊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將入上
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鏊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
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與是欺
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鏊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
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將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秦百
趙請敬內之趙王受之秦怒移兵攻趙十三年秦拔
趙上黨擊殺趙括坑趙兵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
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
成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
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
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
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信陵之說魏王曰今韓氏以一
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救
至漢氏太史公不得其事矣
大抵戰國事韓最疎略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爲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

世家第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敬仲完者陳厲公躍之子也厲公之後再立弟故厲公子不得公林次曰宣公杵臼厲公之後再立弟二人長曰桓立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御寇敬仲善於御寇懼而奔齊實齊桓公之十四年也桓公以敬仲爲賢將以爲卿敬仲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桓公以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敬仲之少也厲公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及懿氏將妻敬仲卜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敬仲入齊能讓而有禮君子亦知其將有後矣敬仲居齊始爲田氏生田穉孟夷夷生田湣孟莊莊生文子須無事齊靈公莊公文子賢二君不能用立於崔杼慶封之間文子亦知其必敗也文子之子曰桓子無宇文子在而桓子出使於諸侯矣莊公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使薳啓彊來請會期齊聞有晉師使桓子辭且乞師崔杼弑莊公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稱其清景公三年文子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欒高鮑氏共誅慶舍而逐慶封景公淫侈政事廢墮厚於賦斂而急於刑戮桓子陰收齊衆制其家量與公量四而加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取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故齊人皆疾景公而德陳氏九年晏子聘於晉與叔向言及齊故知齊之將爲陳氏也十四年公孫蠆卒其子彊幼欒施欲治其家高氏之老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桓子善於高氏乃皆授甲將攻欒氏施見桓子曰子胡然吾將以厚高氏耳子姑止之桓子稽首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或告桓子曰欒氏高氏將攻陳鮑桓子甲以見

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欒高則皆將飲酒遂伐之欒施高彊皆敗出奔魯桓子與鮑氏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從之既而請老于莒景公之母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由此始大凡齊之公族逐於欒高者桓子皆召而反其邑且私具幄幙器用從者之衣屨而與之凡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晏子言於景公以陳氏爲虞勸公力行仁政以懷撫齊民而以禮止陳氏私施公雖善之而溺於淫樂竟不能用故陳氏遂大桓子卒子僖子乞嗣史記范中行氏反晉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往救而輸之粟案左傳景公與衛叛晉久矣前此已屢伐晉其救范中行非田氏樹黨而後請之也景公嬖少子荼使國夏高張傅而立之寘羣公子於萊公卒僖子構高國於諸大夫共伐之二子戰敗出奔僖子立悼公遷荼於駘而弒之僖子卒子成子恒嗣悼公立四年齊人弒之而立簡公壬簡公嬖闞止使爲政成子畏之簡公四年成子與諸陳攻殺闞止因弒簡公而立公弟平公驁史記成子既弒簡公懼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案左傳成子歸成於魯以子貢之言不得已而與之本非成子所以自完計也又自是齊晉更相侵伐未已亦不見成子約三晉之實又是時吳滅已久而言通吳越之使亦非確論也故皆不錄成子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

之政皆歸田氏成子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
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所食
平公十三年晉伐鄭成子救之師將興屬孤子三日朝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以命顏涿聚之子晉曰而父死於
隰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
朝無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
雨不涉鄭人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今師不行恐無及
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
聞之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乃還成子侍妾數十有子
百餘人史記成子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實客舍人出入者不禁故成子之子

七十餘人譙周以謂田恒之爲人雖大負弒君之名至於行事實亦修整必不爲此失行也周說有理今故存取史記

成子卒子襄子盤嗣襄子相齊宣公宣公三年三晉滅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襄子卒子莊子白嗣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自襄子至太公三世相齊宣公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康公立十四年淫於酒色不聽政太公遷之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十五年魯敗齊平陸十八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和爲諸侯周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太公立爲齊侯列於周室二年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五年韓魏趙伐我至桑丘史記三國世家及年表皆書此事止此而已獨於此書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緩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案騶忌相威王後此二十餘年既可疑矣據戰國策田臣思伐燕之謀乃湣王十年伐燕噲子之之事也然太史公湣王十年全不載伐燕事今削之桓公五年而收之湣王十年乃得其實

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阿者遂起兵西擊趙魏衛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史記於此言敗魏澤圍魏惠王案三晉世家是年韓趙圍魏惠王其事甚詳齊初不與也是時威王初親政伐魏以自解則可必未暇與韓趙圍惠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以鼓琴見威
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因言鼓琴以及政事王善之見
三月而受相印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二十三年
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
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數柰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
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
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渡
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
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王慚不懌而
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
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
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幷邯鄲其
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
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
其計時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言
於王使田忌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

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驕忌言於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三十三年殺大夫牟辛徐廣曰大夫一作夫人索隱亦曰年表作夫人然令年表作大夫矣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與驕忌謀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所田忌聞之遂率其徒襲臨淄求驕忌不勝而奔二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孝公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王知田忌爲驕忌所賣乃召而復其位魏伐趙與韓共擊魏戰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

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削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乃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八年復會甄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以相王十年

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
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
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
上大夫孟軻最賢以爲卿皆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
王元年秦相張儀與諸侯執政會齧桑犀首立五王齊
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
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
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柰何對曰君爲
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登見嬰子曰臣

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
而三國伐之難廢王猶且聽也然中山恐必爲趙魏廢
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
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
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
山中山急而君難其王中山恐亡其國必廢王事齊賢
於爲趙魏驅羊矣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臣聞同欲者
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王而負海不與焉此其欲
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
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

之爲人也多智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因
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
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
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大國先與之王以
止其遇哉趙魏許諾遂與中山果絕齊
而從趙魏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曰
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
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
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彊萬乘之國取與中山
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背而
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患
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公欲之乎
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
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
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彊敵也出
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
用臣之道地不虧兵不用而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
道柰何登曰王發重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
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耳

君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軍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
也今齊之辭云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
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
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
存之也張登曰此正所以存之者也齊以是辭來因以
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
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離我於中山而
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
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趙燕而不往燕趙果俱輔
中山中山王事遂定三年封四嬰於薛四年迎婦於秦

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八年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
之燕大亂十年燕太子平與其將市被欲攻子之儲子
謂潛王曰因而乘之破燕必矣是時秦魏伐韓韓求救
於齊潛王謀救韓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
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
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
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潛王因令章子將王都之
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破之燕君子之皆死齊遂虜燕
衆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將遂滅燕燕人不服諸侯皆謀
救燕乃止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朝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
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
曰秦秉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
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無東旬餘則魏氏
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
軫曰柰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
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搏
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
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
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
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
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
何曰秦兵不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
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
轉秦韓爭事齊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
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
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
惡張子多資矣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

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秦以爲相是歲楚懷王入秦秦因留之二十六年文以計得脫歸復相齊因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軍焉秦與韓魏河外以和兵罷楚懷王死於秦楚太子橫先質於齊湣王與相薛文謀歸橫立爲頃襄王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四年田甲劫湣王王疑相薛文使之文懼亡去已而知文無謀召之文遂老居薛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願王受之而勿庸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與秦爲帝則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而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以

伐桀宋國重而名尊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以
敬秦爲名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
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代之在燕固
與燕昭王謀勸齊伐宋以弊齊因謂潛王曰齊南破楚
西屈秦用韓魏之兵舉燕趙之衆猶鞭策也臣聞王者
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象使侍屏匿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
王不伐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
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
則利王何弗爲潛王曰善三十八年使韓聶將而伐宋

秦昭王聞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
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
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
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
請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
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矣以萬
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
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
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
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

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
曰諾於是齊遂伐宋三覆宋兵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
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
嘗君出奔魏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
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敗我濟西王解而郤
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初齊負郭之民
有狐咺者正議湣王靳之檀衢故百姓不輔齊宗室子
隙舉直言殺之東閭故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
亦殺之故大臣不親及燕兵至使向子將而應之軍破
向子以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
湣王不與軍遂破走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衛臣
而共具湣王不孫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
魯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相湣王淖齒數湣王
曰昔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
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
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
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而

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卣器齊人有王孫賈者年十五事
潛王王出走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
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
汝不知其處尚何歸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
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刺淖齒
殺之畫邑有賢者王蠋屢諫王王不聽退而耕於野燕
人知之令軍中無入畫邑三十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
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
不如烹遂自經絕脰死齊亡大夫聞
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欲立之湣王之死也王子法章易衣
服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灌園太史敫女奇其狀貌以
爲非常人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焉淖齒既死莒中
人推求湣王子得法章立之是爲襄王以保莒布告齊
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時燕已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
墨未下田單堅守即墨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
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盡復齊故地封田單爲安
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初襄

王之立也即以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建之母也
太史嘉曰女不媒而嫁汙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
后賢亦不失人子之禮王建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
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則攻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
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
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
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
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爲此而務愛
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長平四十餘萬遂
圍邯鄲鄲國子曰秦破馬服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
何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
楚之柱國也秦固已取安邑晉陽鄢郢三國與秦壤界
矣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
之東陽則趙魏危矣趙危則非齊之利也夫韓魏楚趙
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
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厭緩是以天下之
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
齊則足以敵秦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
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以淖齒之亂

惡楚秦欲取齊故使蘇洵之楚使任固之齊齊可詘楚
王曰秦王欲楚不若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秦之
有楚以資固於齊也齊見秦之有楚則必受固是王之
聽洵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
夫洵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使人
以洵來之辭漫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
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閒亦可
得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
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
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

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
于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
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王
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
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
入秦王還車而反雍門司馬與即墨大夫即入見曰齊
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
阿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三晉之
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
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

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稱制乃西面事秦爲大王不取也秦使陳馳誘齊王約與五百里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一幷於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遺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此連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連環謝秦使曰謹已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爲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既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相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子曰蘇秦欲連諸侯以抑秦此一時長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大方相秦人謀雖善將有不能久者後

不可矣夫燕齊負海前有四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時出而拯其亟雖秦之暴亦安能遂滅諸侯乎然威宣方以其力攻伐諸侯諸侯不親湣王取宋破燕求逞其欲不暇及遠而王建媮安自守僥倖秦之見容與五國相隨而亡豈非天哉然吾觀六國之亡其君無一人可以守國者楚考烈王死李園專國負芻與王猶爭立僅能自定而秦兵至趙王遷信讒以誅李牧魏景湣王用秦間以廢信陵韓王安制於韓玘燕丹私怨始皇欲以刺客斃秦雖使秦寇不作其勢亦不能久安矣而況秦乘其弊乎

伯夷列傳第一　古史二十四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歸之蓋西伯受命稱王紂雖無道置而不伐者九年及文王崩武王終三年之喪帥諸侯之兵觀政于商而還居二年紂日長惡不悛遂舉兵伐之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爲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爲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孔子稱之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衛出公與父莊公爭國冉有疑之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由此言之伯夷叔齊之出也父子之間必有間言焉而能脫身以遠於亂安於喪亡不以舊惡爲怨故凡言伯夷之不怨以讓國言之也孔子稱古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夫伯夷叔齊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義之所在無以生爲也故志不降身不辱自柳下惠以下皆全生者也故志降身辱獨其言行不汙耳至於虞仲夷逸雖隱居不屈而佯狂放言身潔而言蕩蓋未有若伯夷者故凡言伯夷之不辱以去周言之也

蘇子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天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

益矣文王之德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

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
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弒春秋雖書曰
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
討賊不敏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夷吾仲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齊侯
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始
吾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
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
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

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賞必當不[illegible]弘故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其於諸侯抑强暴扶寡弱來之以禮服之以義不以力勝不求苟得是以諸侯順服無與爭者狄滅邢衛言於桓公與諸侯救而封之甯母之會復言於公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子華將以鄭爲內臣却而不受於是鄭伯從之乞盟此其所以霸也管仲封於小穀魯莊公德之爲築其城嘗聘於周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事何辱命焉卒受下卿之禮而還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公室塞門反坫三歸官事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終以此敗故孔子譏其不知禮管仲既沒齊國因

其遺業常強於諸侯至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
說而益增之其處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
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
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訾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
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報之尚何以霸哉管仲
之後於齊無聞有管修者事楚爲賢大夫白公之亂死
焉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桓公實怒少姬
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北伐
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
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今考之此三
說皆非也桓公二十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爲鄭謀楚是
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伐楚楚因遂侵蔡蔡在楚之北故
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爲伐楚楚動也山戎病燕故桓公
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或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雜說公羊不推本而
信之太史公又以爲然今刺客傳論之備矣皆不可信
故不取也

蘇子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民到
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稱其果而已曰仁則
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爲子路曾子之所畏而管仲曾西
之所不爲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爲其國者至矣然其所
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非其有餘而自及之也
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

自信自信之餘而後親信之餘而後友信之友信之餘而後君信之君信之餘而後能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麤夫子路自其誠身而爲之矣而其功未足以及民管仲其功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子路之所不能也由子路之道惟其不成成則堯舜是也由管仲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之所以不予也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桓子桓子卒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嬰曰惟卿爲大夫不自直也晏子蓋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世以爲陋而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以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私讐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予有如上帝乃歃崔慶既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邶殿之邑六十三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桓子

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焉不得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辱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治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鄰是

十一三子先擇鄰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illegible]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之鄙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之病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斂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侍于遄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如和羹水之酸醯鹽梅以亨魚肉煇之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

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歟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荀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為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為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闚

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蘇子曰管子以桓公伯能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禮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子蓋有愧焉然晏子事靈莊景公皆庸君功業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比耳至於糾合諸侯攘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姚元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元崇好權利事武后立於羣枉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時亦有所縱弛太廟神主巡游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介潔特立於武后世排斥權倖身危者數矣其於明皇帝亦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元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

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弊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異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不知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害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溫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筴故孔子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又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及孔子敘古之逸民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因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浼我哉夫二子之行
不至於此而其風之所及則有至是者與蓋孔子稱作
者七人其三人伯夷叔齊柳下惠皆見於書其四人朱
張少連夷逸皆不見虞仲或曰太伯之弟所謂仲雍者
也蓋始斷髮文身以治句吳儻或是歟
蘇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義不事武王而
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於魯而不去行若冰炭之異而
聖人皆取之者其心一也心苟不然則伯夷必陋於狷
柳下惠必陋於鄉原而孔子奚取焉易曰君子之道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君子平治其
心外累既盡至於不可加損人莫得而見也雖其出處
語默應於外者不一而其中未嘗違仁然後知其爲同
耳然孔子之論此三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仁人未嘗
以聖人許之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
其語矣吾見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
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
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歟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賢於當世之君子至
於當世諸侯大夫則不能望其垣牆耳非以爲堯舜等

比也故其敎逸民亦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至孟子始謂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與孔子異而世俗又從而廣其說曰此三人者皆聖人之趨時者也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夫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而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也哉此皆妄意古人耳湯之稱伊尹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之自稱亦曰維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及孔子敘書皆不以爲過謂之聖人或庶幾焉如伯夷柳下惠喜從孔子而已

柳下惠列傳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子臧昊季札列傳第四

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也名欣時宣公之十

諸侯伐秦而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欣時逆公

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將討之宣公既葬子

臧欲亡去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子臧反

而置其邑負芻之二年諸侯來討執而歸之京師將以

子臧見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

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明

年曹人告于晉請歸負芻而反欣時晉侯謂子臧反吾

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與卿而不出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善之故於負芻之歸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春秋諸侯失地必名於其反也書曰自某歸于某曹伯不名而書曰歸自京師言無與爭國者也其後二十年而吳季子稱子臧之義讓其兄諸樊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末立使季子聘于上國至魯說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

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寃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其盟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敘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盛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作矣政必及子
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
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
魚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之初使過徐徐君好其寶劒
口弗敢言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及還至徐徐
君已死遂解劒懸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死矣
尚誰予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夷昧
十七年卒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
乃立夷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以僚之立也不順陰養
死士欲以爲亂僚立十二年將因楚平王之喪伐楚復
使季子出聘以觀諸侯季子至齊而長子死葬於嬴博
之閒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弔而
觀焉坎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可隱左袒右旋而號者三日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不之也已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及季子歸則光已弒僚矣季子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古之道也季子復事闔廬夫差年九十餘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之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後十二年而吳亡季子蓋已沒矣

蘇子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貴雖齊桓晉文皆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予高二子之義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劒於墓不以死皆其心葬子嬴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范氏陶唐氏之後也陶唐在周爲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入晉范氏之祖也隰叔之子曰士蔿事晉獻公爲司空蔿之子曰會逮事文公爲戎右事景公爲上卿秉國政晉國之盜逃歸于秦所謂范武子也武子生文子文子名燮郤獻子克有憾於齊武子請老以避之文子始佐下軍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能對文子知之歸以告武子武子怒曰爾以童子掩人於朝吾死亡無日矣擊之杖折其委笄已而從郤獻子伐齊勝之歸而後入武子曰何後也對曰師以喜歸恐人屬耳目於

我也武子乃喜曰吾免矣景公之季年欒武子爲政以
文子及知莊子韓獻子爲謀主師不妄出出輒有功欒
武子所以能保晉國者三人力也及厲公即位三郤騶
侈而公多外寵六年將與楚爭鄭文子畏其成功也言
於公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蔑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
伐鄭乃興師及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還曰我僞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武子又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
曰晉先君之亟戰也有故齊狄秦楚皆強不盡力子孫
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文子之子匄進曰若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而疏行首何患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遂戰晉人勝楚而歸文子立於戎馬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
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厲公卒不悟文子歸而使其祝宗
請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惟祝我使我速死范氏福也遂自殺公果欲盡去諸
大夫而立其左右先去三郤將殺欒書中行偃而不忍

書偃懼遂弒公及其外嬖而立悼公文子之子曰宣子
句爲晉執政傳子鞅及孫吉射而敗爲趙氏所滅
蘇子曰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
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
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
頸也其愚知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論晉
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叔
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與

范文子列傳第五終

晉叔向列傳第六

叔向晉之公族也名肸氏曰羊舌其祖羊舌大夫事獻公爲軍尉從申生伐皐落氏勸申生以死易亂者也其子職佐祁奚爲軍尉生子四人長曰赤次曰肸次曰季曰鮒赤與肸皆賢職死祁奚言赤於悼公以代其父所謂銅鞮伯華也三世皆賢人叔向事悼公平公昭公習於禮而勇於義以直聞於諸侯雖不專任晉國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晉國賴焉欒懷子好施而多士范宣子畏而逐之叔虎以力嬖於懷子宣子殺虎幷囚伯華叔向樂王鮒幸於平公見叔向曰

吾爲子請叔向不應人問其故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公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平公十二年晉楚會盟于宋楚人衷甲趙文子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將盟楚人爭先叔向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既罷楚子木歸以語其君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二十一年楚靈王求昏于晉韓宣子送女叔向爲介過鄭鄭子太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

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常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然後就盟叔向曰晉見其盛衰及其老也君弱臣强各營其私不在諸侯叔向區區其間彌縫其闕救敗而已其才不盡用也齊侯使晏嬰如晉叔向從之燕語齊晉之故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公族盡矣公室將卑宗族枝葉先落胥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耳胥又無子公室何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凡叔向所言諸侯大夫吉凶得失之際後多信者乎公作虎祁之宮石言于魏榆叔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三年而平公卒諸侯不服楚靈王因陳亂以滅陳又將討蔡韓宣子問焉叔向曰蔡侯得罪于君父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不

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陳今又誘殺蔡侯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惡而降之罰也既而楚人滅蔡二年而弒靈王楚子干自晉歸于楚韓宣子疑其得立叔向以其無德與人也知其不克子干卒死蓋叔向之母亦賢人也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害女非嫉之也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力欒氏之難羊舌氏卒被其戮叔向將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慘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咎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牙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面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及叔向死晉

人誅祁盈伯石黨於祁氏幷及於祁羊舌氏絶鮒字叔
魚叔向之季弟也貪而多詐平丘之會攝君司馬求貨
於衛淫芻蕘者衛人請於叔向叔向數其罪而止淫者
晉以莒故執魯季孫意如既而將歸之季孫請受命於
會韓宣子患之使叔向辭不能則請使鮒鮒見季
孫而泣曰昔吾逃罪於魯由武子以不死今歸子而不
歸將館子於西河柰何季孫懼而請歸士景伯如楚使
鮒攝理邢侯與雍子爭鄧田雍子納女於鮒鮒蔽罪邢
侯邢侯怒殺鮒與雍子於朝韓宣子問其罪叔向曰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
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
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
魚於朝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蓋少之云爾

蘇子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
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
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
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
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丘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
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烏乎殆哉彼不

幸而老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子產列傳第七

鄭子產名僑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發之字曰子國故曰國僑子國亦鄭之良大夫也與子駟子展同事成公僖公爲三卿晉楚之兵無歲不至於鄭鄭人不知所從簡公元年子產尚少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國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晉楚爭鄭必自是始矣不四五年不能安也三年尉止怨子駟聚羣不逞攻而殺之幷及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攻盜盜入于北宮臣妾多逃器用多喪于產聞盜爲門者尤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國人助之盜衆盡死既而子
孔當國爲載書使諸司聽命於巳衆弗順將誅之子產
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
衆爲政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必從之不然
必亂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乃定蓋子產一出而國人
知其賢矣簡公十二年子孔得罪死子產爲卿大夫良
霄侈而愎公孫黑富而嗇陵上有爭而未決大夫相與盟
之矣國人憂之其賢者裨諶譖蔑相與言曰雖盟禍未
歇也必三年而後紓蔑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
天命也其焉避子產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明
年黑攻良霄殺之大夫皆不安其上卿子皮以政授子
產子產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許之
是時簡公之十八年也子產爲鄭內協和大臣外敬事
諸侯選賢以任事立法以齊衆行之二十二年定公八
年而卒鄭人安之諸侯敬之復以政授子太叔鄭以無
患者久之蓋子產之爲政慮遠而事詳凡其所施鮮不
過理故無後害其稱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使國人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行之一年而民

謗之三年而民誦之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不從既葬將以幣見新君晉人辭之用幣而歸乃歎曰欲敗度縱敗禮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克也平丘之會子產與子太叔從君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先會一日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太叔止之請待明日往則無所張矣堵女父爲亂死堵狗娶於晉范氏懼其挾范氏以報也奪狗之妻而歸之晉晉以州田賜公孫段子產如晉爲其子施歸田韓宣子辭子產曰縱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封疆之言弊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敢固以請晉人受之凡政無大小其慮之必預而處之必審類如此矣然鄭之賢者無一不用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其要皆主於禮而加之以敬凡鄭伯將適楚必以告于晉適晉必以告於

楚既朝而反又使大夫聘焉以謝不敏其應接諸侯亦無所不盡禮衛北宮文子相衛侯以如楚過鄭印段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然義之所在雖大國有不懼者矣鄭伯適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其館之垣以納車馬晉人來讓子產對曰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若不壞是無所容幣以重罪也請修垣而行趙文子愧焉乃築諸侯之館楚公子圍將娶于公孫段氏國人畏其詐而襲鄭也子產使行人揮辭焉乃館於外既而將以衆逆復使探言其情楚人知其有備乃請垂橐而入平丘之盟子產爭承曰鄭男也而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而爭至昏晉人許之韓宣子來聘求賈人之玉子太叔子羽皆欲予之子產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吾且爲鄙邑矣卒不予鄭大火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將以爲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晉人來讓子產辭焉亦止駟偃卒其子絲晉大夫之甥也以弱故弗立父兄立瑕晉人來問其故大夫憂之子產弗謀而對曰天實剝亂駟氏其孤幼弱父兄私謀而立長親寡君弗敢知其誰實知之若鄭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縣鄙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何國之爲晉人舍之故雖晉楚之强不敢加之至於父兄率常厚之以恩使無怨焉以興亂子晳攻伯有逐之子產與之盟而撫之伯有死子產柩之股而哭之斂其死者而殯之馴氏將攻之子皮怒曰殺有禮必有福乃止公孫段貪而無恥子產有事賂以其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爲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定以待其所歸可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子晳與子南爭室子晳棄甲而見子南子南擊之傷大夫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遂行子南然亦時其有罪而致討焉豐卷將祭請田勿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怠怒退而徵役子產弃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子產在鄙聚傷而歸數其三罪而戮之尸諸周氏之衢故諸大夫畏而愛之子產既治鄭名高於諸侯其爲人博識而有辭凡其所言諸侯紀之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以書責之宣子爲之輕幣鄭入陳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命晉人詰之不屈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平公有疾卜之曰實沈臺駘爲祟史不能知又夢黃熊入于寢門亦莫知也問之子產子產推言其實晉人貴之子產善因事而行義寬猛無常曲直無固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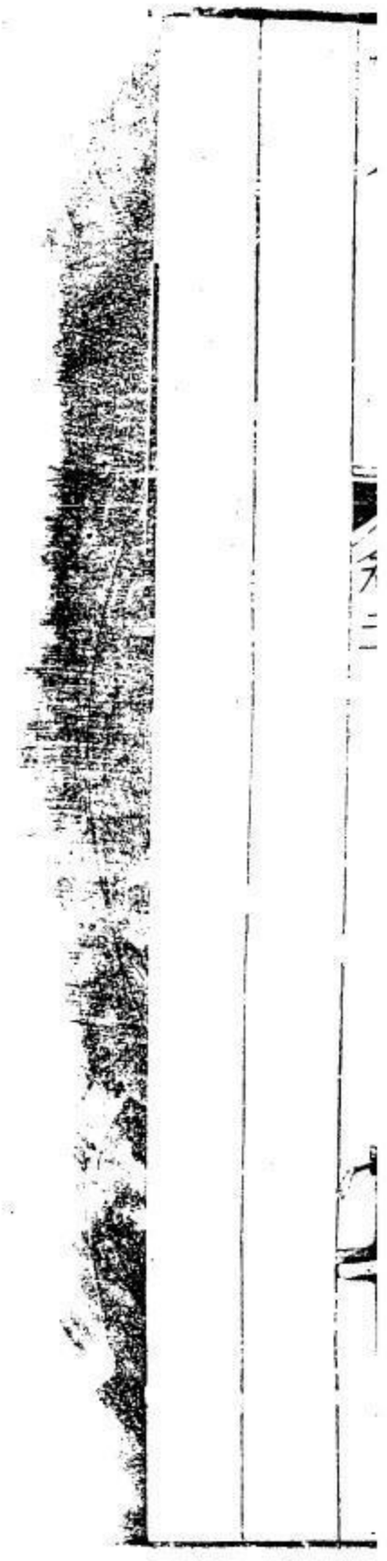
所在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盍毀鄉校
子產曰其所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其於聽言如恐不及也然孔張失位晉容
笑之富子諫曰國無禮何以求榮孔張之陋吾子之恥
也子產怒曰邪辟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
子寧以它規我有星孛于大辰其占在鄭裨竈曰若我
用瑾瑕玉瓚鄭將不火子產既火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太叔曰若有火國幾亡子何
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卒不予亦不
復火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國人請禜之子產曰我
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窮也吾
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之不惑於禨祥至
矣然或夢伯有介而行言將殺帶與段既而皆信則爲
之立良止以撫之而幷立公孫洩以爲說君子之爲政
盡之以物理人情物理之所及雖鬼神幽冥之際無不
也子產於此蓋得之矣實沉臺駘晉星也晉之所當
祀也黃能鯀龍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亦所當
也至於伯有鄭之世大夫也死而爲孽爲厲之立後而
止固其理也若夫星孛于大辰而欲用瑾瑕玉瓚龍鬬
於時門從而禁之此巫祝之事未見理之當然者固君
子之所不許也凡子產所爲無不曲當者惟作丘甲渾罕譏之
而鄭卒先衛亡鑄刑書叔向譏之而子產之後鄭細目
甚簡公之三十五年晉趙武死公如晉弔趙氏辭焉及

雍而復魯季友如陳葬原仲大夫越國而送葬春秋譏之鄭以人君而弔鄰國之大夫此非知禮者之所爲使晉以爲口實而責其餘鄭必有不能堪者而子產行之何哉

蘇子曰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之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論云爾

鄭子產列傳第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列傳第八

孔子之先宋湣公之長子曰弗父何湣公之亡也公弟煬公熙立弗父何之弟鮒祀立是爲厲公而何世爲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嘉爲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爲魯聊人孔子之曾大父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幼而喪父葬於防山母諱之不以告及母死不知其墓乃殯於五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儒有過而疑者因問之得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合葬於防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蓋未有知之者
嘗爲委吏會計當嘗爲乘田畜蕃息年三十有四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予口其恭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後雖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吾死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孔子得以適周問禮於柱下史老聃將辭去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明年魯昭公孫于齊季平子專國季氏饗士孔子要經而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十七當魯昭公七年是歲孟僖子相昭公如楚病不克相禮耳僖子之死實昭公二十四年則孔子年三十四矣又昭公二十五年陽虎始見然則孔子要經亦當在此後故坿此時正之魯方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復問政對以後倣此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伯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霸爵之大夫起羈紲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伯小矣景公說史記言孔子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適魯問孔子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俗公事文於齊世家言昭景公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魯人立其子季桓子桓子事孔子甚敬魯國亦用和定公十年夏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相焉齊人歸魯侵地以謝過十一年齊人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行魯由此觀之孔子相魯齊人懼其霸魯故歸侵地以驕魯君欲其淫樂而忘政事

死桓子嗣立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曰得
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
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是時陽虎專季氏嘗囚季桓
子盟而釋之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之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烝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
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
述而脩詩書禮樂弟子至自遠方受業者益衆定公
八年陽虎將殺三桓不克出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不
得志於季氏與虎同惡以費叛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
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然卒不行時孔子年五十自陽虎出而魯小安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
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十年齊魯會於夾谷孔子相定
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
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許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

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避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
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
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
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illegible]享卒事齊人不能加魯齊侯愧焉乃歸魯侵
[illegible]之田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
[illegible]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
[illegible]屬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
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
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豚羔者
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

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將行而惡彰君之惡也於是魯方郊不致膰肉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之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然則孔子之去實以女樂而託膰肉耳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各一諸侯皆莫能用卒自衛反魯孔子之初適衛也主於顏讎由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孔子貌類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以爲虎而止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居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使健者爲甯武子臣然後得去月餘復反乎衛主蘧伯玉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illegible]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

之[illegible]遷蔡昭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去其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

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
分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
姓以遠方之職貢無忘服也陳人求之故府得之居陳
三年吳楚爭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將復適衛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其私車與蒲
人鬬蒲人懼以孔子盟曰無適衛孔子既出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神弗聽也衛靈公聞孔子來
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
晉楚也而伐之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
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夫已而已
矣孔子聞之曰果哉未之難矣孔子自衛將適晉趙簡
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孔子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
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丘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乎衛復主蘧伯玉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復適陳是歲靈公死明年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魯桓宮災孔子聞之曰災必於桓釐之宮已而果然秋季桓子卒其弟康子嗣桓子病且死遺言於康子恨不終用孔子屬使召之故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也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意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公孫翩弋昭公明年孔子自蔡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它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爲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尒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它日子路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止予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以告孔子

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反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師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行非仲尼意若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歟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

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于戚蒯聵之子出公輒立父子爭國孔子既至而弟子冉有子貢以伯夷叔齊之事質之然後知孔子之不子輒也子路問孔子治衛所先孔子答之以正名而子路不達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召冉有矣後此五年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自衛爲魯師師敗齊師于清今季氏說吳大宰嚭豈今歟自衛爲季氏家臣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同歸於魯復自魯仕衛歟傳記脫略無所考證矣孔子既歷聘諸國其君無足與成事者將歸老於魯弟子冉有子貢方爲魯臣故孔子盤桓於衛者累歲魯哀公十一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喜欲召孔子問冉有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衛大夫孔

圍將攻太叔疾訪於孔子孔子辭之退而命駕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圍遽謝焉將止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丘不識也冉有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十四年齊田桓弑其君孔子齋三日而請伐齊哀公曰魯爲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如之何對曰田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吳之伐越也墮會稽

得骨節專車吳子使聘魯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命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骨何者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狄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吳伐越墮會稽前此十一年然其通魯則五六年耳[illegible]載此事在定公之世則爲失之矣孔子之歸魯

非求仕也以爲父母之邦蓋將老焉而魯之君臣亦莫能用自周室微而禮樂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爲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世不復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太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至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蓋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
其祕復因魯史記作春秋取東周之後戰國之前當魯
十二公以爲前此者周之典刑行於諸侯無所事春秋
後此者禮法大壞中夏幾於夷狄雖有春秋無所復施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魯人以爲不祥孔子傷之故
春秋終焉其實田恒三晉自是起也孔子之於當世其
志見於春秋故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以春秋
弟子受業高弟七十七人其下者三千其於六藝不盡
通也獲麟之三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有三蚤作

曳杖而歌於門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
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
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
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
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實四月己丑哀公誄之
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
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居者百餘室
命曰孔里世世相傳春秋奉祠不絕雖帝王亦以弟子

禮事之孔子少好學而無常師嘗從老聃問禮後與弟
子言禮猶以聃之言爲斷剡子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
官孔子從而問焉歎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嘗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師襄曰可以益矣曰丘習
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
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
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
志焉曰丘得其爲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
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
蓋云文王操也故世之知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而孔子亦自謂少賤故多能鄙事然非其所以
爲孔子也所以爲孔子者人不盡知而孔子蓋略言焉
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予一以貫之又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
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至語其極也曰予欲無言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下莫之知則歎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其甚也則欲居九夷乘

桴以浮于海以示中國莫與立者而非其誠言也孔子生鯉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子思生白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愼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鮒弟子襄年五十七爲漢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蘇子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子皆庶人一爲女樂所誤視其孔子如脫弊屣孔子去魯而游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疑可輔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再孔子之於陳蔡無取焉耳陳蔡近於楚而楚昭王葉公諸梁一時賢君臣也磐桓以竢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昭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猶反於衛五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歟孔子於衛見南

子於魯欲從公山弗狃於晉欲從佛肹弟子或疑之而
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魯人不以爲
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有急將從之拒而弗
納婦人曰子何不爲柳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
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然則
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第七十七人者是

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凡十人而已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父曰顏路少孔子三十歲王肅曰據此則顏回死時孔子年五十九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故咸以此爲說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之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尒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爲不可得而回之歎夫子亦以爲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尒雖欲從之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嘗使言志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蚤死孔子哭之曰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門人欲厚葬顏子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後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賛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君子見幾而作不竢終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貳過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子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回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爲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必言必有中季氏欲使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魯人也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
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尒所不知
尒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父不賢人或疑之子曰犁牛
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蘇子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
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
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
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
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
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嘗問於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
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
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蘇子曰太史公言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第至於如此豈不爲孔氏惜哉

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間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無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賜嘗從孔子求爲已目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弟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求之夫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世之

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屢黜之曰回也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之君臣爲多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矢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命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節之會吳以衛人殺其行人且姚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子蓋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
恩不善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
早聞命及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
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
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衛出公
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
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
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
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
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
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
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于平
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
用子貢終老於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家累千金喜
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此其病也

蘇子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

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
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紀皆非也蓋戰國
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
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
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
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
此則孔氏所諱也
再求宇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再有聞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焉孔子曰求也
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
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在陳再求
歸魯爲季氏家臣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若之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自度不能求曰
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
由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
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
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

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冉求帥左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求既有功於魯季氏乃使人以幣召孔子而復之然求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故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路以告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詞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仲田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然其爲人厚於孝友篤於信義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孔子誨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稱其財斯之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後除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言人之信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於人也無宿諾孔子稱之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嘗使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子之爲魯司寇也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成圍之弗克既而

孔子去魯子路從之周旋陳蔡之間與孔子皆歸魯復與冉有爲季氏家臣季氏之伐顓臾亦莫能止也然魯人甚賢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莫而不成禮它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之未學也鄉之勇夫也及其既學則賢於人者遠矣然而闇於大以此處於難孔氏之門人顏子最賢其得於師也深與之言不違如愚雖門人亦莫能盡知也子貢之辯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子路亦未必信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欲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子將欺天乎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鼓瑟爲北鄙之聲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其仕季氏也使于羔爲費
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故誨之以六言六
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孔子之所以戒
之者至矣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
三嗅而作以爲好鬬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
路終不悟也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
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蓋孔子所
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
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邑以
入于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

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之中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蘇子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忘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烏乎學於孔子而其慮害義不若召獲悲夫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四十五歲其學於禮爲詳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矣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它日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衛司寇惠子之
喪其子虎不得立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
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
就客位

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習詩能通其義
或曰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或曰子夏授易春秋於
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
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爲莒父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孔子行遇雨無蓋弟子欲假蓋於子夏氏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與人交卽其所長辟其所短乃止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曰予何罪曾子譏之

蘇子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埽應對進退而不參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奔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于灑埽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子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
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
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爲人外矜莊而寡誠
信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
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
孔子爲之作孝經其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哲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瓜而
傷其根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
聘之將以爲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
親而爲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

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爲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閽弗內也二子入其厲而修容子貢先入閽曰

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閽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慕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矍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冬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烝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烝小物也而不用命況大事乎蓋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己尹吉甫之放伯奇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補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曾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濬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少孔子三十九歲子游爲武城宰稱之於孔子然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世以貌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言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憲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疎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原憲字子思魯人也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

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憲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結駟
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迎子貢子貢
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
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面
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也孔子謂長可妻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魯孟僖子之仲子也三復白珪孔子以
其兄之子妻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括嘗
問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也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次
獨之未嘗屈節於人孔子嘆之
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華侍
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
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
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
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
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
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
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晳之爲人狂而直季
氏死晳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孔子
之所謂狂者也
蘇子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
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會晳之狂其必有不
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
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
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與其子回各異時事孔子回
死貧無以葬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
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
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
以治易爲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執親之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子路爲季氏宰以子羔
爲費宰及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
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有刖者爲衛守門及其

出也追者至門者匿之其室子羔曰此子報怨之日也
而及逃我何也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
樂君非私我也君子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子羔復
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
爲衰成人曰蠻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
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
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
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羔寢疾慶遺入
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
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

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少孔子十一歲孔子使之仕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魏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僚吾力猶能肆諸市
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
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本宋桓氏其兄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
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雕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
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
之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
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曰
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
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牛歎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問仁子曰愛人
問知子曰知人未達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
退見子夏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
遠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
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蘇子曰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
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皐陶爲已憂以百畝之
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曾人也少孔子四十三歲其言曰信近於義言可
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
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既沒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
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
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
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宅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君子譏之

蘇子曰苟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得與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凡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哉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屢稱之嘗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昭公
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施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
梁鱄字叔魚齊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
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
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
之過也居二年而有子
顏幸字子柳魯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也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也賢而有勇以其私車五乘從孔
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謂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
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劒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
去
秦商字丕茲魯人也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

聞少孔子四歲
顏刻字子驕魯人也孔子將適陳過匡刻爲僕以其策
指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爲陽虎遂止孔子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孟子所謂狂者也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齊豹將殺公孟
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
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陳亢字子禽陳人也少孔子四十歲亢問於伯魚曰子
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它日又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
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
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
習慣若自然也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與宓子賤皆仕者也孔子弟
七人史記公孫龍以上三十二人有年閒見于書傳家
語增以叔仲會以上四人又孔子世家凡四十人其餘無年及不見
書傳者凡二十七人見于左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狗虎字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魯人
公容蔵字哲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祈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邦字子徒家語作薛邦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齊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斂魯人邽或作邦索隱曰文翁圖作國蓋避漢祖諱也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尚魯人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孔子弟子門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子列傳第十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
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蓋老子百六十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漢孝文帝而假之

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

假一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爲也深故示人

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耶也老子八十一章予嘗爲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黃帝老子爲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窮居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列子出見使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復存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蘇子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

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
稱楊氏爲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
子時取之蓋其所以爲爲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
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
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
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
爲朱之言皆不可棄而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歸於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大
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楚威
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
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時雖欲爲孤豚
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
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心焉
蘇子曰吾聞之子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
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
蘧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寓實不寓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譏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氂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寓嘗疑漁父盜跖則眞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及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雎雎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避庸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

鬻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申不害刑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主刑名而緣飾以黃老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借老子以爲說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孫

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
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功利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
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
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又非吾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
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
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
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
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
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知焉則身危
强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
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嚮權論
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脅已徑省其辭
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
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
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
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
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矇曰彌久而周澤
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
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
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壞牆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
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
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
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

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罪愛憎之變至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非上書秦王勸秦釋韓攻趙秦王下其書李斯斯言其不便因自請使韓割地以事秦是時燕趙楚越爲一將以攻秦秦王使姚賈以車百乘金千斤遊於四國以絕其謀賈還報秦王封賈千戶以

爲上卿非見秦王言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且賈梁監門子嘗盜於梁逐於趙今與之同知莊穀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故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兼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蘇子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爲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

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
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老子聖譜第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一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門人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爲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爲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願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間適魯適宋適鄒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既而之滕
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聞滕行仁政有相助而從之
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
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
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
也乃勸湣王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爲燕立君而去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是時秦已用商
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
田忌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衍之徒合從連橫以欺詐
苟得相高游上之士得志於時而楊朱墨翟諸子雜學
方熾孟子推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大
亂恐周孔之道絕而不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記其平生答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
蘇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
說諸侯諄諄言之與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
爲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
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
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
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也然不深厚其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于觀戰國之後更始
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
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
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
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
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
爲五胡離爲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
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
之君出於盜賊夷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
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
以神武誅鉏僭僞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
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
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
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充溢有死於癘疫而無死
於兵亂蓋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
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淳
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爲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
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
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

遂受相印封成侯穆下先生淳于髡之徒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答之如嚮髡等乃服其次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初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師之其見尊禮如此穆下先生自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

也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以
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
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
先生管仲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
爲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
見王王志在聲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
淳于生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
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
之後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駕駟

金錯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
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發明其指意愼到著
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騶奭頗采騶衍之術以爲
書蓋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
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然其
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愼到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
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
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知之
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
莫之非其道則釋氏所謂鈍根聲聞者耶

孫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
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
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
陵令春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
相秦孫卿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
淫侈相說士爭爲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
其辭憤切反復卒因葬蘭陵自孔子沒諸子不聞大道
之要各以意言之老子清淨無爲雖與世疏闊然其本
則天地之至理也至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
然猶不失正也如愼到田駢則蕩矣若楊朱墨翟始亦
皆有見焉而楊朱破法以便身墨翟增法以爲物其說
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
同異之辯雖巧無益於道及楚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
不傳於世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
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
道也其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
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

而滯矣之則指善以爲性至於孫卿自伍而好異因孟
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
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之有善惡
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
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
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孫卿之失則遠矣

荀子孫卿列傳第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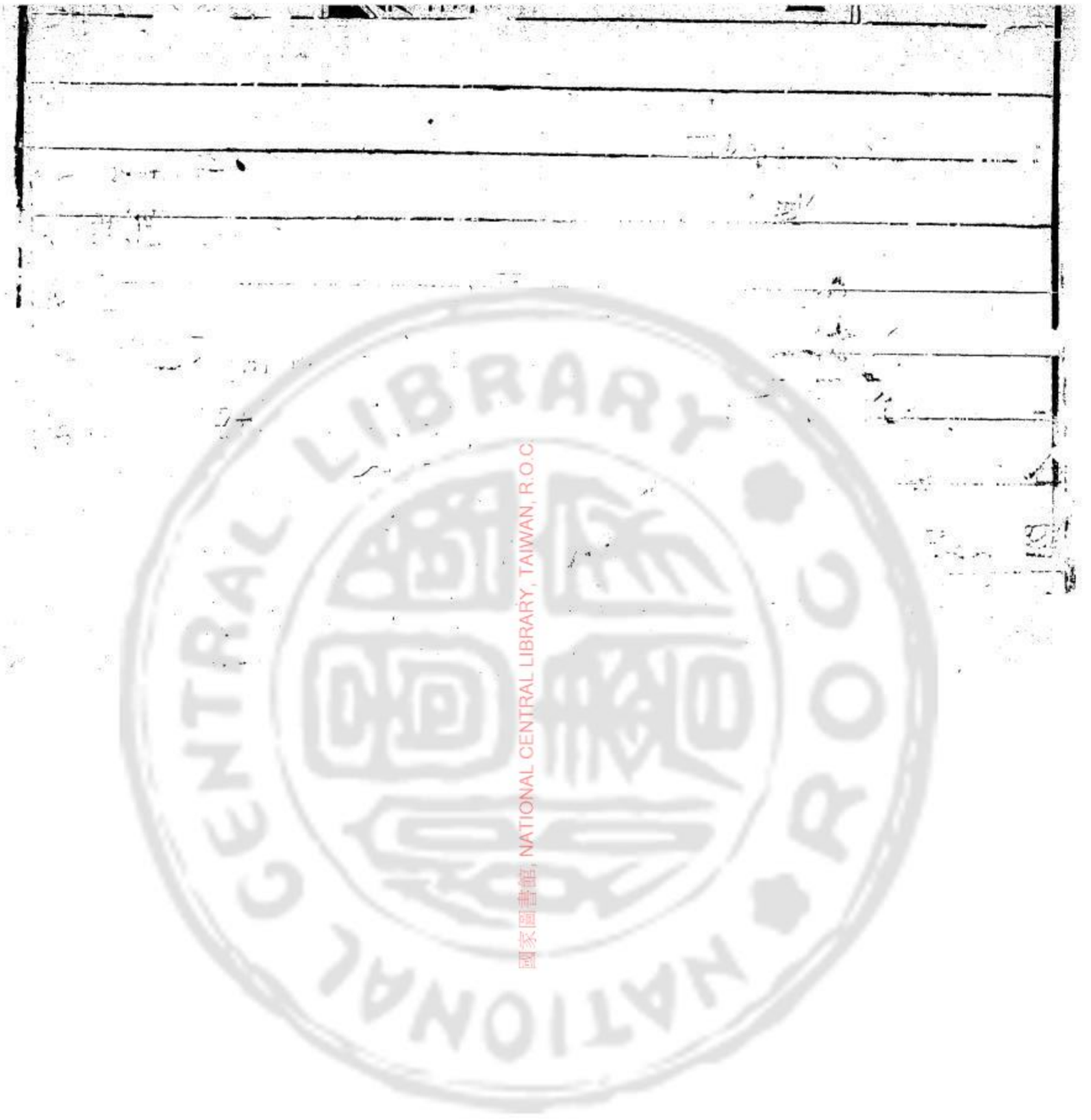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即位以爲太子使奢爲之師費無極爲之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爲娶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實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奮揚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爲楚患王使召尚與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

也蔡成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員
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幷殺之員亡走吳過昭
關昭關欲執之員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
江上有漁父乘舟知員之急渡之員既渡解其劒曰此
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得伍員者賜粟伍萬
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員未至吳疾止中道乞
食至吳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五年也八年吳伐
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太子建之母在郟召吳
人而啓之吳入郟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歸明年侵楚
滅巢及鍾犂員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將爲亂
沮止之員亦知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士專
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竢十一年楚平王卒秦女之
子軫立是爲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
楚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光因吳國內空乃令專設諸襲
刺王僚而自立是爲王闔廬闔廬以員爲吳行人楚伯
州犁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爲太宰以謀楚員言於闔廬
請爲三師以肄楚楚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
後以三師乘之闔廬以爲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
無歲不有吳師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
唐侯朝於楚瓦以賄故三年止之二君歸因子胥伯嚭

請師於吳九年三國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
昭王奔隨吳遂入郢員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始員在楚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
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員鞭平王尸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員曰子之報讎甚已甚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
人此豈天道乎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莫塗遠吾故
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救秦不許包胥立
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爲出車五百
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吳師闔廬之弟夫槩王亡
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入郢十九
年吳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立二年
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
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夫差將
許之員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
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
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
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弗可食已棄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爲曾伐齊勾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員獨懼曰是秦昊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員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讒之曰員恨其計不用將爲亂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楩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及盈必毀天之道也吳王聞之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江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自員遂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

蘇子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
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
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
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
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
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
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既已卽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
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
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輒
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
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
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
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

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齊
威後世子孫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
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召之臏至龐涓
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使以爲奇竊載
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
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謂
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
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
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忌

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鬬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

鑽火燿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
其兵法
吳起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
欲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於是欲就名遂殺
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
人或惡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
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
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
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
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
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
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起
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因翟璜以見文侯以爲將擊秦
拔五城起爲之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
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
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起善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
韓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而謂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
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
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
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
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起爲
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
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
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
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
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
也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
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
起爲人廉節而自喜名也君先與魏君言曰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

魏君即曰柰何君因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疑之而弗信也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强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蘇子曰太史公爲司馬穰且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且景公拔以爲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且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爲之用命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七年北燕伯款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使高偃以兵納款于陽是歲公朝于晉投壺有言明年晉侯盟諸侯于平丘齊不欲盟晉人怒自是始貳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鹹盟

衛侯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且執政者也滑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且滑王之臣嘗爲滑王却燕而戰國雜說妄以爲景公時耶事既不信故刪去穰且而獨爲孫武吳起立傳戰國雜說其妄者非一今皆正之矣然曹沫之劫齊桓穰且之却燕晉游說著書者時以藉口史記李克稱吳起司馬穰且且不能過魯仲連說燕將稱曹沫之盟其相襲謬妄久矣故時見於篇今亦不能盡正也

孫武吳起列傳第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蠡大夫種列傳第十四

范蠡大夫種越之二大夫也吳王夫差將伐越以報闔廬之怨越王勾踐謀以兵先之范蠡諫曰臣聞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勝天時不作勿爲人害人事不起勿爲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天時人事不至而欲先之必災於王身王弗聽乃興師遇於五湖大夫種又諫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拾決勝未可成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
伯諸侯之心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爛乃無
有命矣王又弗聽遂及夫差戰敗於夫椒以餘兵五千
棲於會稽召范蠡大夫種而謝之蠡曰臣固言之矣持
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柰何對曰卑
詞厚禮以事之不可而身與之市越王曰諾乃使大夫
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越王將使蠡守國蠡曰四封之
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種不如蠡
乃使種守而蠡爲質於吳三年而吳人歸之居四年民
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王召蠡而問之對曰未
可也臣聞強索者不詳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其毋早
圖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信讒喜優忠臣解骨其
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
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員驟諫
吳王吳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
兩先爲之征其事不成俱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
一年王召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其稻蟲
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王怒曰道固然乎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今天應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人知財用資物不足以支長久將同其力致其死伐之必殆王姑待之使其民盡其力而無所取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極及季秋王又召蠡而問曰今歲晚矣子將柰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請之後時猶救火追亡人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應之蠡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臣聞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弗取反受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惟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之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予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及觀其民之饑飽勞佚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二年

吳師自潰越兵歸至五湖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
復入越國矣越王驚問其故對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昔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
已濟矣請從君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令臣行意遂乘輕舟
以浮于五湖越王使工以良金爲蠡之狀而朝禮之環
會稽三百里爲蠡封邑後世子孫無得侵蠡之地蠡浮
海至齊以書招大夫種種不能用而死蠡遂變姓名自
謀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
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
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
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
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
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
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
以一牛車且遣之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
書遺故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
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
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
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
去不過莊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生雖居窮闊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
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
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復歸勿動齎朱公
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
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
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
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
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嘗封三錢之府昨暮王
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
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
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
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

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自見楚王曰臣
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
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
故王非能卹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
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
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
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
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
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吝惜前日吾所

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
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
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
朱公或曰范蠡之師計然游於越范蠡尊事之凡越之
政事多計然之策
蘇子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
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
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孫權高頩
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
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

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共而安樂則棄之浮江湖而
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葉公列傳第十五

葉公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也父曰沈尹戌初事平王平王城州來以挑吳戍知其必敗及令尹囊瓦城郢戍又曰子常必亡郢昭王即位瓦爲令尹戍爲司馬瓦貪而不仁楚人惡之戍爲之貳而彌縫其闕國人賴焉及栢舉之戰戍與瓦謀所以捍吳而行瓦畏其克吳也背之出戰而敗戍反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三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昭王既定以諸梁爲葉公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善之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晉人使諜於建請期建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得晉諜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人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宅曰又請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

闇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誘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挾卷面而死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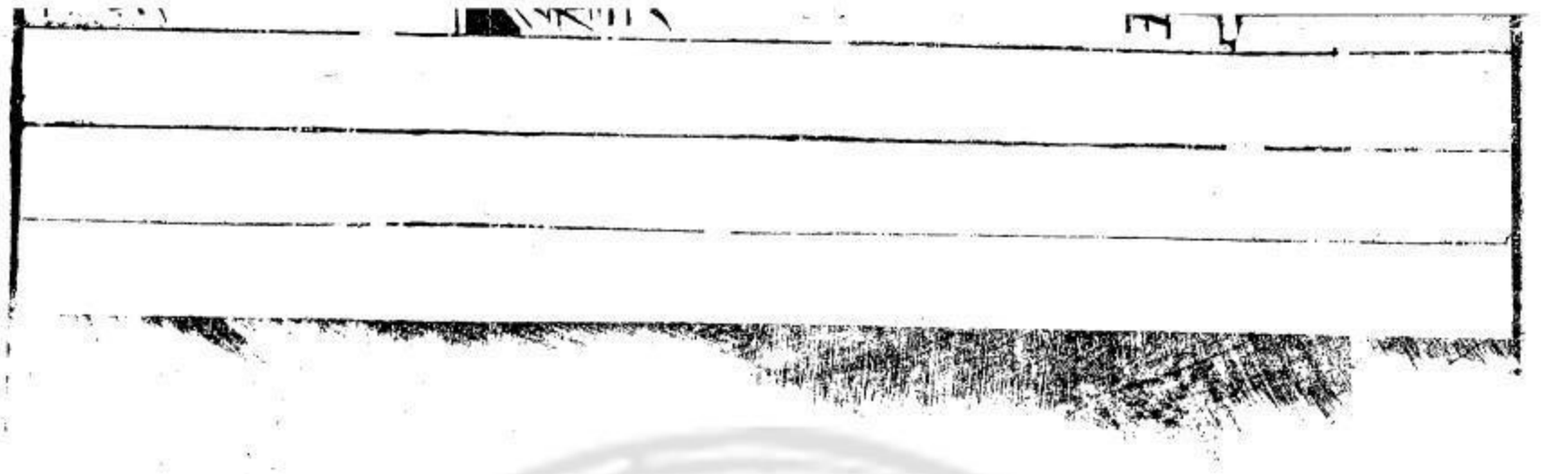
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
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辭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不可
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
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
畀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
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
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
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
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
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固帥其屬
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
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子高兼二事國寧乃使子
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曰

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王問帥於太師子穀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王將以王弟子良爲令尹卜之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子高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楚遂以安

蘇子曰孔子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

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磐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吳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葉公列傳第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商君列傳第十六

商君者衛之公族也名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謂左

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痤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人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

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乎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

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駟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稱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秦本紀及此皆言圍魏安邑將降之故此後魏公子卬殺之破其君然後魏去安邑徙都大梁則於此言圍魏安邑降之者皆誤也但當言圍耳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孫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令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敢受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欺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

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又何辭焉艮曰夫五羖大夫
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
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
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邑人致貢施德
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
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
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爲事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
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
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族詩曰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
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
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
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
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

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勤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爵貧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

[illegible]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蘇子曰解牛之枝恥於屠狗鄭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强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强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帝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腹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生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皆自鞅發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秦列傳第十七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

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敎可以吞天
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
不可以幷兼方誅酋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
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
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
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
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
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
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
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
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
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
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
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

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李兌爲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
今君合燕於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
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
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而西無趙哉而君甚
不善蘇秦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
合於齊也故爲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
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秦陽君曰善乃使人與秦結交

李兌之言見戰國策蘇秦說趙亦云今奉
陽君即公子成事武靈王
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
先王明其未死也今故載李

兌之言而削奉陽君館之詔　秦因說趙肅侯曰爲君計者莫若安民
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
人之交也願君愼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
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
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
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

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馬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

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叛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刻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搏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寘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

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快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
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
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
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鄢
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
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
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輜殷殷若有三
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以交強
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
[illegible]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
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
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
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
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
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
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姦人非忠臣也
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
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
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幷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
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
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
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
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

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
也是故洞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
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
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
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
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
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
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
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
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
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
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
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
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
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
謀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

駑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
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
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
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
不顧其禍夫外挾强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
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
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
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
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
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
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
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
而幷力焉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維
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
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
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
蛇匍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秦喟然

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時趙肅侯之十六年也十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與共伐欲敗從約十八年齊魏遂伐趙趙王讓蘇秦秦蘇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然諸侯宗秦之策時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十五年秦既入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而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

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
秦蔽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
然變色曰然則柰何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
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
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之十城亦必喜
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
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
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秦
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秦恐得罪歸而燕
王不復官也秦見燕王曰臣東周鄙人也無有分寸
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
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
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
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
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
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
何若王曰足矣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
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
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
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是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弊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殺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秦者果自出齊

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秦旣
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秦之弟曰代
代弟厲見兄遂亦皆學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
事說燕王曰臣聞明主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
王之過齊趙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
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
非所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
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
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日有大數
妻自組甲紩日有大數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
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直患國敝
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
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
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卑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
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
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
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
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
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

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
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
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沒矣封內敝矣夫驕
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
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
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
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
欲因厲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代婚
而欲得燕權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
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
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
立昭王而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
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
君而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主與
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
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
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
成矣於是出代代之宋宋急代乃遣
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
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

雖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成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

之秦挾賁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示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合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苴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

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
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
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
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
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
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
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代復善待之與
謀伐齊代謂昭王曰臣聞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
而擬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今夫烏雙舉
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齊雖强國也而勞於宋
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澗可取矣昭王曰善吾請
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游於齊代因
與昭王謀離齊趙之交乃先入趙說奉陽君伐齊奉陽
君不悅（蘇秦初說趙肅侯而奉陽君相趙至此約五十年則年七十餘矣）乃入齊惡趙
令齊絕於趙齊趙已絕乃說湣王伐宋又自齊使使謂
昭王曰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齊燕人伐齊湣王
不知代謀使代將而拒燕代固辭不許再敗齊師及樂
毅以五國兵破齊濟西王遂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
欲往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

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
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
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
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田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
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
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案索隱太原非魏地當作太行卷我下枳道
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陵攻則
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舉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
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
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
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
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
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

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爭以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善死名顯諸侯

蘇子曰秦强而諸侯弱游說之士爲横者易爲功而爲從者難爲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横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歟蘇秦本說秦爲横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爲之期年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關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張儀列傳第十八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

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

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

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

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

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

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于之願儀

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

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面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

儀曰[illegible]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

決司馬錯與儀爭論於惠王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
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
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
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
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
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
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
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
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
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
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
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
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

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
遂定蜀以蜀封秦公子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
秦以益强富厚輕諸侯楚威王攻魏儀謂秦王曰王不
如助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
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魏皮氏以卒萬人車百
乘助魏將犀首擊敗楚師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
之外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
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
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
乃以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
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
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
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
周復陰厚儀益甚儀懇無以歸報魏四歲而魏襄王
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
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
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復說魏王曰魏
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
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劫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搰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
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
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倍秦爲攻魏取
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
楚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
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
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
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
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

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
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
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
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
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
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
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儀
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
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

甚郤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
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
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
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
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
之幷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
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攻楚斬
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
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
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
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
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
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
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儀將
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
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
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
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
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

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詐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亟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

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儀與秦親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一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

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儀更說齊湣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强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澗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TUNISIE LIBRARY CARTHAGE

非大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儀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宸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黽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鄚鄗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太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黽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黽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

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羹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腸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羹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腸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澗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

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
爲太子時不說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儀曰無信左右賣
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儀有郤武
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儀未已而
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
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
割得地也今閒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
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
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二十乘入儀於梁齊果興師伐
之梁哀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
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
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
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
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
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
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

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游說諸侯始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儀惡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然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儀而軫奔楚未之重也使之使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饗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梁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

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
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
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甚
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
救便惠王未能決軫適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
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
令事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
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
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今韓魏相攻甚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軫對曰
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卞莊子欲刺虎
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
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
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
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甚
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
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

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赴之秦伐
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
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
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
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
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
秦相割秦會不出刀天下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
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
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
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
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合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
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
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
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
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
兵合於三晉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蘇秦之爲六國

合從以賓秦也秦惠王以衍爲大良造說齊魏使背約攻趙而蘇秦從約遂解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衍東游諸侯至魏魏田需亦惡之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而取尊名而田需從中敗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待需留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外毋謂天下何內毋若羣臣何今吾爲子外之令無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衍許諾東見田嬰與之約結歸謂魏王曰魏之所患者齊也田嬰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文子而相之聽之乃使文子相魏而身相於韓田需滋不悅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爲齊王曰不如衍之爲魏孰與爲韓王亦曰不如蘇代曰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而左魏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畏需之斥其非必不敢有外心王曰善果居需於側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

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
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
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
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
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
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
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秦惠王卒
張儀去秦入魏衍乃歸秦秦王愛之與之言事因許之
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過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
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委國於子焉自得

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邑
王怒犀首之泄也逐之復之魏
蘇子曰戰國之爲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
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
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
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
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
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
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
日也願王籥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

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
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
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本紀列傳第十九

樗里子甘茂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惠王八年爵之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復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之號爲嚴君張儀惡之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爲之請相於秦儀因謂惠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爲之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張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矣惠王大怒疾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走惠王卒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疾甘茂爲左右丞
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
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
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
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
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
故使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
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武王卒昭王立疾益重昭王元年使將伐蒲蒲守恐胡
衍爲蒲謂疾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
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
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
弱也今幷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秦
王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柰何胡衍曰
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
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新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
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於是疾
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或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
恐亡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與魏魏王喜必內太子

秦恐失楚必効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使人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池而爲魏太子之在楚也是以不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昭王七年疾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謂秦王曰種樹非其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漢中南邊楚此國之累也茂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爲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必市楚王乃止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莊反秦本紀武王元年誅蜀相莊昭王六年蜀侯煇反今此言煇相莊及恐誤然而未知孰信也秦使茂定蜀還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丞相武王三年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

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宜陽之未拔也茂三鼓而卒不上茂謂其尉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吾墓矣於是益私金以爲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其弟立爲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茂茂爲言於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及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賁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

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孫奭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合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委國於甘茂也韓公之雠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雠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齊爭强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無事也茂竟言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茂茂懼

轘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茂之亡秦奔齊
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
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
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
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
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
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
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
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
贊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
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茂不往蘇代謂齊
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
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
曰善即以上卿處之秦因復茂家以市於齊齊使茂於
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歡秦聞茂在楚使人謂楚王
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
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對曰不可夫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
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
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

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之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茂有孫曰羅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

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瀾之地張唐謂不韋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不韋不快未有以強也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不韋曰吾令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年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羅又謂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復以茂田宅賜之、

蘇子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其說猶可言也如樓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强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

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穰侯列傳第二十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秦武王
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昭
王母故號芈八子及昭王卽位號爲宣太后宣太后二
弟其異父長弟魏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
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冉最賢自惠王時任職用
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
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
王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
治任冉爲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冉爲秦
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
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
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
固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冉相秦欲
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
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
年又取楚之宛葉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
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封四
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

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
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
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置南郡乃封起爲
武安君起冉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
室三十二年冉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
大梁梁大夫須賈說冉曰臣聞魏王曰昔
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兵不割而邯鄲復歸
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
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

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
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
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
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
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
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
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
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
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
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
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
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
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
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
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
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
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効絳安邑又爲

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
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孰慮之而無行危冉曰
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冉伐魏斬首
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容卿竈謂冉曰（竈本作造）
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
萬乘長小國率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伯之事也攻齊
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
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
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
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

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
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
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
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
不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
從齊齊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
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儕之天下之從君也
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爲萬乘達途於
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明年冉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

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再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再於是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再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讖再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奸說昭王昭王納之雎因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

君之屬汰侈富於王室於是昭王悟乃免冉相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輜車千乘有餘已而卒於陶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蘇子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穰侯列傳第二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起王翦列傳第二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起爲左
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
中守其明年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明年起爲大良造攻魏取城大小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
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
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徙陳秦以郢爲南郡起
遷爲武安君復取楚巫黔中郡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
其卒二萬人於河中四十三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
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
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
道已絕韓必不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
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
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四
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
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
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障四尉七月趙軍築
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陳奪西壘壁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
秦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數敗
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
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起爲上將軍而王
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

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范雎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

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睢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起由是與應侯有隙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畜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幷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九月乃使五大夫王陵將而伐趙是時起亦以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起病愈昭王欲使代陵將起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

軍必矣固稱疾不行王乃使范雎往見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不能半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秦今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起曰昔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陳專軍幷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

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彊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桃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覩其害未見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見起强起之曰君雖病强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之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於是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起病未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遣起不得留咸陽中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
至杜郵昭王與范雎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
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起引劒將自剄曰
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起
之死也以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
鄉邑皆祭祀焉

蘇子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
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
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免
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
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克國
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克
國竟爲漢宜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克國
而卒陷其子邛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難之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
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
王使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

子賁擊荊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始皇既滅
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
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
賢勇於是始皇問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
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
勇其言是也遂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翦言不
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荊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
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
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翦曰寡人以
不用將軍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軍日進而西將軍雖
病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
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
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翦
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霸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
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
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
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

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荆聞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翦子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二世之時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翦孫離擊趙閼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離離軍遂降諸侯

蘇子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

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
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
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
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絶爲三段今以三
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
爲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鉤罕
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
二十萬之衆以爲鉤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
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
三千家則以三萬距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爲戰國七
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
也君柰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
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
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
衆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嘗君列傳第二十二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嬰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自威王時嬰任職用事與田忌將而救韓伐魏矣宣王二年復與田忌孫臏將而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其將龐涓六年越伐齊齊使人說越王無彊移其兵伐楚楚威王伐越滅之自此怨齊七年嬰使於韓魏韓魏皆服韓昭侯魏惠王來會宣王盟於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楚威王惡韓魏之朝齊也謀伐齊愈急九年嬰爲齊相宣王與梁襄王會徐州相王明年楚伐齊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嬰嬰使張丑說

楚威王威王乃止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卽位三年封嬰於薛初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嬰曰子之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

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聲名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厚首居魏與其相田需相惡東入齊見嬰相結約歸謂魏王請以文爲相魏王許之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文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文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

文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
文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文曰夫
兵非彊於魏魏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
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
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彊秦爲界也
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
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二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曰
公子常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
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
何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
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
未許也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恐天下之將有
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
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
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
秦之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
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
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
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之魏王大說秦王恐割地請講於
魏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文嬰卒文代立於薛號爲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舍
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文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
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者存問獻遺其親戚文嘗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
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文於客無所擇皆善遇之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使涇陽
君爲質於齊以求見文文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
聽蘇代謂文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
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

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
文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卒使文入秦昭王即以文爲
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
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囚文謀欲殺之文使
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有
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
文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
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
以獻秦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文文得出即馳去

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求之已去即使人馳逐之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文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乃至已後而止於文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客皆服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鬼然也今睹之乃眇小丈夫耳文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始湣王遣文入秦不自得及其至則以爲齊相任政文怨秦昭王甚是時秦留楚懷王已二年矣文因合韓魏爲楚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文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令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文曰善因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然

秦不果出楚懷王文舍人魏子爲文收邑入三反而不
致一入文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文
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文於潛王曰文將爲亂及
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文文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
之乃上書言文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潛王
乃驚而蹤跡驗問文果無反謀乃復召文文因謝病歸
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
乃謂文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戰國策作親弗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
爲君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

最以爲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
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文從其言而
呂禮嫉宮文文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
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
重三晉呂禮必幷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先
有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
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
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
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
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

禮亡後潛王滅宋益驕欲去文文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初齊女爲魏夫人文入魏而出齊女韓春謂秦王曰何不取爲妻以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若魏懼而復之負芻必以魏湣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事王矣文以魏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亡在莒死焉齊襄王立而文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文與連和文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文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文置之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長答曰先生又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命遷之幸舍舍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又遷之代舍出入乘輿矣五日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文不悅居暮年馮驩無所言文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文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文乃進驩而請之

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
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
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
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
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
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
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
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
君强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文聞驩
燒券書怒使使召驩驩至文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
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
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
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
急即以逃亡自捐之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
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
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
君有何疑焉文乃拊手而謝之湣王惑於秦楚之毀以
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文諸客見文

廢皆去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文乃約車幣而遣之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秦王惡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於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百鎰迎文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强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强則齊弱矣此勢不兩立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强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强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文復其相位而與
其故邑又益以千戶秦使者聞文復相齊還車而去舍
文廢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驩迎之未到文太息曰文
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
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
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
大辱之驩結纓下拜文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驩
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
知之乎文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
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
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
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文再
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蘇子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
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
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
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
韓魏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
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盛

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田谷而無及
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
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天
真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原君趙勝者趙武靈王子而惠文王弟也諸子中勝
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
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勝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
盤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曰
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
得笑臣者頭勝應曰諾躄者去勝笑曰觀此豎子乃欲
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
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勝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勝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勝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勝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勝與毛遂階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勝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勝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

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爲者也勝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勝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

上客勝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謂勝曰君不憂趙邯鄲則趙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穀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剉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勝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解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勝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勝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勝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地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

聽也勝遂不聽虞卿勝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
後竟與趙俱亡勝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
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蘇子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耳至於爲國
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
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
平之禍成於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
使之相危國拒强秦難矣哉

平原君列傳第二十三終

魏公子列傳第二十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
王卽位封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
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無忌患之
無忌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
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
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其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無忌嘗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
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之復從北方來傳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趙王鼓瑟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無忌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無忌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無忌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無忌上坐不讓欲以觀無忌無忌執轡愈恭侯生又謂無忌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無忌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客語微察無忌無忌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無忌舉酒市人縱觀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無忌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無忌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無忌起爲壽侯生因謂無忌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無忌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

聞耳無忌數往請之朱亥故不復謝無忌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無忌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無忌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無忌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無忌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無忌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過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

也無忌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
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
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
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
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比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無忌從其計請如姬如
姬果盜晉鄙兵符與之無忌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
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又復請之
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
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無忌泣侯生曰公子
死耶何泣也無忌曰晉鄙嚄嚄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
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無忌請朱亥朱亥笑曰臣
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
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
無忌俱無忌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
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無忌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無忌
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
之如何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無忌

遂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
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
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
迎無忌於界平原君負韇矢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
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無忌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無忌之
盜其兵符矯殺晉鄙無忌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
將其軍歸魏而無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無忌
平原君計以五城封無忌無忌聞之意驕矜有自功之
色客有說無忌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
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
是無忌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
之禮引無忌就西階無忌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
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竟不忍獻五城
以無忌退讓也無忌竟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無忌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無
忌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

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
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無忌無忌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
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
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無忌平原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無忌無忌留趙十年不歸秦
聞之日夜出兵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無忌無忌恐
王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
之趙莫敢勸無忌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無忌曰公子
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旦
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
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無忌立變色告車趨駕歸
魏魏王見無忌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之安釐王三
十年無忌使使偏告諸侯諸侯聞無忌將各遣將將兵
救魏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兵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
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當是時無忌威
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無忌以名之故世稱魏公子
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無忌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麾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
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
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
無忌將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
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
卒其歲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
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
梁漢高祖始微時數聞無忌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
常祠之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置守冢五家世世

以四時奉祠焉

蘇子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矯晉鄙而奪
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
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率兵攻魏無忌
還魏之心毛薛恙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
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
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
正之所全者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
[illegible]
[illegible]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
[illegible]
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昭王方令
[illegible]
華魏共伐楚未行而歇適至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
[illegible]
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郡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
東徙治陳楚懷王既爲秦所誘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
頃襄王其子也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說秦昭王曰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臣[illegible]至則[illegible]是也[illegible]至則[illegible]是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
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秦昭王前有惠文王武王耳今此云文王莊王則始皇父祖蓋記錄者之誤耳二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
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illegible]云
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illegible]
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illegible]服
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illegible]

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紬[illegible]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illegible]不
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illegible]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illegible]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
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
[illegible]趙[illegible]陽城[illegible]有[illegible]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

[illegible]之丁今王如楚[illegible]不[illegible]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illegible]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illegible]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illegible]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illegible]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伐秦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淮[illegible]舉此皆平原[illegible]達[illegible]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以[illegible]韓魏於中國而[illegible]齊[illegible]魏之強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illegible]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illegible]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

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嘗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嘗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

烈王元年以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歇言於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歇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歇爲楚相四年秦破趙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歇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歇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强趙平原君使人於歇歇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於歇歇之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大慙歇相十四年秦莊
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歇相二十
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
王爲從長歇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考烈王以答歇歇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歇曰
人皆以楚爲强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
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
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
能愛許鄢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
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歇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考烈王無子歇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歇
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歇問之狀對曰齊王使
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歇曰聘入乎對曰
未也歇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
於歇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
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
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更立亦各貴
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歇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益驕恐歇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歇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歇相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歇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歇曰何謂毋望之福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歇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歇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歇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歌人死士俠刺之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其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歇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楚世家幽王悍立十年卒同母弟猶立猶庶兄負芻之徒襲殺猶而立負芻今此傳言考烈王無子春申君進李園之妹而生太子二說相反無以質其疏信然要之春申進妾以僥倖賜無疑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蘇子曰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巳子盜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

春申君列傳第二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聞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請出棄簀中死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爲卒侍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游者平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稽辭魏去過載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爲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雎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亡忘索之於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梅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

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
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
剛壽欲以廣其陶封睢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
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
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
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
惡明王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
之曾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
無反覆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
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
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
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
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
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
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矣語之至者臣不敢載
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
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
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昭王大

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睢於是睢乃得見於離宮佯
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
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
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
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睢辭
讓是日觀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懾然變色易容者秦王
屏左右宮中虛無人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睢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睢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

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
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
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
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
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
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
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
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

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拜秦王亦拜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
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
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
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
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
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
計有所失也秦王踧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
者雖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出師則宮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
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
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
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
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
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
曰文子之爲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
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

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摠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睢爲客卿謀兵事卒聽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睢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禍者孰大於韓

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韓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與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睢日益親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

責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illegible]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雎以應號爲應侯時昭王四十一年也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雖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貊之地唯君死生之雎曰汝罪有幾口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

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在
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
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
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
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
賈辭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
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
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
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
間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
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
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
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
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
於臣亦無可柰何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
莫能納臣於囿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
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臣之
意也昭王召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
昭王以爲將軍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
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睢相秦二年昭王之四

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雖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大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睢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睢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睢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睢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睢日益以不懌睢封在汝南既而陷於韓昭王謂睢曰君亡國亦憂之乎睢曰臣不憂也王曰何故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卽與無子同耳吾何憂臣嘗爲梁餘子矣爲餘子之時不憂今亡汝南乃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昭王以爲不然以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臥不便席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豈情也驁曰臣請得其情因往見睢曰驁欲死睢

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況秦國乎今驁勢
得爲秦將將兵以韓之細而顯舉君地驁尚奚生雖起
拜之曰願委之卿驁以報昭王自是雎每言韓事昭王
弗聽昭王臨朝歎息雎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
利而倡優拙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
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
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
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雎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
往入秦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
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
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
者曰吾持梁齧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
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閼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
罪於秦雎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

怒睢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睢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澤入則揖睢睢固不快及見之又倨睢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睢曰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皆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明與睢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萬世而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睢曰然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不可願與睢知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寄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避難

然爲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憂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不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雎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睢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强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强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睢曰不若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公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離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世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强以輕諸侯陵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
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
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稽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
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
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
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
入圍郢鄢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讎
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
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
爲楚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
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
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
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
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
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

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睢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

臣不如也臣敢以聞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雎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强起之雎遂稱病篤雎免相
昭王新說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
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
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
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
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幷逐宣太后使昭王
以子絶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
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絶而雎勇絶之獨不
悅頴考叔芳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
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
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范雎蔡澤列傳第二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毅其先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封以靈壽羊
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
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
武靈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
而齊大敗燕將報之患國小僻遠力不能致於是屈身
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
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當
是時齊湣王强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
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

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
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
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
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
趙嚙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
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
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幷護趙楚魏韓燕之兵以伐齊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于臨菑湣王之
敗濟西亡走保莒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毅攻入臨菑
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
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已
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
會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
即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
耳然所以不蚤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
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耳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
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
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

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
莒入于臨菑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恐毅之降趙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
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
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
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
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
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
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毅報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

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
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
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
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
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
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

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辟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罷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毅卒於趙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閒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閒之宗也於是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閒閒既在趙乃遺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斧鼎之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閒與樂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爲武襄君其明年乘與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代廉頗廉頗攻樂樂走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漢高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

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
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
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
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
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蘇子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
子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
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
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
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
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
撫內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
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
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
耳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
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
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
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
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

生之論非其實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八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强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强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
柱欲以擊柱秦王恐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
從此以往十五郡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
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
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
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
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
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
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相如
至謂秦王曰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
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間歸至趙
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
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
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
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
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
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
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
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

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黽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黽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不敢動既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

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對如廉頗言又召問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奢曰胥後令戰許歷復請諫（史記本戰作邯鄲字索隱曰當作戰字故從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時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

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

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諸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四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趙王以括母先言竟

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頗之免長平歸也方失勢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頗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樂乘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既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
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
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
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
王必用臣臣如前乃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
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
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
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牧
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十年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爲大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牧爲武
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柜韓魏趙王遷
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牧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
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蘇子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爲力難矣卒以其用舍爲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單列傳第二十九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己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拒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拒燕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毅因歸趙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反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歸齊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而以爲齊相單掌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單解裘衣之襄王聞而惡之曰單厚施將以取吾國乎不蚤圖後之矣王左右有貫珠者王問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國中曰寡人憂民之饑田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田單解裘衣之善單之善則亦王之善已王曰善賜單牛酒貫珠復勸王布令國中求饑寒者而收穀之於是國中皆曰田單之愛人王之教也王說單乃安齊之士有貂勃者嘗謗單單飲之酒而問之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先生之毀單也勃曰跖之狗可使吠堯使勃得爲公狗顧將爲公攫噬人矣尚何謗哉單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害單請於王使勃使楚勃至楚楚王饗之數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反九人因謂王曰匹夫而能牽留萬乘豈不以據勢哉安平君之於王君臣無禮上下無別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爲也王入之它日王顧左右曰召相單來單知王怒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王乃曰子無罪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復曰召相單來勃避席稽首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燕之破齊王走之城陽之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弊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當是之時闔城陽而王之天下莫能止也安平君爲棧道木閣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王乃曰單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不亟殺此九子以謝安平君國危矣王以爲然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單夜邑萬戶單將而攻翟魯仲連見之曰將軍不能下也單不謝而去攻翟三月不克乃問仲連曰先生何以知單之不能下翟也連曰將軍之在即墨也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涕奮臂而

中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於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曰單有心先生知之矣明日厲氣修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桴鼓之翟人乃下燕將攻趙趙王劉濟東與齊求單爲將擊燕有功因留相趙已而歸齊復事王建單攻聊城魯仲連稱要萬衆敗於趙此王建之世也

蘇子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胙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坐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紿

田單列傳第二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强識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原造爲憲令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貪而信張

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
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
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
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
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
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
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
中地臣請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辯於
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平
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
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軍
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
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
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
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皆咎
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平既嫉之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廢不用而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太史公言離騷之作自懷王之世屈原始見疏而作矣今案離騷之文斥刺子蘭宜在懷王末年頃襄王卒故正之於此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今草木莽莽傷懷永哀今汨徂南土眴今窈窈孔靜幽墨冤結紆軫今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今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今常度未替易初本由今君子所鄙章畫職墨今前度未改內直質重今大人所盛巧匠不斲今

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是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眾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吾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蘇子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

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焉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屈原列傳第三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虞卿魯仲連列傳第三十一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屬橐
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昭王
以范雎故欲爲之報仇求稱魏相魏齊而殺之魏齊亡走
趙依平原君秦召平原君而使趙王殺齊齊夜出見虞
卿虞卿解相印與齊皆之魏依信陵君信陵君難之先
怨自剄死虞卿困於大梁不得志乃著書上采春秋下
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
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
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
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遺餘力矣必
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
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
君趙豹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
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
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
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

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
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
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
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
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
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
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
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
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

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
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
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
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
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
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
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
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
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
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秦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
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
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
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

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
地何如毋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
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
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
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毋言之是爲賢毋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
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
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
王脅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入以虞卿之言告緩對
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
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
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
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
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
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
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
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

秦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蘇子曰游說之士皆歷抵諸侯以左右綱其利獨虞卿始終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攷無翻覆之病觀其趙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

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
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
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
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
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彊爲帝已
而復歸帝今齊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
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
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曰
事將柰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
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
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
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
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
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
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衍許

諸仲連見衍而無言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
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
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
焦爲無從頌古容誦通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
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
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衍
曰先生助之將柰何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
則固助之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
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
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
之害何如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
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
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
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衍曰先生獨不見大僕乎十人
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仲連曰嗚
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
醢梁王衍怏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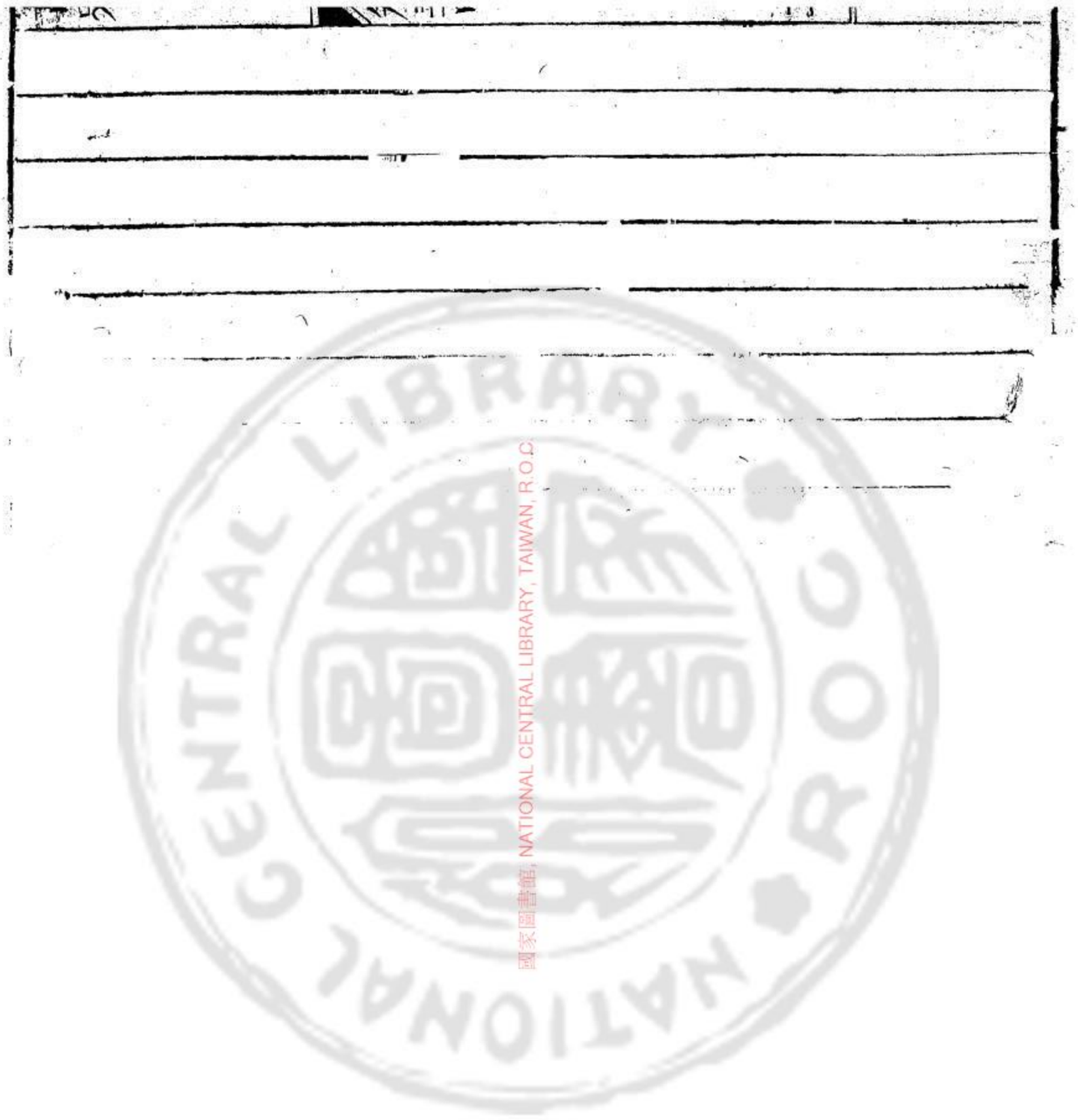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嬙妃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得故寵乎於是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爲郤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乎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會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

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
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
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爲天下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拒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
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
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
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讙譍而議於世
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
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
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
兩計者願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
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
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於辱人賤
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
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
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

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
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
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
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
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
一而行之燕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
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
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子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則衡說行合交而寵祿附
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
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
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
以來一人而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
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
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
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楚其母曰夏姬母
愛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楚楚秦諸庶
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
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楚說曰吾能大
子之門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
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
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
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舉
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
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楚曰然爲之柰何不韋曰子貧
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
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楚
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
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偏天下常曰楚也
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
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
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
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
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
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又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
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
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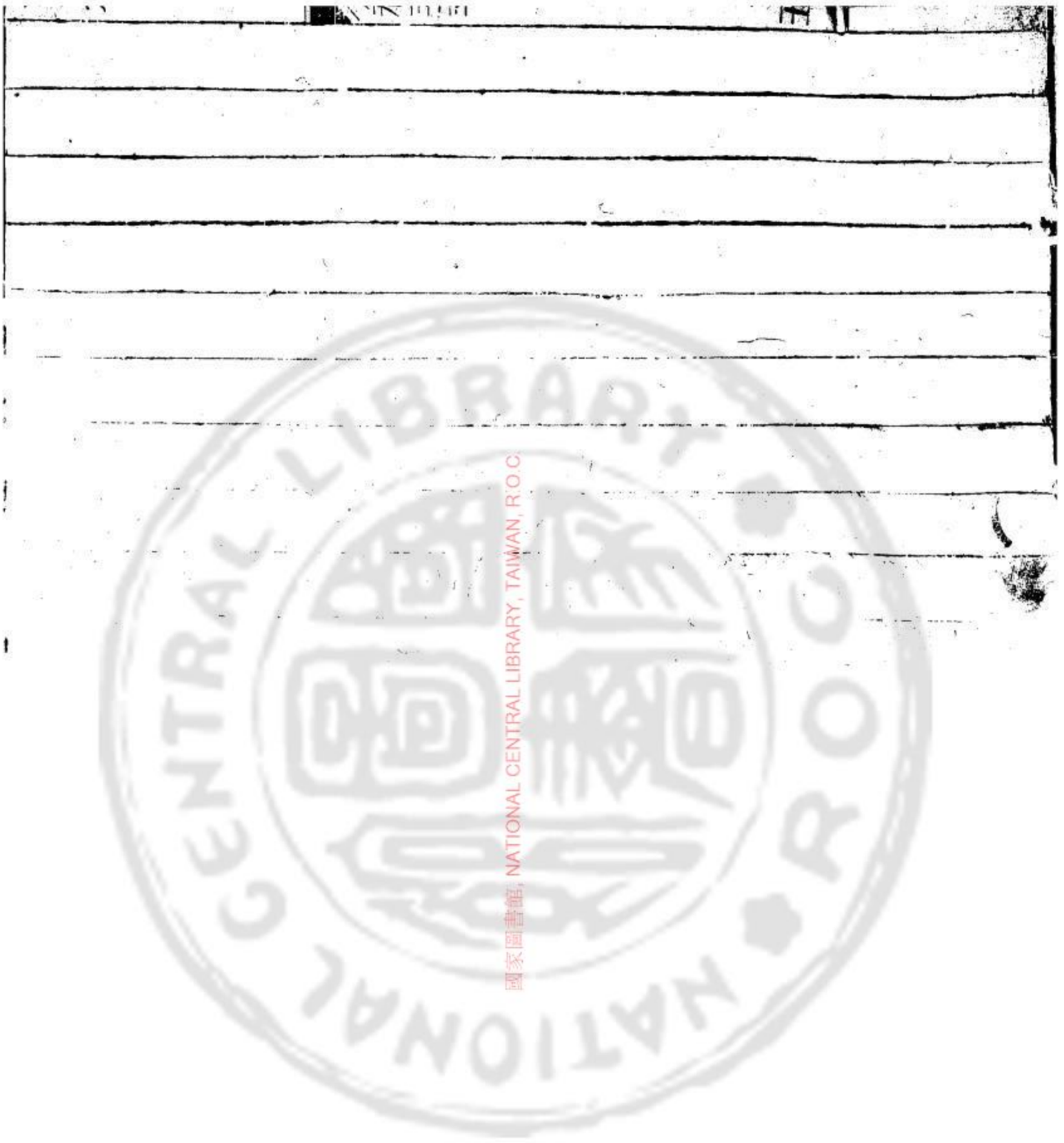
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舉之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饋遣楚而請呂不韋傅之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楚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楚妻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昭王五十六年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楚爲太子趙亦奉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楚代立是爲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母夏姬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

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毐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爲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九年有告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秦王驗左右未發方之旁邪毐恐禍起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靳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夷其宗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不韋九月夷毐二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

太后於雍諸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不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乃免不韋相及齊人茅焦說秦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秦王所加怒不韋毒皆已死乃皆復歸毒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號爲帝太后與襄王會葬茝陽

蘇子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大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呂不韋列傳第三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游者主事秦王攻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爲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斯因說秦王
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
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併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
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
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
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猶竈上騷除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
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强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
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
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以財下者厚遺結之不肯者
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
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
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

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取
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
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
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
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
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
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
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
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

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

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

北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至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

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趾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謬強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臺

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
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斯曰上崩
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
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
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
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
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
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
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
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
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
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
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
士辯於心而訥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
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
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
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
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固將以存亡安危
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

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
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大下之權命懸
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動者萬物作此必然
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
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
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
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
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舍者因禍爲
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
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
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
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
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諸神以延壽
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
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
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
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
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
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
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
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
暮也使者數趨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
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靡言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
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
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
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
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
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
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
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
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
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
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
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
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
死杜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
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
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
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
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
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
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
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
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
叛秦兵至鴻門而郡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二世責
問斯曰吾聞於韓子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
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匘啜土鉶雖監門之
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淳
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
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
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省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
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
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
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
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
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
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
[illegible]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
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
不敢不竭能以狥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
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狥其君矣是故主
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
而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道專以
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狥百姓則是黔首
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狥已則已貴而
人賤以已狥人則已賤而人貴故狥人者賤而人所狥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
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
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
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
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
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
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錙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
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則
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
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
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階漸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
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
不務所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
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
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
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

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王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
也凡賢王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
斷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
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
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
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
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
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成

督責成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
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
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
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
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
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
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
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
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
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

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及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
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
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
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
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
見無間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高待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
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
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
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
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
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
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
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按丞相恐其不審
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

泉方作轂抵優俳之觀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
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妄疑其夫無不危家今
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
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
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
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郎弒
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
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
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却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
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
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修善
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君疑之何也
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
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强力
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
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
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
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按治斯拘執束縛居囹
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
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
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
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
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
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
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
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
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
著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
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按丞
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
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
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
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
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
兵飭政教官爵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
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
地非不廣又壯逐胡貊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強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
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
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
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
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
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
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榜之後二世使
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
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按三川之守
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斯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
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已
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
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
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
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
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
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
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
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
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不
許乃召二世兄子子嬰授之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
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女弟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
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
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
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亡天下

此傳所載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與秦本紀少異、兩存之以廣異聞、

蘇子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
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
子在外扈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
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
之姦復諭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
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李斯列傳第三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蒙恬列傳第三十四　　古史五十七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莊襄王元年驁爲將伐韓取成皐滎陽置三川郡二年驁攻趙三十七城始皇三年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驁攻魏取二十城置東郡七年驁卒驁子曰武二十三年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武子恬毅恬嘗書獄典文學二十六年恬因家世得爲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壯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始皇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始皇令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欲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宦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壯走琅邪道病使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李斯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及恬死扶蘇已欤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恬屬吏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

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殺於代前已囚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

初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毅

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先帝以卿爲不忠以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疑矣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亦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殺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

[illegible]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欲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

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
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蘇子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
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
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媮合取
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
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
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蒙恬列傳第三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

扁鵲者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語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趙簡子爲晉大夫專國事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

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脈治
也而何惟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
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
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
從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
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
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
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
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
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魄
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
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
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氣血不時交錯而
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
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
死如何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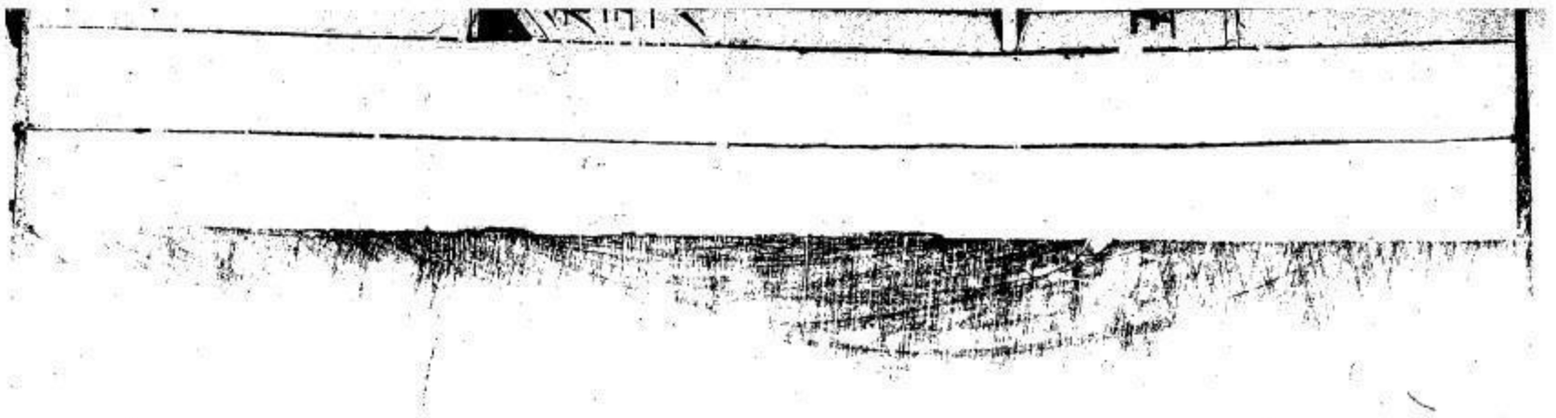
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于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漸長潛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繜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

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慮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豫知微能使

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
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
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
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
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
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
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蘇子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
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
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
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
扁鵲見趙簡子齊桓侯而中有虢公之事虢之亡在春
秋之初而趙簡子在春秋之末齊桓侯復次其後或疑
其說之妄然戰國之際薛已久矣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虢公者哉

扁鵲列傳第三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子胥既見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言伐楚欲自爲報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子胥知光之欲殺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善客待之十二年而楚王死王僚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不得還於是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
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光頓首曰光
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
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光詳爲足疾
入窟室中使專諸置七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
前專諸擘魚以七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
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
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子以爲上卿

豫讓者晉大夫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與韓魏
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
爲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
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乃變名姓爲刑人
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
塗廁中刑人則豫讓內持兵曰欲爲智伯報讎左右欲
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
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讓
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
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

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趙氏彼必近幸子近
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
亦難乎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
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
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
當出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
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
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
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
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吾
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吾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
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
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
望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劒三躍
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
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讎與母姊如齊以屠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
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
勇敢士也避讎隱於屠者之間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
具酒聶政母前酒酣奉黃金百鎰前爲政母壽政驚怪
其厚固謝仲子仲子固進而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
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
敢當仲子之賜仲子辟人因謂政言曰臣有讐而游諸
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
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豈敢以有求望邪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

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讓政竟不肯受也然仲
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死既已葬除服政曰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
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
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
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
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
至濮陽見仲子曰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
而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讎者爲誰請得從事焉仲子

具告曰臣之讎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國舉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之徒獨行杖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也而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賤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

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
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
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
矣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
衛元君不用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
之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
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王人荆卿
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
目攝之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軻博爭道句踐怒而叱
之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
擊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
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
相泣旁若無人者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
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
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
子丹質秦亡歸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
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遇丹不善

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
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
燕君臣皆恐禍之一至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
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
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
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
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
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
之燕丹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
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

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
願太子疾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
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可圖也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慴然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
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强秦而棄所哀憐
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
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願深連結一
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
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
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

與謀丹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光曰敬奉教乃造焉丹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撇席光坐定左右無人丹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丹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光曰敬諾即起趨出丹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軻曰謹奉教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軻遂見丹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軻坐定丹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

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
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
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
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
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
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
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
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
恐不足任使丹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
卿爲上卿舍上舍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
美女恣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軻未有行意秦將王
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丹
恐懼乃請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
可得哉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
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

得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
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
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
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讎者如何
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
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
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
偏袒搤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
教遂自剄丹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
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丹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
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
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軻有
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丹遲
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
得先遣秦舞陽軻怒叱丹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
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丹及賓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
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
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
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
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
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
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
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
使者咸陽宮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
次進至陛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軻顧笑舞陽前謝
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
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
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絕拔劒劒長操其室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
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
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
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不
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
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
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
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
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
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
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

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燕王急代王嘉乃遣
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
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
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
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分
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匿
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言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
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
一坐稱善賜酒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

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
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
之聞於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
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
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
於是遂誅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
以我爲非人也
蘇子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奪以
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繇蔡公孫翩
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次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
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聶
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譏讓爲舊君報趙襄子
有古復讎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强暴失天
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
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
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
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七首劫齊桓求侵地
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沫事於春秋後戰國游士多
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

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
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
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
劫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何足以
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
謂賢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
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
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
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
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
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
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
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
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大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
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
葬之以壟竇爲槨桐歷爲棺齊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
糒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
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
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
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孟與言曰我孫
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
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孟前爲壽莊王大驚
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
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子復來王曰婦言謂何
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
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
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
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
身死家至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
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
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
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

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爲鄴令初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家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鄴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云豹曰至河伯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父老皆會人民往觀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娶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

然百歲後其令父老子孫思吾言其後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十二渠經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三逕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豹雖不若子產子賤然要爲賢大夫矣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

不鳴王知此何鳥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侯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

以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膬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

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簪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
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
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
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齊王曰善乃
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義理始皇置酒
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
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旃
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輟
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
至雍陳倉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人
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
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
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旃歸
漢數年而卒
蘇子曰太史公傳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
益於事故并錄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特以
止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

非也太史公以齊威王事先楚莊今既正之外復益語稱齊趙韓魏蓋戰國記事者粉澤之過耳

予少好讀詩春秋皆爲之集傳讀太史公書質之詩書左氏戰國策知其未能詳復而遽以爲書亦欲正之而未暇也元豐中以罪謫高安五年不得調職雖賤且冗而予僚許以閑暇乃以其間終緝二傳刊正古史得七本紀十世家七列傳功未及究也七年九月得邑於翁明年至邑而病寒熱殆不能起病愈蒙恩召還爲諫官又明年改元元祐遂以愚闇進當要劇與聞國政而性弱才短日不遑給回視舊學常恐終身不能復就也九年三月始以罪黜守臨汝不數月復降守富春行至彭澤復以少府監分司南京而居高安往來之間凡十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年太守柳君平年老吏事憐予遠來其吏民亦知予
疇昔之無害也相與安之於城東南陬得民居十數間
葺而居之逾月而定借書於州學不足者求之諸生以
續古史之缺明年三月而成凡六十卷蓋予十年所欲
成就者俛仰而得上古三代之遺意太史公之所不論
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成敗之迹太史公之所脫
遺者於此而足非問廢有所不暇者也時季子遜侍予
紬繹往牒知予去取之意舉筆之注後世可考焉紹聖
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眉山蘇軾書于由志